

文学界 / 周渊· — V. 1, no. 1 (民国25年[1936]6月) ~ V. 1, no. 4 (民国25年[1936]9月) · —
上海: 文学界月刊社, 民国25年[1936].

4no.: 插图; 22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7.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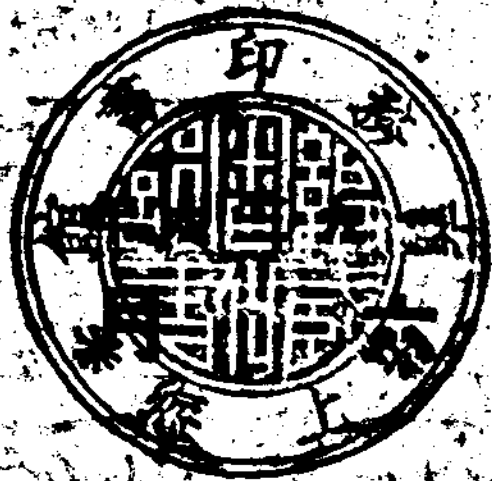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no. 4 (1936. 6 ~ 9)

文與學界

創刊號

(又一套) 創刊號 2-4
(第4年)



文藝理論叢書

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成果，都是從理論和實踐之科學的統一中長成的。在藝術文學上，理論和創作、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之密切重要，已是萬人皆知的事實了。像倍林斯基對於改革前的俄國文壇的影響，像藏原惟人對於日本新文學的影響，即其好例。「偉大的作品是批評家和作家協力完成的」，這那卡爾斯基的話，並非沒有根據。作家應該把握科學的理論，以認識和表現社會的現實，理論也應該以現實和作品去豐富它的內容。

但在我國，這還正是在開始的事業。

數年前也有忠實的學者在努力這事業的介紹與啓蒙的工作，使普列哈諾夫、盧那卡爾斯基、弗理契、梅林格爾人的科學種子，在我們的土地上成長起來。可是和現實的發展一樣，理論的發展是飛快的。現階段的理論，揭開了普列哈諾夫、布哈林、德波林的不正確的影響，清算了盧那卡爾斯基、弗理契、瑪察、阿爾巴黑爾人的錯誤，展開了更廣泛更豐富的領域，把握了更切合着現實的發展和反映現實的方法。但在我國，這還正是在開始的事業。

我們刊出這部叢書，就是這個開始的開始。不消說，這種工作是還需要更充實的力量，我們相信這個開始將收到應有的收穫，將得到普遍的共鳴協助，正和我們堅信現實之必然的發展一樣。

目前在排印中的，有下列十種，六月中先出五種，八月底出齊，售價每種大洋二角。

預定全部(十種)只收一元四角外埠郵費一角六分

第一輯目錄

- | | | | | | | | | | |
|----------------------|-------------------------------|---|----------------|----------------|----------------|---|--------------------------|--------------------------|---|
| 10. 文
化
擁
護 | 9. 藝
術
史
的
問
題 | 8. 科
學
的
世
界
文
學
觀 | 7. 批
評
論 | 6. 作
家
論 | 5. 文
學
論 | 4. 世
界
觀
與
創
作
方
法 | 3. 現
實
主
義
論 | 2. 現
實
與
典
型 | 1. 藝
術
作
品
之
真
實
性 |
| 那紀編譯 | 辛高編·甘苑 | 任西爾列·白戈 | 辛佛斯·巴格夫 | 陳恩格·斯 | 林高爾·林基 | 孟羅·奧達·克爾 | 辛吉爾·波丁 | 張羅·香·山 | 那卡·法·若爾 |

東 京 質 文 社 出 版 · 上 海 光 明 書 局 總 經 售

光明書局 十周年紀念 大廉價一個月

△廉價辦法▽

本版新書七折

(特價及預約除外)

外版新書八折

(特價及預約除外)

雜誌零售一律九折

代定雜誌九五折

△日期▽

本埠六月底截止

外埠函購七月底止

△地址▽

總店 上海福州路太和坊

電話 九二一一三九

門市部 上海福州路二六七號

函購部 ◆ 通問科

A

郵購部代辦代定各種圖書雜誌，對於讀者來函採購圖書雜誌，絕對負責，信到即發，快捷無誤。代定期刊如遇中途停刊，當即通知定戶，憑本局定單，取還定款，不使讀者遭受任何損失。

十週紀念優待郵購辦法

1. 廉價期內惠贈版局出版各種圖書(特價及預約除外)一律照實價再打七折。
2. 廉價期內委託版局代辦外版圖書(特價、廉價、預約及特種情形者除外)一律照原出版處售價之外，再打八折以示優待。
3. 廉價期內委託版局代定雜誌一律九五折(特價及特種情形者除外)零售一律九折。

B

通問科 凡各地讀者及文化團體對出版界情形有所查詢，通問科當竭誠答復。1. 詢問範圍限於全國圖書雜誌之內容及出版情形，例如某書依某刊物內容如何著者或編者何人，某書已否出版或已否絕版。

2. 來信須附足複信郵票並開明詳細地址。
附 啓 1. 書款可委託各地銀行匯票或郵局匯票。

2. 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十足收用(郵票每張以二角以內者爲限)。

3. 附有款項之信件，須以堅實信封包裹封固，掛號寄下。

4. 凡惠購各種圖書，寄費概須另加。國內及日本書價一元五角以內約加一角，三元以內約加一角五分，六元以內約加二角三分，十元以內約加三角一分，國外約照書價加三成半。香港澳門約照書價加二成，多運少補(有特種情形免收寄費者不在此例)。

5. 包件如須掛號者，國內每件另加八分，國外每件二角五分，港澳一角五分。

630211

文學界



1

1

目次

某校一日	穆哥 (二〇)
沙漠中的火花	舒羣 (三三)
火焰	徐懋庸 (六三)
在祠堂裏	沙汀 (八〇)
保鏢黃得勝	王任叔 (九四)
司馬遷發憤	郭沫若 (一四〇)
活路	林淡秋 (一六七)

說

小

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	何家槐 (一)
關於國防文學	周揚 (一三)
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茅盾 (七七)
「水滸傳」和國防文學	周木齋 (二三四)

寫速·文散

禮物	黃峯 (五五)
光	麗尼 (二一〇)
影	麗尼 (二二三)
勇著	荒煤 (二二六)

祕密的中國 (E. E. Kisch)	立波 (一九三)
---------------------	----------

士兵基地的吉原 污泥

報告文學論 (P. Merin)	徐懋庸 (二二一)
報告文學的必要 (A. Merlaux)	沈起予 (二二二)

詩	鄉曲	楊 騷 (二五〇)
	我的抒情曲	林 林 (二九二)

「賽金花」座談會	諸 家 (二三四)
歷史與諷喻	夏 衍 (二三四)
創作月計(四則)	梅 雨 (二三九)

舒 羣：沒有祖國的孩子
 沈起予：最後一課
 靳 以：離 散
 文學青年：「受難者」及其他

插 圖

水龍頭的掃射	(張慧作)
洪流	(劉峴作)
風景	(劉峴作)
夏天在馬車上	(蘇聯名畫)



託爾斯泰著 郭沫若譯

戰爭與和平

第一分冊 定價九角
第二分冊 定價九角
第三分冊 定價九角
合購 特價一元六角
外埠另加寄費一角六分

發售特價

值得文學者咀嚼，也值得社會科學者吞嚼的世界文豪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沫若先生的盛名譯成三冊，現由本局印行普及本，並發售特價使每個愛讀者都有購置一部的可能。
本書送譯作者修改，目經其夫人抄謄過七次，始成定本，內容之精強，可以想見，書中敘事破濤對俄國之侵略戰爭及戰後之農民生活，它的人物和事件之遼闊，寫實手腕之超卓，思想情緒之奮昂，無一不臻最高峯，且在本書主要結構之中，交織着一幕幕變化萬狀的場景，一段段精彩的插話，一篇篇生動的羅曼斯，你讀了直覺到那是數千個短篇的結合，魚貫而來，不致于發生厭倦，反能使你傾倒在它的無比的力量之下。
俄國大思想家列寧，稱他為俄國革命史上的一面反映着重要事實的鏡子，本書就是如此地成功了的書中對英雄主義之猛鬥，對軍國主義之痛擊，對戰爭思想之反抗，尤有十分爽利的斧痕，此點正屬到了目前的思潮的核心，為新時代，尋出了一條大道。
把這樣好的一部「戰爭與和平」推薦給國內的一般讀者，是我們的期望和喜悅。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發售特價 兩大典辭

現代語辭典

現代的文化帶來了成千成萬的現代的用語，在我們的文字，日常談話，以及對大眾的演講等方面普遍地運用着這些用語，或屬外來語，國際語，新造語及大眾語，或屬社會科學，文學，哲學及普通用語，門類既繁，性質又殊，若無專書釋別，決難瞭解或運用。本辭典即為供應一般讀書界，求現代知識之新工具，書此書實量兼重，表裏並重，故所蒐錄目數逾五千，且全註有各國原文，尤其注重於材料之精確，解釋之翔實，編制之統一，文字之經濟，排校之周密，無浮文，無誤植，可說是國內第一部獨創一格，包羅萬象的新辭書。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本書所收歷代文學作家約近七千人，凡屬中國文學史上佔有相當地位者，搜輯無遺，多半為中國人名，大辭典等書所不載，作家生卒年代不詳於各家年譜，或疑年錄，編者則增補至二倍以上，凡與文學有關之遺聞逸事，名言佳句，亦皆廣為搜輯，編者為研著中國文學史專家，歷任國文教授將近十年，本其自身經驗，深感此項工具書之需要，乃勉力編撰，費時五載，始將此一百餘萬言之巨著告成。凡著作家，需要文學家之生卒，或在世年代，國文教師欲查作家經歷，文學愛好者欲知各家生活時，本書悉能供其參考，而有左右逢源之趣。

李鼎聲編 四版出書
甲種定價八角 乙種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八角 特價一元三角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本埠六月止 外埠一月延 寄費另加

洪紹原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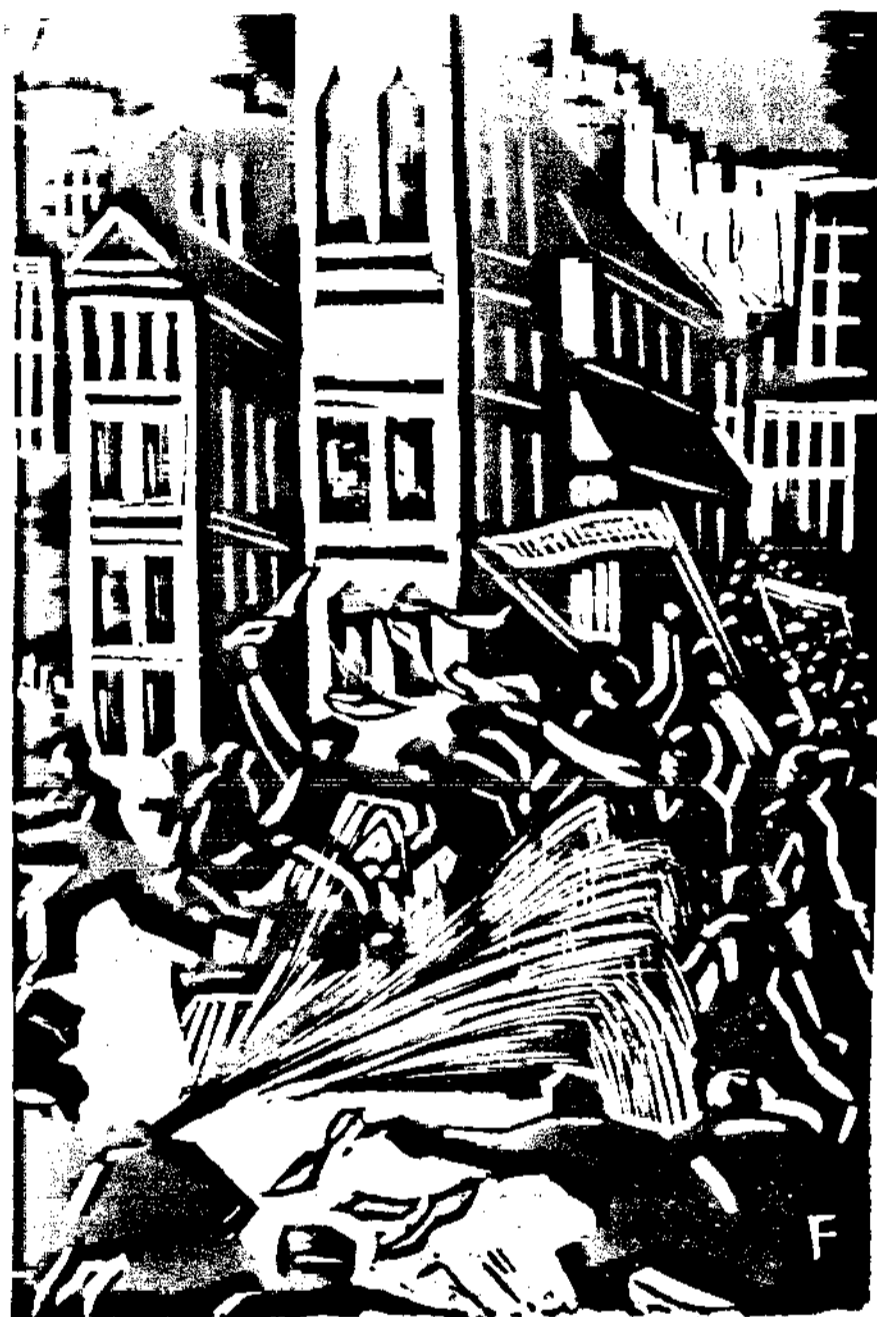
街頭文談

徐懋庸著 定價四角
「街頭文談」對初學文藝者提供基礎知識，理論正確，尤以文筆通俗流利見長，甚為讀者所歡迎，現徐先生將他的「文談」輯成專書，並加入其他文藝論文多篇，全書凡八萬言，實為志在文藝的青年必讀之書。
特價二角八分

大戰前夜的國際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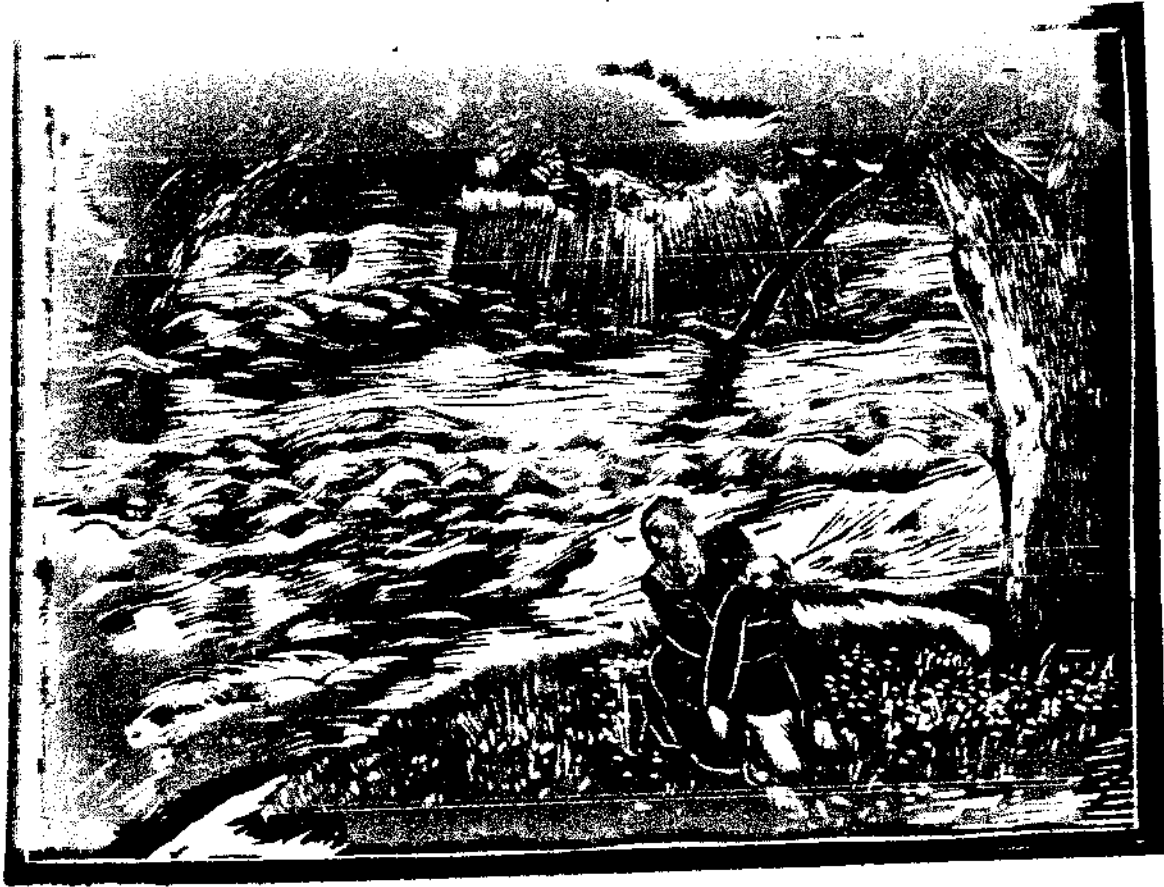
國際情勢越趨緊張嚴重，大戰的爆發便越可能而且迫近，但試問我們對於國際局勢的認識，特別是政治形勢的瞭解，究竟獲得了幾分之幾，究竟培養出了多少應付危機的力量。過去的情勢，乃至目前的和未來的形勢，在本書中是獲得了最徹底的解答。洪先生從紊亂如絲的國際問題中，鉤出了最本最中心的若干事件，一一據世界各著名政論家的分析和論斷，綜合地編譯出這簡明扼要，周密詳妥，較之國內各大雜誌上所載的東西，分析處是明確得多，發揮處痛快得多，結束處耐暢得多，有不忘憚的精神，無不自由的語調。這些長處，為本書所獨具，亦正為讀者所愛賞。研究最近國際政治的人們，或是想看看新鮮正確的政論，而還不曾看到的人們，最好就是讀一讀這本得未曾有的書。
全書凡二十餘萬言，廿五開大本四百餘頁。
定價大洋一元，特價祇售七角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總店：上海福州路太坊 門市部：上海福州路七號



射掃的頭龍水

作 慧 張



流 洪

作 觀 對



風 景

劉 規 作



上 車 馬 在 天 夏

畫 名 聯 錄

文 學 界

創 刊 號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五 日

創成全新典型的

批判綜合半月刊

時代論壇

是大衆實踐的指標，
是民族抗爭的前哨。

正確地反映現實動趨，
勇武地推動時代主潮。

對諸般問題作縱橫的解剖，
對流俗謬論作無情的戰鬥。

它要幫助你認識世界和中國的全貌！
它要嚮導你走向光明和勝利的大道！

願你親近這真理的火炬！
願你傾聽這時代的警號！

特 價 預 定

全年二十四册
每册一元八角
另售每册一角半
創刊號一角半

六月六日截止

第一卷 · 第五號 · 要目 · 出版

時事短評(十則)

國際問題

國聯的前途……………姜祥生
中歐的動搖與巴爾幹
諸國的動向……………鈴木東民

讀者論壇

誰是簽訂法蘇協定的
主動力……………周念庚

日本侵略中國與進攻

蘇聯的關係……………武德勳
太平洋集體安全的意義……………鄭沫蔚

中國問題

走私問題的再分析……………陳越瀛
中美幣制的連繫問題……………王承志

研究與批判

中國封建制長期停滯的分析何幹之
資本位制的經濟檢討……………吳小甫
蘇聯國防烏賊(特載)……………金則人
毒氣戰爭與防禦(國防科學)沈克定

波蘭人民陣線的堅強化……………平

東北抗聯軍組織的經過(通訊)洛

德意人民不反對獨裁嗎……………劉作軍

總店上海福州路太坊 光明書局總經售 門市部上海福州路七號

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

何家槐

研究軍事學的人告訴我們，如果要進行勝利的民族革命戰爭，那末我們不論運用那一種戰略——運動戰或陣地戰，外線戰或內線戰，進攻戰或防守戰，殲滅戰或消耗戰——共同的而且唯一的基礎必需是全民總動員和全民總武裝。

集中一切力量，把一切交給民族革命戰爭，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最正確的號召。不但在其他各界應該如此，就是我們文藝界也應該把自己團結起來，為國效勞。

「……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閉舒地在旁邊觀戰。」

這是魯迅先生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的一段演辭，很好地說明了聯合戰線的重要，雖則聯合戰線的性质已經不同。以後文藝界的聯合戰線，雖則沒有完全實現魯迅先生的理想，却也做到了一部分。譬如大眾語論爭的展開，對於文化運動意見書的發表，手頭字和拉丁化運動的興起和深入，都是新文學和新思想的勝利；而這些勝利的基礎，都是一次比一次擴大，因為參加這幾次鬥爭的人數，都是一次比一次增多，他們之中的信仰、立場、傾向、社會關係、個人利害，自然也因此一次比一次複雜，可是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擁護新文化和反對舊思想。關於共同的目標，魯迅先生也說過一段很有意義的話：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爲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爲了個人，如果目的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很顯然的，自從「九一八」以來，敵人的侵略，是一天天的加緊，它併吞了東北，又佔據了華北，現在正在進窺華南和華中，預備一鼓氣滅亡整個中國，這種把我國從半殖民地變成完全殖民地的推移，是目前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這一個特點不但在政治上是個有歷史意義的新時期，使所有不願當亡國奴的人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戰爭，而且也很快的反映到文化界來。文藝界雖則比較的落後一點，但也早已展開了關於聯合戰線的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製作適應這個非常時期的國防文學的號召，而且已經籌備了實際團結

文藝界的組織。參加這次討論和文藝界組織的分子，比起以前幾次運動來，實在是更複雜得多的。可是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文學領域內進行救亡的工作。

在這樣一個大規模的陣線之中，無疑的會有非常複雜的現象。參加這個「包羅萬象」的隊伍，自然各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可是這並不能作為反對作家聯合的道理，因為我們為着爭取民族的解放，不但要團結一切抗敵救國的基本力量，就是一切可能的抗敵同盟者，我們也應該團結在一起，決不應該遺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然而鞏固和強大陣線，和陣線里面的一切動搖、妥協、投降與變節的傾向鬥爭，却是萬分必要的。但是在一個作家還沒有完全脫離民族陣線之前，我們就不能用諷罵的態度，不能隨便加人以一頂帽子。如果我們不分皂白的，對於在救亡運動上可以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作家，運用起迎頭痛擊的批評方法，那結果一定是不堪設想的，一定會有意無意地隔絕一個可以共同做一點抗敵工作的分子。我以為在這外敵積極進攻和內奸拚命拍賣的時候，批評家們應該特別的嚴肅，應該特別的負責，因為我們在目前需要每一個漢奸以外的中國人，利用每一分對於救亡運動有用的力量；即使這個人或這個力量，是如何的動搖，如何的微妙，如何的薄弱。

「……縱使團結三人五人，縱使一個小小的集會，縱使發表一個抗議，縱使捐助一個銅子給人民抗敵的事業，縱使是打擊一個最微末的漢奸，縱使組織一個小小刊物……都含有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的意義

……」

這就是所謂集腋成裘，積沙成塔。所以不問觀點和立場，趣味和嗜好跟我們如何不同，只要他還有救亡抗敵的熱意，我們都應該採取善意的和批判的態度，單只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或做些什麼，還嫌不夠，我們一定要指出來爲什麼要這樣做，而且要用事實去證明。而且如果更進一步說，卽就是過去主張錯誤的人，只要現在他們以行動來表示他們抗敵救國的志願和決心，不再做危害民族的醜事，我們也願意而且應該與之攜手。

這里，我們可以舉引國外的例證。如去年六月舉行的巴黎保衛文化大會，在那到會的代表二十多國人，數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學者之中，固然有進步的作家和評論家如巴比塞、勃洛克（J. R. Brossat）、馬洛（A. Malraux）、羅曼羅蘭、尼善（P. Nizan）、佛蘭克（W. Frank）、基希（E. E. Kisch）、潘菲洛夫、伊凡諾夫等等，可是同時也包含了福斯脫（E. W. Foster）、赫胥黎（A. Huxley）以及耿痕脫（L. P. Quint）這些比較落後的作家。福斯脫出身於英國的布爾喬亞，中庸，穩健，爲最有紳士教養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既不是泛繫主義者，自然也不是康姆主義者，而且因爲年齡（一八七九年生，去年爲五十六歲）和教育的關係，他還宣言支持英國原有的政體，可是在保衛文化大會講演英國自由的時候，他也反對在英國前年通過的公安擁護法，不合法的檢查，壓迫和平主義者，獎勵告密不合理的罰金等等桎梏。對於英國泛繫的暗中蠢動，他表示很大

的不安，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了，他更明白表示決不站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他希望作家自由的擴大，希望作家負起社會的使命。赫胥黎原是一個中產家庭出身的人，這種中產社會層，過去曾經是，而且現在也仍然是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他的所有小說和散文，雖則大都是描寫舊社會的腐爛生活，它的醜惡和沒落，現代科學與私有社會和它的對立。但他並不懂得毀壞勞動者們的身心的，決不是科學本身，而是因為它的佔有者是個專想牟利的階層，他想像不到一個無階層的社會，找不到一條正確的出路，因此他著作中的人物——如英勇的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中的彭納特·馬克思 (Bernard Marx) 都是帶着悲觀的色彩。可是他也反對泛濫和掠奪戰爭妨礙文化的進展，參加了文化保衛大會。至於耿痕脫原是很受尼采、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蒲魯東等等影響的一個安那琪主義者，懷疑、不安、漠然地反抗着人類、神和社會。可是他却相信蘇聯能夠創造新社會，對於文化保衛大會表示着忠誠的信仰，因此他也參加了這個大會，大會上也熱烈地歡迎着他。

所以一個作家的應否聯合，最主要的條件，就是共同的目標，魯迅先生早已說到這點了，可是在魯迅先生說這句話的時候（一九三〇年），情形與現在大不相同，現在的聯合應該範圍更大，目標更大，因為現在能夠接受抗敵救國的這個廣泛的綱領，願在文藝界盡一點救亡任務的作家，確在一天一天的增多，戰線已不僅是新舊文學的對壘（當然並不是停止新文學運動這一點後面再說）目前的主要的鬥爭，為漢奸作家

與·非·漢·奸·作·家·的·鬥·爭。這和在這世界革命與戰爭的新週期的前夜，爲了反泛繫和戰爭，爲了反對威脅文化的公敵，歐美的作家比以前任何時期都要更廣泛的，更大規模的連合起來，情形和理由都是完全一樣的。

人們的變化，在現社會確是很快的。新的團體和新的戰士，在天地加入社會解放運動的陣營里來，爲着艱苦的事業奮鬥，或者起碼同情於這種事業。曾經以響亮的嗓子贊助過法國帝國主義組織「國際警察」的維他馬加拉——一位將軍的兒子和退了職的軍官，尚且公然地反對法國帝國主義，贊助工人的事業，在不久以前舉行的倫敦英蘇交誼會中，居然有一向是泛繫支持者的伯爵和頑固透頂的主教參加，更何況只是在政治認識上比較落後的人還有一個更明顯的例子，也可以舉出來當作一個參考。在一九三〇年國際革命作家聯盟（ICRW）曾經向全世界的作家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帝國主義列強向蘇聯宣戰，什麼是你的態度呢？」過了兩年以後（一九三二年）又提出了一個問題：「當這中國被××帝國主義所侵略，遠東戰爭已經快要轉變成所有帝國主義者反對蘇聯的時候，你們在做點什麼，又打算做點什麼？」在這兩年的短時期中，很多的作家變了。一方面在一九三〇年還是擁護蘇聯的奧佛萊哈代（O'Flaherty）和特里斯丹·雷米（Tristan Remi）已經轉入反動的陣營，原是凱洛格公約信仰者的高爾斯華梭（John Galsworthy）在一九三〇年還提一提這個公約，到了一九三二年，就連提也不提了。另一方面那些在一九三二年絕對否認戰爭危機的布爾喬亞作家，如刺威格（Stefan Zweig）和安特生（Sherwood Anderson）等等在

二年以後却都認識了自己的錯誤。這是因為這兩年的經濟危機，使得歐美很多知識分子紛紛的睜開了眼睛，羅曼羅蘭、德萊賽（Dreiser）以及蕭伯納這些很優秀的「靈魂的技師」都把他們的視線轉向着蘇聯。

國際革命作家聯盟認為這是一個文學上的國際點名（International Roll-call）這個點名不但檢閱了帝國主義參謀本部後防的革命文學陣線，而且是一個「暮鼓晨鐘」它警告作家：「預備！讓我們馬上行動，再不能坐失時機啊！」

爲着配合這種爲了人類文化之進步而鬥爭的戰士的增加，這個革命作家的國際組織，已經決定解散了，以後反泛繁和反戰的陣線，一定會更其廣闊和整齊。

我以為現在我們所倡導的文藝界聯合陣線，也正是文學上的民族點名（National Roll-call）它的目的是要喚醒凡是有正義感的作家們一齊起來反帝反漢奸，救護民族和國家，所以規模愈大愈好，決不應限制在少數進步作家的小集團裏。這在前面我已一再說起，現在不厭繁複的再引幾句話罷：

「……只有廣大的羣衆，甚至平日最落後的羣衆，一旦捲進了大革命的浪濤的時候，才能完成預定的目的……革命所憑藉的，不能只是一部分先進的分子，而是憑藉着一般的人民……」

然而，在目前，對於這樣的統一戰線，有些人還有着種種的懷疑，或以爲這樣做就是把文學活動向後拉，就是等於把自己解除武裝，放棄自己的目標和立場，認敵爲友。他們認定這是社交式的虛偽，換句話說，就是

上層的勾結，因此打擊這個，排擠那個，彷彿只有他們才是一聖潔的教徒。這無疑的是宗派的觀點，它的來源第一是由於不了解新的形勢；第二是由於不會活用社會科學的理論，不會把理論和實踐配合起來，却始終迷戀於死的教條；第三是小資產階層的根性在那裏作怪。

又有人根據個人間的瑣屑的糾紛，認為組織文藝界聯合戰線，就是無異於偏袒無文的文人和為商人所豢養的文人，容許他們大批的翻印「蟲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囁語」。可是這種了解，無疑地也是錯誤的。因為聯合戰線決不是沒有目標的烏合之衆，也不是大家客客氣氣，握手言歡的宴會；却剛剛相反，這個爭取民族解放的統一戰線，當然是反對政治文化上的一切反動的復古運動的。我們認為無論出版家的競印古書是出於什麼動機，不論編輯者的整理古書是持有何種理由，客觀上或多或少總是有利於反動的文化運動，容易給野心家利用為麻醉和欺騙的工具。所以不要說程度較淺的讀者，就是思想已經相當成熟的人，或者專門家，在這國亡無日的時候，也應該暫時拋棄自己的嗜好和興趣，多做一點配合現實需要的研究，使研究工作和整個的救亡運動聯繫起來。如果共同的活動完全與個人的工作分離，那又何須乎集團的生活？如果一個聯合陣線的構成分子不但不能加強反帝反漢好的力量，反而在無意間減弱了它的作用和影響，那末我們一定要對他勸導和批判。

甚而至於舊文學者，如禮拜六派等等，在他們有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誠意，而且他們的工作能夠促進

這個運動的條件之下，我們當然也是歡迎的。

我們大家現在所共同主張組織的文藝界統一團體最基本的宗旨，就是致力中國民族解放。所以要聯絡友誼，商討學術，爭取生活保障，主要的目標就是為的集合力量，加強力量，就是為的推動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所以只要不違反這個基本的目標，就是在文學的本身問題上主張有所不同，也可以而且必須通力合作。而這種合作，我再着重的提醒懷疑這個真理的作家，不但會妨礙到新文學運動，反而可以加強它的影響和作用，可以更清楚的指出新文學在救亡運動中的功效和前途。

又有一種高調，根本反對更廣泛的聯合戰線，而這種更廣泛的聯合戰線，正是文人大團結的基礎。他們的理由是只有勞苦大眾才是徹底反帝的社會層，這並沒有誰能夠否認，可是他們依據這個前提，却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所以我反對現時一般人所講說的什麼『不問派別階層團體，個人，宗教，信仰，只要是贊成和擁護救亡運動的，都可以而且應該聯合起來』的胡言。」這簡直是無視於現實，抹殺而且否認在這存亡的緊急關頭，不但是動勞大眾，就是其他各階層，甚至買辦（當然並非代表遠東帝國主義利益的買辦）和中小地主，富農都有抗敵的要求與可能。雖則這種要求是不強烈的，不堅決的，只是暫時的，容易動搖的，動機不純正的，可是如果運用得當，把這些或強或弱的勢力結合起來，顯然一方面可以分散敵人的力量，一方面可以加強我們自己的陣線。我們要知道動勞大眾固然是抗敵救國的先鋒，可是單靠這階層却是不夠的，一

定要聯絡一切友軍使一切可能抗敵的力量匯合和集中起來。這無論如何是對勤勞大眾有利的辦法。如果不知道這種戰略的運用，却故意要一再不管時間與空間的引用法國內戰的片言隻語，把它們機械的教條化，浮在雲霧里奢談「明日的新社會」，無非是賣弄風情的最惡毒的陰謀，想欺騙勤勞大眾，叫他們去孤軍奮鬥，置他們於死地吧了，和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的正統的發展，是毫無姻緣的。

又有一種曲解。也許比前一種高調還要厲害，他們說：現在這樣做，是「自己取消了八九年來用血染出來的我們這一主體」所由來的正確而光輝的那個巨人底人格，折扣為彼此都對的，多元的混亂場面。「可是事實並不是頭腦製造得出來的，不論你怎樣的巧妙，怎樣的搜腸括肚，事實却還是事實。而這幾年來的事實，却是恰恰證明了，這種有意的曲解很顯然的，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候，整個國度還是處在半殖民地的狀態，而現在已有一大部分領土淪為遠東帝國主義的完全殖民地，而且在外敵和內奸的夾攻之下，全國也正處在完全殖民地化的境地。由於這種民族危機的嚴重，整個的社會關係和力量的對比，已經大不相同，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線，已經有了和十年前不同的新的條件和環境。

此外還有一種輕蔑說是現在的聯合戰線，等於「笑語雜音」的「京滬文藝界聯歡會」，是替他們捧場。可是這種無恥的侮蔑，真是不值一駁的。大家明白現在有些奸滑的漢奸們也在罵人為漢奸，喪權辱國的人也在奢談着國防，而且他們的一批嘍囉們，還熱熱鬧鬧的出過什麼「國防教育專號」。可是因為他們在

說空話和假話，我們不但不能「潔身自好」的避免談真話，而且爲了揭穿這些人的假面具，我們更要發揮救亡的真理。例如有一位大談「國防教育與藝術教學」的教授，就說着什麼救亡一定要學越王勾踐似的「臥薪嘗膽」，「生聚教訓」叫我們不要「輕於一擲」，却要「預備一擲」，這種與提倡國防的真義剛剛相反的等待主義的欺騙，我們還沒有很好的給以打擊，給以清算。我們固然不贊成「光談聯合」却也反對那種企圖封閉人家的嘴巴，却只容自己散布一些歪曲理論的說法，因爲理論與實踐，是應該互相統一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一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還有一些對於「祖國」，「國防」，「救國」這些名詞的運用，其實並不是存心反對的，却有一種不小的疑懼，以爲這些名詞只是重覆有產者層的宣傳，我們是應該避免了不用，否則便會成爲他們的俘虜。爲了糾正這種錯誤，我可以引用一段庫西寧的話：

「爲着聯合戰線而奮鬥，我們又再提出了自由和平民主——也許在目前甚至可以提出平等與博愛來——這些號召，很多人對於這點都表示疑懼……在布爾喬亞的革命時代，自由是個革命的號召。於是變成了改良主義的，最後却簡直變成了反革命的……可是這些號召，不是可以直截了當的棄而不用，新酒必須裝入舊瓶……」

難道在我們這個「全民任務」和「階層任務」緊相連結着的國土里，在目前這樣迫切需要總動員

抗敵的時候，可以亂七八糟的提出「無祖國」的那種號召來，這是最簡單的真理，然而也是最中心的問題，可是有許多作家竟不了解這點，或者是根本不想了解這點。

末了，我想帶便談一談同人團體的問題，因為這與聯合戰線的問題很有關係。我認爲同人團體是需要的，可是同人團體必須在統一戰線的組織之內，否則就有容易造成狹窄的行會主義和宗派思想，造成分裂的危險，與聯合戰線的真義完全相反。

現在正是中國的存亡關頭爲了對付共同的民族敵人，像羅曼羅蘭說的一樣：「我們甚至準備同魔鬼訂立條約。」我們要號召一切有正義感和愛國心的作家，在這緊急時期中手拉着手，共同起來組織一個利用文藝爲武器的救亡隊伍，「誰侵害它，就請誰吃些苦。」希望愛說漂亮話的朋友們不再站在圈外觀望，隨便罵人，却也來共同爲着這件工作而努力。應該把形勢的重要程度分別清楚，不要再讓你自己的感情失去平衡，因爲「這種平衡失去以後，便要使人們對於寶貴東西失去了知覺。」

「我們目前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魯迅：華蓋集四三頁）

中國的全體作家們，在這樣的時候還不聯合起來「踏倒」阻礙我們前途的「惡魔」嗎？

五月二十日。

關於國防文學

周揚

——略評徐行先生的國防文學反對論——

徐行先生接連地在禮拜六新東方等刊物上發表了他的反對國防文學的意見，這意見是應當加以駁斥的。因為，第一，他攻擊目前所提倡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認為這樣的主張是「胡言」是「夢囈」，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基本認識的問題。第二，他的意見正代表着一部分「左」的宗派主義者，他們對於國防文學雖然到現在還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態度，但是他們的宗派主義對於文藝上的統一戰線或多或少地發生了阻礙的力量。第三，他在他的文章裏播弄「左」的辭句，而且抄引先哲的遺言，來裝飾他錯誤的論點，這很可以迷亂一部分讀者的視聽。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徐行先生的錯誤的根源就是他對於統一戰線的理論和中國目前形勢之完全的

無理解。他根本否認，或者是簡直不知道，反帝聯合戰線是現階段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的主要策略，同時也不了解遠東帝國主義併吞中國的行動是怎樣在全中國範圍內捲起了民族革命的新的浪潮。千千萬萬勤勞大眾起來爲自己的民族的生存抗爭，廣大的小資產者和知識分子也轉入革命。就是一部份民族資產者，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對於這個新的民族運動，也都可能採取同情中立或甚至參加。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的現實基礎非徐行先生一人所能抹殺，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正是從現實出發，依據最前進的理論和策略的一種現實變革的主張。

徐行先生援用一八七一年巴黎事件和關於這事件的先哲的遺訓來作爲他反對一切政治上文化上國防陣線的理論根據，這就恰恰證明了他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新的形勢，不懂得把正確的理論原則活潑地運用於特殊的具體的環境。徐行先生勸批評家在動手寫文章之前參考一點史料，這誠然是一個可貴的勸告，但在參考史料之際，我以爲如果沒有正確方法的靈活的運用，史料這個東西就不但不能幫助你了解現在，反而會使你害着消化不良症。對於一個機械的方法論者，我希望他牢記下面的箴言：「唯物論的方法如果不當作歷史的探究的指導路線而當作伸張和分割歷史事實的現成的模板使用的時候，就會轉化爲牠的反對物。」

徐行先生因爲沒有正確的方法論的指引，缺乏對於現實運動的深刻的認識，所以他把握不住時代的

飛躍的進展和各個社會層的相互之間的關係的激遽的變換。在這個巨大的社會變化中，最敏感的藝術知識階級的雜多的層，雖還是各自抱着不同的人生觀藝術觀，但在對於垂危的自己民族的運命的關心和民族解放的要求上却多少是一致的。而且五四以來的優秀的作家大部分都帶着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國防文學就是一方面繼承這個過去文學的革命傳統，一方面立脚於民族革命高潮的現實上，把文學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文學。自然，沒有誰能夠否認一九二七年以後我們在文化上的新的作用 and 成功，沒有誰能夠否認站在勤勞大眾立場上的革命文學是最澈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是新文學運動的中堅力量。正因為有這樣的力量，所以我們不但要保持這種作用和成功，而且要使之更加擴大。我們要承認在革命文學之外還有廣大的中間文學的存在，他們擁有着大多數的讀者。他們並不如徐行先生所說，盡是些「被歷史車輪軋碎了的廢物。」要知道歷史的車輪可以軋碎人，也可以推動人前進。許多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在統一的民族陣線上，我們在中間的或甚至落後的文學者中可以找着不少的同盟者，文學上的各種救亡的力量需要有一個新的配置。革命文學應當是救亡文藝中的主力，牠不是基爾特文學，而是廣大勤勞大眾的文學，在民族解放的意義上，又是全中國民族的文學。國防的主題應當提供到每個革命作家以及一切漢奸以外的作家的創作實踐的日程上。國防文學運動就是一個最大限度地動員文藝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運動。要完成這個文藝上最廣大的動員，我們不能不駁斥徐行先生的下面似的「左」的論調：

「我們只知真正澈底反帝的社會層是中國出賣勞力的大衆，只有他們是前鋒，也只有站在這觀點上的文學才是挽救中國的文學。」

以爲只有勤勞大衆的文學才是挽救中國的文學，這樣的說法無異於縮小目前救亡文學的基礎和範圍，把革命文學從牠的友軍拉開，使牠陷於絕對孤立的地位。我們應當認清，一切中間層的文學，祇要是抗敵救國的，祇要是多少反映了民族運動的某些方面的，雖不是取着勤勞大衆的立場，對於中國民族的解放依然有着益處。我們對於這類文學中的反帝的要素應當給以應有的評價，同時自然也要具體地指出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小有產的觀點和世界觀怎樣防礙了對於民族革命之本質的認識和正確的藝術的反映。祇有這樣，國防文學才能廣泛地展開和深入。

國防文學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但如果沒有強烈的民族的感情浸透着，就會減少牠對於讀者的藝術的伸訴的力量。徐行先生深惡痛絕於「愛國的情熱」罵國防文學的主張者降陷入「愛國主義的汚池」。他又引用了一位先哲的名言，說愛國主義是這樣一種情感，牠與小的私有者經濟條件剛巧相聯。可是他「剛巧」忘記了這位先哲自己就會經誇耀過大俄羅斯民族，一點兒也沒有輕視過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感情正可以激起我們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狀態的火一般的情恨，正可以鼓勵我們爲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爭。在最近的一篇叫做沒有祖國的孩子的小說裏，我們被小主人公對於祖國旗的熱烈的懷戀之情所

感動，但這裏却不是一種偏狹的愛國主義的感情，而是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很自然地調和着。無條件地藐視民族的感情，如果不是出於一種漢奸意識，就至少有幫助漢奸，在心理上叫大家準備去做亡國奴的危險。

然而徐行先生最害怕的是「愛國主義的濁氣」會污損了文壇，破壞了文學的純潔。他說：

「文學中最主要的是思想，用藝術手段表現的思想應該是純潔的，而不是不問派別，階級，團體，個人，宗教，信仰的混血兒。」

這是觀念論的濫調。所謂「純潔」是一個抽象的標準，如果用這個標準去衡量藝術作品的價值，那我們對於果戈理，託爾斯泰，巴爾札克這些作家的偉大就無從說明，因為他們的思想都並不是怎樣純潔的思想呵，他們的作品之所以不朽是在反映了一個時代客觀的現實，牠的發展和矛盾。思想的內容，對於藝術作品固然有着決定的作用，但是如吉爾波丁所指示，藝術之豐富的思想的內容不是抽象的超歷史的思想的豐富，而是和現實的本質方面之具體的藝術的描寫緊相結合的。

藝術創造的主體原是非常複雜，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社會成份的問題並不在縮小主體——即侷限於徐行先生所認為「純潔」的一部分，而倒在如何誘導各色各樣的成份都參加到民族解放運動裏面去。假使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有才能的作者又忠於現實的話，那末，不管他所屬的階層，所抱的信仰，以及他對於民族革命之真義的理解的程度，他一定能夠在他的作品裏面反映出這個革命的某些重要的方面來。我們

絲毫不看輕進步的世界觀的燭照的作用，但現實本身的教育的意義，卻也是不能忽視的。

國防文學運動就是要號召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統一戰線上，為製作與民族革命有關的藝術作品而共同努力。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這不但沒有縮小作家的創作的視野，反而使牠擴大了。現在和過去的現實中所包含的一切有國防意義的主题必須具體地廣泛地去發現。為民族生存的抗爭存在於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日常生活的——一切場面。主题的問題是和方法的問題不可分離的，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徐行先生却把這兩者描寫成對立的東西。

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就是在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具體地歷史地去描寫現實，以圖在社會主義的精神上去教育勤勞大眾。在發展中去認識和反映現實，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的原則，因為看不見發展的人決不會把握真實。沒有對「明日」的展望，「今日」就沒有前途，同樣，沒有「今日」，「明日」就成了空虛的妄想。國防文學不是烏託邦文學，牠首先要反映現在中國人民為自己民族解放的實際的抗爭，牠的各個方面和目標。沒有現在的這個抗爭，徐行先生所夢想的「明日的新社會」也就無從實現。「保全領土」在徐行先生輩看來，也許是一種「非常狹小」的「愛國的情熱」吧，然而這正是千千萬萬失去了土地的人民以及全中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的共同的要求，正是達到「明日的新社會」的必經階段。給這

種廣大人民的民族解放的要求以藝術的表現，就正是國防文學的基本任務。牠應當把這和以社會主義的精神去提高讀者對於民族革命的本質之認識的任務結合起來，向讀者昭示「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民族的救星，而且替牠開闢蒸蒸日上道路。」（地米特羅夫）

向國防文學要求最進步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是正當的，但國防文學的製作者卻並不限於能運用高級的創作方法的作家，就是思想觀點比較落後的作者，也應當使之為國防創作而努力。在這裏國防文藝批評就應演着極重要的角色。國防文學運動是一個文學上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運動，為着這運動的廣大的開展，對於像徐行先生那樣的「左」的宗派的觀點，有時時加以糾正和指摘的必要。最後就讓我引用吉爾波丁的下面的話：「一切宗派主義不可避免地會招致和現時的政治任務的隔離」來結束我這篇不充實的短文。





某校一日

穆哥

明天，×月×日，學生們議決到南京路去示威，可是那天晚上，代理校長，還兼着教導主任的屠先生，還是毫無察覺，他照在美國留學時的老習慣，喝下一大杯冷開水，——代理蒸溜水之後，又做了十分鐘的室內柔軟操，就平平安安的上牀睡覺。一覺醒來，天是陰沉沉的，還不到六點鐘光景，忽聽見校門口儘在喧嘩，披衣向窗外一看，這可嚇了他一跳。原來學生們正在拚命的把號房老王推向號房去，同時向校門口擠了出去；有幾個則在爬牆因為牆高人矮，用力過分，把制褲襠扯了開來。一位姓黃的訓育員，伸着兩手，想把正在後面跟來的學生攬回二門去，可是他祇有兩隻手，一攬到東，西邊的又溜了過去，彷彿在捉迷藏。有些身個矮些的小鬼頭，知道黃大塊身體不靈便，就向他迎面衝來正要被他捉住時，便把身子一蹲，向黃大塊的手腕下褲襠下亂鑽了過去。這把黃大塊氣得滿臉通紅，連頭上的幾個鬚鬚癩疤也漲滿了血；口裏的白沫，竟像機關槍子樣，儘

向學生們的臉上直射。一個被黃大塊已經捉到的頑皮學生，他也竟去捉住了黃大塊的手，使他不能自由行動。另一位頭髮直豎的學生，並且向黃大塊拍胸脯，承認自己是主動人，甘願負擔所有的責任，同時也把口水向黃大塊的臉上反射過來。

屠先生正在無法可想，憑着窗口發呆，趁此靈機一動，以為捉住了這一個學生，那他的肩仔便可從此卸去。於是連忙把半個身子伸出窗外，叫黃大塊捉住那個蓬頭髮，一面打起領結，換上皮鞋，然後直衝下扶梯來。

在二門外，學生們並不因為屠先生的到場而畏縮，照樣跳牆的仍舊跳牆，擠門的仍舊擠門，儘管屠先生洪起臉上所有簇樣大的青筋，叫學生回到教室裏去，但還是一窩蜂散了。結果祇贖下三個人，他和黃大塊，還有一個是被黃大塊捉住的蓬頭髮，頓使屠先生覺得身上所有的血液和氣力，以及從美國帶回來的許多大學問，一齊向外流出，所贖下的祇是一個空空的軀壳。於是他一把抓住了蓬頭髮，虎虎地把他拖進校長辦公室，却因為用了那股子勁，竟使屠先生咻咻咻的喘了十來分鐘的氣。黃大塊則摸着下巴上的那根長毫毛，驚奇地注視着亂頭髮下的那張小臉孔，他不解那麼一個小的軀體內，會藏有這麼大的膽。然而人已被他捉住了，雖然一隻兇猛的野獸，再也逃不脫，於是也就拆開他的兩片厚嘴唇，在下半臉發出一種輕微的笑，彷彿在黑夜裏捉住了一個積賊那麼的得意，一面心裏想：

——該死的東西，你也有今日，你總不把老子放在眼孔裏，現在該給你一點好教訓，使你知道我老子的

辣手段。——然而黃大塊的肚裏沒打完，屠先生可已透過氣來，看見黃大塊在微笑，這使屠先生的肝火重又引了起來。在屠先生以爲到了這時，屠先生自己正轉着千頭萬緒的煩惱，誰都該同情他的偏偏黃大塊却在那裏得意於是他把桌子一拍，馬上挺身在黃大塊貼前，一個耳光劈了過去；但等屠先生想到自己是文明人，那個念頭連忙把手縮回來時，黃大塊却也躲得快，一退兩步，將身子避在一簷屋角裏，還做着老龍蝦的姿勢，弓起背，把兩手擋向前，掩護着自己的上半身。這使那個蓬頭髮學生曠赤的笑了起來。

屠先生這時倒很有權變，雖然紅着臉，却馬上坐了下來，一面把氣度放和平些，低聲下氣的問着黃大塊：「可是，你是個死人麼？你既然看見有事情，爲什麼不來叫醒我？我現在我祇問你要人！」

黃大塊擺下他的大下巴，吃着口：「我……想來報告，可……是來不及吓！」

「胡說！」屠先生又把桌子一拍。「你沒有嘴麼？你不是在我的樓窗下麼？你祇要張嘴喊，我有耳朵，我會聽見的，但是你爲什麼不喊？我看你是預先知道的。」

黃大塊正想吃七吃八的聲，發出他的冤枉來，蓬頭髮却代他分辯道：

「他喊過的，喊得很重，我們都聽見，祇是你屠先生沒有聽見吧了！」

「放屁！」屠先生挺起他的頭頸，彷彿落過枕似的側向着，罵着蓬頭髮：「我可不是死人，我聽見什麼？我知道的，你們串在一氣！」

這個思想像雷般的通過屠先生的頭腦中，它的明確迅捷的程度，幾乎連屠先生自己也覺得驚奇起來，於是立刻連想到全校除黃大塊以外的教員身上去，發現他們不但沒人和黃大塊一道在攬學生，而且到此刻也沒一個人來幫幫屠先生的忙。這時候，屠先生幾乎失望得斷了氣，同時也氣得跳了起來：立刻青着臉，把門一拖，預備衝出去，但回眼一看那個蓬頭髮，以及他以為和學生同黨的黃大塊，就碰的拉緊門，而且搭上了門挽，然後氣沖沖的去尋究那些躲在房裏的教員們！

屠先生一出去，蓬頭髮立刻把他臉上的嚴肅退了去，還拆開他那兩片紅紅的嘴唇皮，開始向斜坐着而且捧了頭在煩惱的黃大塊微笑起來，並且捻開茶壺褲子，想喝壺裏的熱開水。這驚動了黃大塊，以為對手打算溜出去，所以馬上倏的立起身，去攔在蓬頭髮的眼面前。

「我並不逃！」蓬頭髮側轉頭來說。並且百泰百泰的洒滿了兩杯熱開水，把其餘的一杯捧給黃大塊。

黃大塊雖然心裏還有些不放心，可已坐了下來，不住的用他那雙大眼釘住那對手，想考問出對手心裏的盤算。但是蓬頭髮祇是呵囉呵囉的喝着水，神氣還是泰然的，不執心，也不怕懼，而且有意要和他親熱似的，照樣微露着笑容。那張白白的臉，雖然頰面上綳着幾根青筋，但頗生得周正，而且在痰袋上還有兩個小酒渦，配上一蓋的黑頭髮，雖說不上美麗，却也很是儒雅。當他把血紅的嘴唇，搭在白磁的茶杯上，越令黃大塊生出

一種模糊的迷惑來。而且他黃大塊自己，是個跑龍套的小脚色，不但屠先生一直當他一隻祇會搖尾巴的狗，就是學生們也何嘗看得起他。而現在，他把這個蓬頭髮拖了回來，蓬頭却並沒怨恨他，還給他在屠先生面前分辯，還倒水給他喝，於是他身上，不免感着一些熱辣，所以雖還矜持着，接着便抱歉似的，輕輕的埋怨着蓬頭：

「我可說你是個充徒，你爲什麼要擔承那個責任呢？」

「是的，但是你捉住了我。你爲什麼捉住我呢？」蓬頭髮反問道。「你知道，捉住我，和不捉住我，與你是一樣的。你反正要受埋怨，他反正拍的來你一個耳光子！」

這可刺傷了黃大塊的心。他黃大塊頭，雖然是個跑龍套的，開會時常坐在會場的角落裏，吃飯時常擠在桌角邊，做事是他第一個上前，領薪則是他最末後的一個，但是先生，算得上比任何一個學生高一點，今朝却當着學生的面，給屠先生來了這一手，他還有臉孔去教學生麼？於是他煞時漲紅了臉，而且同時想起屠先生前次虐待他的情形來。一次是他黃大塊擅自准一個學生請假，但那學生在跨過馬路時壓壞了一隻腳，於是屠先生便要回報他；第二次是他黃大塊請了兩天假，屠先生便要扣他的工錢；黃大塊懇求他照發薪水，屠先生不但沒有答應，且把他狗血噴頭的罵上一大堆。今朝是第三次居然還當着學生的面，這可使他吃不消。而且他黃大塊也是一個中學生，當過三年小學校校長，可是現在遭了這一手，想到這裏，便不禁眼裏湧出淚水來，既就出了第一顆淚水，而且也給蓬頭髮看見了，於是索性伏在桌上，痛痛快快的哭了起來。

蓬頭髮本意祇想聳動一下黃大塊，却料不到黃大塊居然會哭起來，而且哭得這麼傷心，一面一起一伏的聳動着肩膀，一面烏落烏落的抽搐着。於是現在却輪到蓬頭髮來驚奇了，他不料這麼魁梧而碩健的身體內，也居然藏有這麼許多的委曲。於是他走攏去，貼近着黃大塊，而且用手扳黃大塊的肩，一面安慰他：

黃大塊慢慢的抬起頭來，那時雙眼已哭得飛紅，滿臉縱橫着眼淚，一面抹着眼，一面吃吃的含糊地說着話。蓬頭髮一向對於黃大塊是嫉恨，而且厭惡着的，但現在他歪着兩隻嘴角，睜着眼，落着眼淚，那種大孩子的哭相，是天真的，脆弱的，因而同情他，而且覺得可愛起來，然而同時，他看出這位大孩子的弱點，因而突然的試開另一面校長室的門，他想乘此跑脫。那扇門，雖然鎖着，却可以在內抹開鎖，很便當的走了出去。這之間，黃大塊就本能的立了起來，倘使蓬頭髮決意跑脫，照他和黃大塊的長矮比例看起來，黃大塊自然也可以在二門之外捉住他，但他却也重新因為黃大塊的起立而停住了腳，因此黃大塊也停立下來了。

「你是不是想重新捉住我？」蓬頭髮側轉頭來問。

黃大塊沒做聲，搖着他的頭。

「那末，和我一陣走麼？」

黃大塊仍舊搖着頭不響。

「那麼爲什麼呢？」

黃大塊不但不要，而且坐下，重新把手靠在桌上，嗚嗚的哭起來。但那意思，一面固然是爲了他心裏的矛盾，——放走，他會挨罵不放，他心裏難過。另一方面，他怕當面着那種不好的結果。所以他俯下頭，任淚水漲滿他自己的眼睛，聽着事情自己去變化。可是一直等到他哭夠，再去看看蓬頭髮時，他還照樣靜默的立在屋邊，而且擺出一副成人鎮靜的態度，在摸着自己的下巴。於是黃大塊立了起來，像趕走討厭的蒼蠅似的煩惱的揮着手，叫他趕快離開去。但那蓬頭髮却反而向他走近來思考了一下之後，跳起來說道：

「現在，我有一個法子，我們留一個字條，說我們去尋他們回來，我們一道走！」

黃大塊翻了翻他的兩顆大眼珠不要，於是寫下了條子，將牠壓在一只茶杯下，走了。

屠先生一出了校長辦公室，就又擺起老架子——挺起腰，上身一仆一仆的，向每間學生宿舍看了過去。祇見學生們的被頭統是摺疊得好好的，這可見他們起身得很早，而且有着預備的。再把連一個教員都沒有碰到的情形，對照起來，明明上自教員，下至學生，都串通在一氣。所沒有預聞其事的，真的祇有他和黃大塊兩個。於是更加怒惱，使他先去了那種平日的紳士態度，在查到最後幾個房間時，他就忘記了先去打一下門，然後跑進別人房裏的老習慣，且將皮鞋頭碰的去踢開門，然後又碰的將門帶弄，震得門枋上吊下一些埃塵和石灰來。

這麼走完了全體學生宿舍，才在一間遊藝室裏，找到幾個在打乒乓的學生。那是運動選手，平時最不用功，常在操場上，體育館裏過光陰的脚色，照樣穿着紅紅綠綠各色的運動裝，把酒透了香水，又搽上司旦康的頭髮，掠得精光漂亮。屠先生雖是瘦得祇賸一副骨頭一層皮，他可是講究體育的，因為這也是美國習慣，他不能不歡迎，而且學生們對他還有禮貌，一看見屠先生氣急敗壞的跑進去，立刻放下手裏的乒乓板，立直了行起禮來。這才使屠先生心裏泛起一陣熱意來。

「祇有你們這幾個麼？」屠先生問。

「還有，他們在圖書館裏。」其中一個笑着回答他。

「好！」屠先生重新返轉身來，收緊他的尖下巴問道：「你們幾個？」

「六個！」

「我給你們寫下來，我要記你們的功，你們到禮堂去，屠先生從胸口裏取記事冊，大概是寫了個6字，便匆匆的跑上圖書館裏去了。

圖書館裏大概也有近二十個學生，但那是屬於另一個種類的，他們有的在翻隔日的舊報紙，有的則俯在窗口上茫然的看四向。要給他們分起界來，那就一半是戴眼鏡的近視眼，一半是不戴眼鏡的本分人，但也

有一個共通性，臉上發黃的，靜靜的，不喧嘩，也不爭論的一種人物，所以能使全個大房子裏，保持死樣的寂靜。

屠先生一屁股坐在閱報的長桌邊，學生們就慢慢的踱了弄來，有的摸着自己的下巴，有的反綁着手，有的摸出手帕來，擦去鏡片子上的噴塵，都用足眼勁，想從屠先生的臉孔上，看出一點事件裏的祕密來。但屠先生的臉上，確乎和往日不同，那個大顎更見突出，於是那下巴也格外尖銳，胸口一鼓一鼓的，臉色由黃裏泛出鐵青來。看這種臉色，可知事情自然是十分危險的，於是弄得他們各個的心裏也嘖嘖的跳了起來。

對於這一種學生，屠先生倒並不是今朝才喜歡他們的，不過今朝格外喜歡些。他匯轉一口氣，然後抹抹頭上的汗水，把手拄在右邊的一隻大腿上，繃起眉毛，向初中三年級的級長問道：

「現在我問你們，究竟是誰主動這件事情的？」

但那回答因是一個寂然的靜默。

「但我想，你們是同學，比我接近，當然會知道些！」

「他們是不睬我們的。」對手回答他。「我們自然也不去管這一些，大概總是那一些人！」

屠先生若有所悟似的唔了一聲。——他自然也是這麼想，所以也並沒有從這裏得着更正確一點的觀念，可是他所接近的就是這一些人，而這一些人也和他一樣，同被屏除在被玩弄的圈子裏，於是抬起頭來，重新去打那些圍住他身邊的許多臉。那却使他驚奇，那却似同個模型鑄造出來的，一種無血色，萎靡而無力

的色調。關於這些，彷彿今朝才被發現似的，他開始嫌惡起來。連想把這些留在這裏的學生記功逼回，也早已忘記。他所記在心上的倒是快點跑回去照一照自己的臉子，有沒有和這些學生同樣的臉色。於是急忙的跑下梯子，正想跑進校長辦公室去，在路口忽然一亮，看見一個着西服的人影，定睛一看，原就是一面掛在壁上，給學生們整容的鏡子，這人影子也就是他自己。

他不能不自己承認，他也是圖書館這些人們中的一個，照樣的沒有血色，萎靡而無力。雖然他也曾自己原諒過自己，倘使他還是一個學生，他也會比現在愛國些，因為他現在是代理校長，兼着訓育主任，他是受着教育當局的直接監督的，他不能亂動；可是現在，他也想到了，他雖然現在仍是學生，也不過和圖書館裏的那些學生一樣罷了，於是懼怕有誰向他追趕來似的，一面裝整領結，一面衝向校長室裏去。

屠先生正因為看了蓬頭髮所留着的字條而生氣，電話鈴忽然在隔壁的電話室裏琅琅的響了三四次，但那電話傳達生却好似在打覺，一徑沒有人去接應。屠先生照樣用腳蹺的踢開門，打算進去罵一個痛快，可是那裏連人影也沒有一個，於是他盛氣的返轉身，打算又碰的合上門，那電話鈴却又琅琅的響了起來。

「找誰？」屠先生粗聲粗氣的問道。

那句話却把屠先生嚇矮了一大段，原來是一個校董打來責備他，叫他把學生們去找回來，這弄得屠先

生無話可回，祇是接連的應了二三十個是，然後退出電話室，彷彿靈機忽轉似的一直衝到號房裏去，把號房王老頭子，一把拖出號房，推倒他，並且騎在他身上，接連給了幾個耳光，把他牙齒血也打出了。

「你爲什麼不關住門？你是放走他們的！」屠先生一面揪住王老頭，一面追問他。

王老頭是早被學生們嚇昏了的，而且他身上騎着屠先生，又吃了幾個耳光，項頸上再被捏住，於是他本能的被殺的豬似的叫了起來，因此躲在各處的校役才聞聲趕到，就是早已起牀，祇是故意闔上房門，不管閒賬的那些教員們，也以爲發生了大禍，不能不各自摸了一出來。然而各人都懷着鬼胎，屠先生又正眼裏綻出血絲，彷彿就要吃人似的，刚好在火頭上，都不敢來拆勸，但既見了屠先生的面，不好意思就袖手跑開去，於是圍團的圍住了那一豎一橫的人堆。結果還是屠先生自己發洩透了，才立了起來。

「我知道的，誰都在作弄我！」屠先生把頭抬向天，罵着立在他身邊的任憑那一位。「現在我們祇有到外面去找學生回來，誰不去找的，誰就是和學生串通一氣的。」

然後屠先生也不管別人願意不願意，就一面叫校役打電話要兩掛汽車，一面把六七個教員統統攬到校長室裏去。而且告訴他們，倘使把學生們一齊叫了回來，那就萬事皆休，不呢，屠先生沒有將那話講出來，頂直截的辦法，自然是要打了他們的飯碗。於是一個個統統被押上了汽車，直向南京路開了去。但等屠先生的汽車開進××路，學生們却早已散了，祇有大批巡捕在那裏巡邏，以及路邊人行道上的幾小塊殷紅的血跡，

屠先生就叫車夫在那裏停了下來，但總不敢下車，祇用顫抖的手指指着車外，唔唔的發出一些不分句讀的話，然後揮了手，重新向前開了去。但自南京路衝到靜安寺路，終於沒有看到一個他們自己的學生，於是又跟幾小隊向南去的學生，從馬霍路空到法租界。可是法租界也尋不到踪跡，才又折回轉來，向開北火車站一帶進行，老遠看見車站的鐵圍棚邊圍滿了人，這才使屠先生透過一口氣來。

但這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的已散到南市去，有的則在開北空場上開市民大會，在車站上的，則是主張到南京請願去的，不過六七百人，其餘是圍着看熱鬧的市民。屠先生他們從人羣中鑽到進口處，却又被崗警阻住了，等屠先生說明了來意，交了代理校長的名片，才放了他們進去。

然而在這裏都是同一模型的學生，要去尋他們是很爲困難的，而且那些教員又祇知道賴在屠先生的身後，不肯分頭去找，儘讓屠先生東望西探的在前領路，有幾個還在半途裏停下來，乘屠先生不見，一溜烟跑了。但結果還是給屠先生找着了五六個。他們是找不着自己的隊伍，而跟着別人到這裏來的，其中一個正爬到鐵棚檣上去看車站的鐘，却被屠先生一眼看見了，於是他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拼命跑向前去，一把捉住了他。

「好！你們！屠先生氣得牙齒發着抖，幾乎是大聲喊了：『你們，你們將別的帶到什麼地方了？』」
然而回答的是靜默，幾個搖着的頭。

人羣擠弄來了，緊緊的包圍了屠先生和屠先生的學生，有的在罵屠先生是走狗，有的罵他是賣國賊，屠先生知道這不是好對付的地方，於是他發下命令，叫各個教員拖住一個，打算先將這幾個拖出站去。然而人羣騷擾起來了，將他們包圍得緊緊的，罵聲也更重了。被拖的學生，起首是被屠先生的罵聲和臉色，鎮押住了一下子，但四圍的情勢一緊張，他們也跟着用力掙扎，有的是教員故意鬆了手，乘機溜了開去，而被屠先生捉住的那一個，竟然大聲的喊起救命，這不能不使屠先生自動放下手來。

正是屠先生放下手的時光，站門外又起了洪大的呼聲，不斷的學生羣，蜂樣的衝了進來。有的走鐵門，有的竟拔着鐵柵跳進來，其中就有屠先生的學生，他們喊着口號，踏着整齊的步子，向鐵柵旁走來。而當前的一個，又正是黃大塊，他拆開闊嘴巴，兩個嘴角快要拖到下巴上那麼的笑着，後面是擁着他的許多學生。

黃大塊第一個扳上鐵柵時，屠先生正立在他的前面，舉手就是一拳，正正打在黃大塊的鼻樑上，黃大塊馬上向後翻了出去，而且標出血來。虧得後面的學生給他扶住了，給塞上了鼻孔，馬上又把他擁到鐵柵上，而且再打算把他抬過鐵柵去。但這一回，黃大塊看見屠先生了，學生們也看見了，正是黃大塊長縮着想掙扎下來的時候，後面的學生們喊起來了。

「擁護黃先生，打倒屠XX！」

馬上，黃大塊模糊的一張大血臉，也正對着屠先生。他屠先生，從沒見過這些兇暴的人羣，經過這麼險惡的環境，也從沒這麼的在大庭廣衆間倒過這麼大的霉，於是他把握不住自己，就當場癱倒了下來。



沙漠中的火花

舒羣

在內蒙邊區上的一個小地方，以前沒有人詳細調查過究竟有多少住戶，可是旅人都記得那一系列一列的蒙古包，鹼土堆起的小泥房院落，並且有一所極大的兵營，所以從兵營看來，常使人想到駐兵的數目，要比住戶多在幾倍以上，而且是中國兵，雖然那里是蒙古的地方，蒙古的居民。

經過幾個月的砲火熄滅後，那里處處都變成了一片燒焦的土粒，細碎得已經辨認不出是瓦質，是鹼土，是磚面，或是其他一些什麼東西；總之，與這裏的沙漠混捲起來，也正如沙粒一樣。不過，也有幾塊完整的磚塊，未燃盡的板扇……以及散落在各處的無數彈筒……那早已被人拾去了。遺留下來的，也祇是散落在邊角上的幾所傾斜的小屋，孤另的牆壁，已經經不起任何力量的摧毀，甚至一指的觸動，也許在天氣突變的一天，被一陣暴風捲盡了，捲到那裏去了呢？怕是永遠不會知道，因為那里祇餘下些露宿着一團驚得失去了知覺

的老太婆和不中用的孫子，此外，全是新來的異族軍隊，不是中國的，他們自稱——「太軍。」

自從枯燥的地面遭了雨淋的那天，有一張新佈告在一面半截的牆角上貼出之後，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那些壯年人，穿着破舊的衣服，每個人都束緊一條腰帶，腰帶的色調很新奇，似乎在買的時候，經過了一種選擇，特意來配合自己拖到地下的長袍，每個人都戴着與自己頭頂一樣大的半球形的毡帽，有的，鑲着素色的細邊，有的，恰在帽頂上繡了一朵團花。每個人都企圖擠到近佈告的前邊；可是誰也不肯讓出一個位置使自己面前再加多一個人。所以祇是一個推擁着一個，不住地湧向前邊去，又湧向後邊來，好像海風捲起的浪頭。

「喔——喔！」

漸漸地近了，仍是：

「喔——喔！」

野獸一般的鳴叫，突然，使每個把頭轉開去，立刻又轉過來，他們互相地望望許多人同樣地說了一聲：

「阿虎太又來了。」（阿虎太，蒙古語，即野獸）

雖不是野獸，但是，這個阿虎太的肢體，確極相像野獸那樣的粗大，蠢笨，黧黑……他深陷的兩頰脫出去的那個大嘴的面孔，恰與豬頭彷彿，而且，並不比豬頭聰明些，或是純白些。他就是搖動着那個笨重的頭，漸漸

跑到佈告前的人叢邊他全身的衣服與別人不兩樣。然而他的吼聲，在別人的耳旁叫來，比獸叫更要震動耳骨而發抖起來。

「喔——喔！」

「他媽的！」

人叢稍稍飄動一下，在那種低低的咒罵聲中，有厭惡，也有恐懼。

阿虎太把一個大拳頭舉起二叫：

「喔，散開些！」

於是人叢間自動地裂開一條縫隙，讓阿虎太走進來，然後又縫閉了。

他站在最前面，臉皮已經快觸到佈告的紙張擺搖着割斷了許多人的視線。許久他又把身子盡量轉過

來問：

「什麼事情？」

「不會自己看麼！」

有人這樣回答，使阿虎太暴躁起來說：

「你不知道我不認識字麼！」

「知道你是誰！」

阿虎太下垂着的右手，手指漸漸地曲捲起來，合成一個牢牢的拳頭，伸給與他對話的那個人。於是又有
人伸出兩隻手握住他的拳頭，慢慢地給他送回身旁，等到他手指伸開之後，拍拍他的肩說：

「得了，我們的英雄！」

阿虎太立刻吐出一口笑聲，注視着說：

「啊！是你啊，是薩達爾圖啊！」

「你還認識我嗎？」

「怎不認識！」

「怎麼認識呢！」

「得啦，老朋友啦，怎麼不認識呢，不是前幾個月我們打過一架嗎？你忘了嗎？天快黑的時候。」

「好記性！好記性！」

「我都記得啊，讓我看看你的手吧！」

阿虎太把薩達爾圖的左手拖起，拖到自己的胸前尋視着，尋盡了手背，手心，以及手指的夾縫，終於沒有尋出什麼來。他的眼睛剛剛向上翻動了兩下，立刻又扯出薩達爾圖的右手來，在腕骨上有着一條極大的疤

痕，新生的皮肉沒有補滿疤痕的缺陷，周邊仍凝結着血絲。他輕輕地用手指摸試一下，却使薩達爾圖怪叫一聲，所有的人都起了一陣小小的驚奇。他的臉色突變成紫紅之間的一種顏色說：

「我對不起你，我不該用刀子啊！」

薩達爾圖沉靜下來，一直許久才問：

「你從那里回來？」

「你從那里回來？」

「我先問你！」

「白廟子。」

「你想做什麼？」

「想做什麼？你看看還能做什麼呢？好好的日子不讓過，他媽的，偏來打仗——」

薩達爾圖的手掌貼住他的嘴，好使他不再吐出話來。但是，他把頭搖開，仍是說：

「怕什麼，誰敢不讓說話！」

「忍耐些，你這阿虎太。」

「忍耐呢，住什麼吃什麼？」

於是，薩達爾圖給他讀起佈告來。

佈告上說是什麼順天安尼……什麼想造成東亞的樂土……所以注意建設，招募工人，工資由三角至一元……那全是蒙文寫的，不過最後的年月日上有一「昭和」兩個字。

時間已經是下午，湧動的白雲間，沒有一絲陽光流走着，彷彿在這搶奪的世界，太陽也被人搶奪去了。人羣漸漸地散開。

又漸漸地集合起來。

不過，那是在另一個地方了——沒有房屋，也沒有院牆，祇是一座未被燬燬的門洞，並不怎樣高，却很少有那樣長，長得像一條夾道。那是不知曾遭受過多少彈粒，兩面牆壁上遺下無數未穿透的細孔，但是以前所塗下的白粉，粉上的藍色字跡——天下為公——去除一字模糊了，餘下的，仍是看得很清楚。由門洞的兩邊引開四條麻繩，引長到七八百尺的頂點，連成兩條，被釘在許多距離相等的木柱上，讓中間圍住了一個極大的圈面，以及許多軍用的帳棚，給養，輜重，砲車，慰勞品……人羣也就是在那里集合起來的；因為人數太多，很難看出比在佈告前是增多些，或是減少些。不過阿虎太與薩達爾圖確是來了，而且在一處談着，談着：

「我想勸你幾句話——」

阿虎太沒等到薩達爾圖說完，便反問一句：

「什麼話？」

「你肯聽嗎？」

「肯的！肯的！」

「你是知道的，這些兵比狼還厲害，你不要隨便發脾氣，那與你的性命有關啊！」

「啊？」

「你肯聽嗎？」

於是，野獸自動地順從了。薩達爾圖又說：

「忍耐些吧！」

「你總是忍耐，忍耐，忍耐什麼？」

「你們爲了吃飯才要做工，也就要忍耐啊！」

「不知忍耐多少輩子啦！難道叫我們的兒子孩子還得忍耐嗎？忍耐到什麼時候才算完……這個也來

管我們，那個也來管我們，把我們弄成木頭人一樣，將來一定弄成死人一樣啊！你信不信？」

「我們——」

「我們總要有一天——」

的。
薩達爾觸動着，使他的話中斷了；處處散佈着的哨兵，有兩個走近他們，雖然他們的語是哨兵所不懂

的。
他們同別人一樣，望望四野，望望自己身邊所有的陌生景色……像鐵釘一樣地接觸着陌生的面孔；有時，也像在風裏飄散的柔絲。當他們所有的人看見從帳棚裏走出一個配皮肩戰刀的軍官的時候，便贈給他一個公認的綽號——「小狼。」其實，狼也沒有他眼睛那樣狠毒。

「到這里來報名！」「小狼」喊着。

他說的是蒙古話，由於字音的準確，聲調的熟練，使不看見他的人，絕不會想到他是在說着異族的話。

他一面望着每個人，似乎從皮肉望進骨子去，一面又在問着每個人的名字，然後用筆記在一個簿子上。最後「小狼」哈哈地笑了，便指點着他寫下的名字，檢點他們的人數，共有一百二十九名，他又從帳

棚里喚出八個人參加進來。他說：

「這里有幾個中國人，也是同你們一樣的工人。他們跟我們的軍隊太久了，比你們能多知道一些，要聽他們的話才好。總之，你們大家好好在一起做，有事不妨大家商量。」

這幾個中國人，沒有一個穿中國衣服的。他們上身是雜色的西裝，下身全是一色的馬褲。雖是短小的肢體，却異常的高傲。每天指示着蒙人的工作。有時一同談起話來也很和氣，意思是常想問出蒙人的內心話來。

不過阿虎太不在意他們，同他的伙伴們一樣，整天聽從着所指定的工作，把堵塞着各處的磚塊，泥土，廢掉的一些雜碎東西，一筐一筐地裝滿起來，或是別人給他裝好筐子，由他的一條扁擔擡起來，由院內擡到院外四五十步遠的地方，不像別人還要把腰縮短些，好讓兩筐隱隱地落地，然後，再把筐里傾倒出去，在他祇是停住一步的工夫，兩手先握住繫着筐子的一邊繩段，把兩肩向上一聳，兩手也隨伴着提高起來，立刻抖動一下，便是空筐了。他擡起三次的時候，別人也祇有兩次。所以「小狼」不停地揮打着的皮鞭，沒有落過他的身上。而且，「小狼」招集工人訓話的時候，常常提出阿虎太的名子，給大家聽，讓大家與阿虎太一樣加快速度的速度。

此後同伴中就有許多流言傳出來，最難聽的是——

「阿虎太甘心做外國奴。」

因為這一句話，阿虎太與同伴們起過許多次衝突，有一次甚至打起架來。每次都是薩達爾圖阻止他；他起初不肯聽，終於使薩達爾圖說出最後的一句話來——

「你肯聽嗎？」

——這樣他才垂下頭，不再去與人家爭辯一句。如果他握緊了拳頭，那時候，也鬆開了。而且常在晚間會

對薩達爾圖說——

「我肯聽吧？」

「我的好朋友。」薩達爾圖許久了，這樣叫他，然後又繼續着問：「你做工，怎麼這樣賣力氣？」

「我惜了，向來就是這樣。不這樣我倒不舒服。像他們罵我，我真冤，你想，我怎麼甘心做外國奴？」

「朋友，你應該看重他們。你想，你做的越快，皮鞭子在他們身上不是落得越多嗎？」

他們幾次這樣談話的，最後一次，阿虎太終於答應了，對於工作盡量減慢下來。薩達爾圖仍是問：

「真嗎？」

當他們談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才發覺身後有一個中國人傾聽着，又彷彿是在監視着。可是他們却不留心，而且阿虎太更放高了聲音說：

「你看，明天！」

第二天確是值得注意的，他們剛剛睡醒來，躺在沙地盡量地把他們佔有的空閒時間延長些，舒展舒展太疲倦的肢體。那時候，就有兩個哨兵聞近來，先叫去了薩達爾圖的名字，然後逼他立刻到一個棚帳裏去。他停了一些時間，彷彿有幾句話要詢問的，但是沒被允許便把他拖去了。

幾分鐘內，大家也騷動過一陣，有人主張，大家一同衝進帳棚去，把薩達爾圖奪回來，有人主張，去指問薩達爾圖究竟違犯了什麼事情……引起哨兵步槍注視之後，大家的喉嚨便是斷盡了絃的絃琴了。

阿虎太一個人走開些，在距離十幾步的地方來去地踱着。他拋出的每一個步子，都是沉重地落下，使地上的沙土留下他深深的腳印。

早晨的風，仍是清冷，一陣一陣地飄走着，給他們帶來薩達爾圖的消息——在帳棚裏的聲音。

「你說！」

「什麼？」

「是你說的不？」

「不不！」

停止了追問的話，便傳來了薩達爾圖的叫喊，一聲比一聲低降下來，在不斷地呻吟着：

「留情啊！……你們是強國，你們是文明的國家啊！……留情吧！……你們是強國，你們是文明的國家啊！」

……

「你說！」

「說啊，說啊……」

「你說，是不是你說阿虎太甘心做外國奴？」

阿虎太三個字被人呼出來的時候，大家全死靜了。祇是阿虎太自己停一停；他踱着的地方，已經是模糊

的地面。突然他看見了薩達爾圖從帳棚裏被拋出來——像一個人拋掉了自己最厭棄的東西——隨後走出兩個哨兵和「小狼」。同時「小狼」仍在指問着：

「你說！」

薩達爾圖却是一堆溼泥了。他的血流充塞着每條脈管，膨脹而且加快地在流走。最是他那兩頰已經紅腫得添補起他原有的枯瘦；眼睛突變成兩個肉泡；然而肉泡間祇裂開一條縫線，露出眸子來。他用一手撐着地面，起勁地把頭揚起些，那種模糊的動作，似乎仍在未睡醒的朦朧中。

然而「小狼」仍是繞着他的身邊轉走着，逼問着。在「小狼」那種堅絕的神情上看來，可以知道這露天劇場上，將要再展開一幕。

「小狼」用手指發出命令，兩個哨兵伸出了兩隻皮靴腳，一隻踏着薩達爾圖的腰背，一隻是落在腰腕上，他的皮鞭任意地抽打着——因為皮鞭下已經是一隻羊羔了。

「你說，叫阿虎太減少工作，是你，不是你？」

最後，薩達爾圖點着頭，一切都承認了，如果再加重他的罪名也許不會否認。

於是，哨兵把薩達爾圖緊綁起來，使他不能有絲毫自由的動轉。

此時，已到了上工的時間。「小狼」便揮起皮鞭，好使工作立刻開始。

他們一步一步不移開，一步一步地離遠了薩達爾圖，雖然他們的眼睛仍是逼近着薩達爾圖。

然而阿虎太却停留着不動。前胸漸漸地凸高，高到快裂開了。當「小狼」喚他的時候，他瘋狂了，呼出一片瘋狂的叫喊：

「薩達爾圖不是人嗎？薩達爾圖不是人嗎？……他是工人，他是人，他是憑自己的力量賺錢！……他不是誰的牛馬，誰也不應當這樣待他！……」

他一個人衝開，衝向薩達爾圖那里去。「小狼」追趕着他，剛把皮鞭揚起，所有的蒙人完全奔跑過來。「小狼」呆住了；不過哨兵的食指，都貼住了自己槍枝的引鐵。

「小狼」應付這種突變，也祇有擺出笑臉來，招集全體蒙人訓話。所說的，也不外安慰他們，勉勵他們，使他們恢復了日常的工作。

同時，薩達爾圖也解脫了他所遭臨的苦難。不過，在他身上那沉重的傷痕，却不是幾天所能養好的。所以幾天之後，他仍是在呻吟中，躺在露天的地面上翻轉着。他身上裹着同伴的幾條被子，在頭前放着一個杯子，被風送來的沙土，落滿杯底，一粒一粒地已經落起一層。他自己從沒有動過那杯子，每次都是阿虎太偷偷地跑過來送到他嘴旁，如果阿虎太的工作迫忙或是忘却的時候，那麼，他便望望天邊，以及天線下遼闊的曠野。等到他不能再多忍受一刻的乾渴，就加重了幾聲呻吟，或是順便吐出幾口長長的氣息。不然，也便在自己磨着

「我遭難了；可是我犯的什麼罪呢？」

如果阿虎太聽到這種模糊的聲音，便立刻跑來把杯送到他的唇邊說——

「怎樣？[？]路勝還不能動彈嗎？」

他模糊地答應了幾聲。

阿虎太用許多話，甚至到氣憤，堅絕地主張去要求「小狼」把他移在帳棚里。他却說——

「忍耐些吧！」

有時使阿虎太反駁了他，他便說——

「你肯聽嗎？」

於是阿虎太離去了。

他望望阿虎太的背身對自己說——

「好人！」

但是別人對於「阿虎太恰是相反；都默認了他是一「好人。」說那次薩達爾圖的遭難，完全是他告發的，好使「小狼」歡心；他以後所表示出的種種同情，正是怕人家猜出他的祕密來。雖然阿虎太也做了幾次的

辨白並且自動地減慢了工作的速度。

不到幾天的工夫，「小狼」就派給阿虎太另一份工作。叫他同一個中國人去修理門洞的牆壁，刷洗着一切所有的字句，重新塗上另一種色調。

他們兩個人已經快做完了一整天的工作，也沒有說一句話。僅僅是互相地望望，然後，又繼續起自己的工作。當要塗抹「天下爲公」的幾字時，是要他爬上木梯去；然而木梯老朽得時時有折斷的可能，他便向那個中國人望了一下，想想才說出來的一句中國話：

「喂！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中國人說出自己的名字；說得絲毫都不清楚。阿虎太祇聽見類似趙德兩個字的字音；於是他又重問了一句——

「趙德？」

那個中國人默認了。

「然後給阿虎太扶住木梯，讓他隱隱地爬上去，他的豬毛刷剛觸到「天下〇公」的「天」字上，又停下來問：

「這是什麼字？」

「天——」

趙德搖起頭來。他匆忙地追問着：

「這是中國字，你怎麼不認識和我一樣？」

「你說的……中國話怎麼太好呢？」

趙德是用蒙古語問的。同時，無意中也引起他蒙古話的回答：

「哼！我以前在中國地方多少年啦。這里也是有許多中國人住。我常和他們有來往。他們以為我是中國人呢！」他望望趙德又說：「你說的蒙古話太壞，我們差不多都聽不懂！」

「我能聽懂你們的。」

「我們都說中國話吧！」

「說蒙古話吧！」

「你說的不好！」阿虎太改用中國話說。

「啊啊！」

「我擦掉這中國字，你心不難受嗎？」

趙德不回答，臉上也沒露任何的感覺。所以阿虎太輕蔑地說：

「你這樣的中國人啊！可是我到痛快！」

他一下就把「天」字抹去了一半，眼角與嘴角全笑得裂開了，可是他望見哨兵又失意地收攏起來。

趙德憤憤地回答他幾句中國話，那比他說的更不熟練。

不過，一天一天地久了，在他們中間多少也會積起些友情來，至少不像從前那樣陌生。趙德常把從軍隊那里分得的慰勞品——櫻花牌啤酒，與他飲起來。

有一天，在黃昏里，他看見趙德正同那幾個中國人飲酒；每個人身邊都放滿着空瓶。他走近些聽見他們高聲地談着；他便退回幾步。那時候他發覺了他們的談話，沒有一句是他所能懂的；可是他已經被趙德看見，並且向地搖着手。於是他走去了；他們的話聲也立刻就停落下來。

「你們才說的話，我怎麼不懂呢？」阿虎太用中國話問。

「我的說的不好？」

趙德說完了，他們又繼續着說了幾句中國話，也是同趙德說的一樣：在聲調上，非常直便，字句也太不全。然後，在他們的醉意中，起來一陣癡笑，一陣阿虎太所不懂的話。

從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哨兵走來對阿虎太說：

「什麼你的他們喝醉的有去吧？」

但是他却問：

「他們不是中國人吧？他們是那國人？」

「『八個牙路』（混濁的意思）」

他看哨兵是氣極了；雖然他不懂「八個牙路」。

從那天起，他的同伴完全確定了他是一「奸人」。原因是有人看見他和哨兵商量過某種的預謀。因此，他舉起過幾次拳頭，終於被薩達爾圖的話——

「忍耐些吧！」

——打落下來。他一直等到薩達爾圖健康了，他才說：

「你忍耐吧！我要去了！」

但是「小狼」拒絕了他辭工。並且對他說：有命令傳來，四外的蒙匪太多，最近要把他們改編軍隊，一面去剿匪，一面完成那條××鐵路……

過了幾天，在門洞上飄起一面新旗，很簡單，祇有兩色：紅色旗面的中間，縫補着一個白色的圓球。

漸漸地那面新旗又飄上了旅途。

旗前是遠闊的天和遠闊的曠野，邊與邊連結在一條弧線上。天，祇是雲片，雲團，幾乎全是灰色，白色的都

很少看見，滾着，湧着，像廣茫的海洋中，有一隊鯨魚泳過，使海洋飛起一片片的一團團的浪花，水滴，泡沫。地上呢，盡處都滿着沙灘，蛤土堆，所以幾叢荒草，在這裡看來，也是極可尊貴的珍品……旗後漫延着幾里地長的隊伍。最先是「小狼」騎着一匹斑馬，其次是「小狼」的軍隊，砲車隊，「勒勒車隊」，（蒙古的一種載重車，相像中國北方的載重大車。製作的很簡單，也不像載重大車那樣結實。）最後是新編的隊伍。全是灰色的軍服，不過馬褲在每個人的腿，都是有着相當的不合適，有的瘦小得結不起扣子來，有的又太空鬆，疊起許多的皺摺——由膝骨到腿腕；總之，他們每個人的每條腿上都束緊着兩條布帶，一條在腿腕上，一條在膝骨下。他們每人拖帶一枝三八式槍，一個步子連結着步子，在進行中。

「還有多遠？」

有人這樣問了之後，又有人回答了：

「走吧，小伙子，早呢！」

「我們爲什麼遭這份罪？」

「走吧！」

「我們爲什麼去打我們的蒙古人？」

「走吧！」

「我們應當——」

「走吧！加小心阿虎太！」

阿虎太高大的肢體排在隊伍的前面；不知來處也無去處的野風吹打着他，使他的眼睛祇留着一條縫線，轉視着什麼。有時他脫開隊伍，望望身旁鋪好枕木的路線。於是就有呼聲響來：

「阿虎太歸隊，要守軍紀！」

那是趙德的聲音。趙德的肩牌上比他多了一條金線。

阿虎太聽了讓牙齒磨出些聲響。於是薩達爾圖勸慰他說：

「你的脾氣，總是這樣不好。你看那裏有你的朋友？」

「我不要朋友！」

「可是人家把你當做好細啦！」

「瞎眼的東西，不認識好細！」

全個的隊伍不停息地行進了三天，才達到預定的地方。

在開始工作的第一個晚間，就遭了蒙古土匪子彈的警告。

「小狼」有命令下來了，叫他們嚴密地防守着，不許未築成的路線內發生一絲的騷動。

當「小狼」檢驗槍枝的時候，恰好有一人的槍彈走火了，然而「小狼」却認爲那人是有意的圖謀，立刻被他槍殺了。

兩點鐘後，他們都集攏起來了，正在商量一件事情：

「我們不能這樣的生活啊！」——

「都是一樣的人，誰怕誰！」

「弟兄們，到時候了，我們也該翻翻身了！」

「我們要先指出奸細來！」

許多人，喊叫着，最後又是許多人同樣地回答：

「阿虎太！」

「我擔保絕不是他！」薩達爾圖叫着。

阿虎太推開了薩達爾圖衝過去與他們撕打起來。

在這時候，「小狼」從帳棚裏走出，才平靜下來。阿虎太的眼角落着血滴，他的手腕被薩達爾圖握住，他喊着：

「怎麼，你還叫我忍耐嗎？」

「是的，你不能忍耐啦！」薩達爾圖望着暴露曠野上的同伴屍體，又向所有的同伴叫起來：我們都不能忍耐啦！可是阿虎太絕不是奸細——

突然，有人喊了一聲：

「趙德才還在這裏，現在怎麼沒有了？」

恰好，趙德從帳棚裏走來。

「小狼」的喉嚨快喊裂了，也沒彈壓住他們的騷動。而且阿虎太拖着槍枝向趙德奔去問：

「你說你是那國人？」

「八個牙路！」

遠處蒙匪的彈聲響近來，「小狼」已經沒有餘力再去顧及他們，他祇是不住喊着：

「開槍！」

所有的蒙人，彷彿絲毫沒有聽見，不轉動地望着：阿虎太的彈粒讓趙德安靜躺在地上，阿虎太被幾個哨

兵擒住了。但是「小狼」仍是在下命令：

「開槍開槍！」

薩達爾圖終於開了第一槍，後來才連續地響起來了，然而瞄準的方向不是蒙匪，而是「小狼」與「小

狼」的哨兵。



禮物

黃峯

和羅彬這傢伙在「塊兒」生活，談話，甚至走路，總是够味兒的！在最近的一個晚上，他對我講述了下面一件含有民族間的愛情、尊敬和團結意義的實事——

是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唔，不錯的吧，這日子，我是把它當做重大的紀念日似的，一輩子也忘不了。

那時我正在遊擊隊裏擔任一些工作。你知道，我是生長在吉林東部的人，所以加入齊安縣的一個極端落

鄉地方的部隊，那是很適當而且切實的，那地方，雖說是落鄉的，但這不過是爲了我們的遊擊隊易於隱蔽，也就是說，爲了使我們的軍事進行得順利些，並不是說我們只是像假裝嚴武的狗子一樣，伏在洞內亂咬一陣便算完事的。我們每天在計算着，用什麼戰術，什麼戰略，使我們們可以一步步地逼近我們的目的地齊安縣城。

齊安是滿佈着敵人的軍隊的要隘，確實的人數，據我們所得的情報，總在三四萬以上。他們佈防得很嚴，說

是每十步放着步哨一個。這還不算，他們在後方，還有司令部。他們的人數，自然是比我們的多，他們的器械，大砲啦，飛機啦，機關槍啦，樣樣都全備，而且是最新式的。我們伏在叢莽中，抬頭便常常望得見敵機在半空中盤旋不去，似乎在偵察我們的蹤跡，哦，假如我們那時有高射炮，那多好！來一下，把它打落下來，那就多好！聽說他們把機關槍也是架好在離開我們十幾里路距離的山野里，只是一炮一炮隨便放過來，不顧其他一切似的。

地面上，因為多雨的關係，泥濘是高一堆，低一堆的，人的脚印都很明顯地踏成了一個個的低窪。我們的人馬，三三五五地散在各個隱蔽的地方，叢林中，泥濘里，風里，雨里，到處埋伏着，不知道的人會以為我們是已經被打死了的兵士，全無人氣似的。是的，我們受着這麼大的野風吹打，受着時刻不停的大雨的侵淋，受了飛機大炮連日的猛攻，體溫都感覺到不足了，我們便把各人的身子擠在一起，這樣似乎漸漸地增加了一些暖意。肚子里，

一連好多天就沒有塞進一粒米穀，不得已就吃些草皮充充飢，但身子終覺得有點支持不下去。泥濘的路已經不容易走，加上風雨又大，滿空又黑，怎麼得了？沒法找到柴火，也沒法找到熱飯熱茶。爲了這，我們就得戰，打進了城，打退了敵軍，我們就找得見光，光就是火，火就是熱，熱就是生命呵！我們這樣估計着，得到了不小的安慰和喜悅。

是的，我們要戰鬥下去，不斷地前進呵。肚子是更餓了，體溫是更低了，但是必須向前，向着前面的村鎮，向着前面的城市，去取得我們本來是我們所有的村鎮和城市。我們的精神在大隊的呼號和吶喊之中重新恢復了一部分了。

「你是太疲倦了吧？」接着，我們里面的一個，就彎腰屈背地，連雙膝也曲了下去，蹲到泥路上，好像一個大蒜似的插在那里——死了。

我們大家把我們的戰旗，蒙住了他的剛冷却的屍

體，又罩上了他的臉部，默默地替他舉行了最簡單的葬禮之後，我們就再接再厲地走向前路。

「上前去！你們看，前面離我們這里五六里路的地方，不是就望得見一簇叢林了嗎？那里，林子里，一定就有我們的同志們在那里了。我們走吧，路雖是艱苦的路，是荊棘的路，但必得走過去，一到那里，我們就可以休息一下。上前吧，上前吧！」隊長對我們說。

「是的，是的，我們要上前去！」大家的回覆。

「你們說得不對！我看，那邊也許是我們敵人所在的地方，我們要準備起來呵！不要太樂觀呵！」突然，有人放了這種可怖的空氣。

大家不覺沮喪起來，有的簡直蒼白着他們的臉色。海一樣的寂靜。

「準備？朋友們，那是很對的。我們隨時隨地都要準備的，而且都在準備着的。只要我們有準備，有抗敵的準備，我們就是樂觀也不打緊。你們之中難道有要叛變的

人嗎？我們在這次出發之前閃射了的決心到那里去了？策略到那里去了？戰術又到那里去了？自然囉，我們並不是什麼天生天化的天兵，也不是什麼神出鬼沒的神兵，這些，我們都不相信的。我們只是貧苦無告的人們的結合，我們是從破落了農村中來的種田人，我們是失了祖國的兒女們，這些，我們一定要記着。我們的結合，目的就是一個：要打退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隊長正待透一口氣說下去的時候，我們全隊的人便高喊起這個口號：

「打退我們的敵人！」**打倒××帝國主義**！」
隊長不等口號停止，便繼續着說：

「我們還得認識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固然是我們的敵人，可是**××**的人民却大抵是我們的友人。我們憎惡**××**帝國主義，但我們決不憎惡**××**的人民。**××**的人民却是我們的友人，是值得我們愛護，尊敬，團結的。**××**的人民不正和我們一樣是**××**的

貧苦無告的人們的結合嗎？不正和我們一樣的是從破
落了的農村中來的種田人嗎？我們是失了祖國的兒女
們，他們不正是拋別了國家和民族的兒女們嗎？朋友們，
聽着吧，爲了××的人民，我們應該認它爲兄弟一般的
民族；尤其是對它的人民，應該認他們是我們的兄弟，甚
至較兄弟們還親切，還可愛。」

「Eh——Eh——」隊里的朋友們都這樣喊着，
表現了全體一致的同情的歡呼，接着是打成一片的鼓
掌聲，雖則是爲體力不支的緣故，感到相當的低弱。

隊長終於又打起了精神說道：

「我們對於這些××的人民，爲什麼要害怕呢？害
怕些什麼呢？我們和他們，不是很可以攜手前進的嗎？他
們何嘗願意別了父母、妻子和兒女們呢？何嘗願意別了
他們所寄託着生活和情感的故國呢？他們和我們，正存
在着同一的要求：打倒××帝國主義呵！朋友們，我們勇
敢些吧，努力吧，前進吧！在這時候，要是我們之中還有人

要打消我們的戰鬥的勇氣，動搖我們的勝利的信心，那
麼，若不是卑怯，便一定是叛國！」

那時我就回答着說：

「不錯的，隊長的話說得完全正確，我們的勝利，只
在於我們自身一致團結。作算我們的前面，就要接觸到
敵軍的戰線，我們也絲毫不用害怕，應該上前去，對我們
的一切同運命的人們，無論是中國的也好，××的也好，
都可以說服他們，聯合他們，使他們的力量和我們的力
量匯聚起來，打倒我們兩大民族的共同的敵人——×
×帝國主義！自然，在這樣的猛鬥過程里，我們難免有犧
牲的地方，方才已經被指出了，我們並非天兵，也更不是
神兵，我們決不能僥倖地懷着我們不死的幻想，却應該
抱着必死的精神去進行我們的艱苦的活動。只有懷着
必死的精神的人們，才有不死的前途。反過來，自以爲可
以不死的却一定就是必死的。朋友們，我們應該前進！」

隊里還有人補充了我的意見說：

「假如，上前去了，我們遇着的是自家人，不更有希望了嗎……是的，我們應該抱着必死的決心，去實現我們的目的。現在正是我們一致努力的時候了，絲毫無須畏懼，也用不着沮喪，我們的前途是最有希望的！」

突然之間，砲聲響起來了。

大家都證實了前面的叢林中是敵軍的陣地。

響了一下以後，連續地又響了五六下。好吧，我們都拿起槍來，把槍口瞄準着敵人的所在地連射了不少的子彈。

遠遠地望過去，陰暗的天空下的樹林那里，烏黑的煙焰正在向上飛騰。林中棲息着的老鷹，一個又一個的飛起，像一絲絲的黃塵從馬蹄或車輪下揚起的一樣。

我們所有的唯一的瘦馬，聽到了隆隆的大砲聲，聞到了敵方的煙焰，便東一跳，西一蹶地好像已準備着人家騎上牠的皮包骨頭的背上去，迎頭痛擊的樣子。

隊里的同伴們，一起動作起來，嚴肅地，沉着地，靜寂

地。

連戰了一夜的結果，敵軍退到了那邊的叢林以外的十里路光景。

我們，抱着必死的決心，迸着殘餘的生命，追趕了上去。

這邊是人馬的殺殺的呼聲。

那邊是亂兵的奔騰的雜音。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那就是六月廿四號的早上，在離那樹林還有一里路光景的地方，我們在行軍所過的草野里，突然發現了一具死屍。

「誰呀？」

大家都不認識他。

是我們的同胞嗎？是我們的敵人嗎？——也無從證實出來。

從他的面相上看來，大家終於斷定他不是中國人；從他所穿的和服上看來，分明是敵軍無疑，而且是敵軍

的軍用車的駕駛員。

「可是他怎樣死的呢？」大家發了這個疑問。

我們俯下身去一看，那是被子彈穿入了胸脯而死的。有人說，或許是被我們這方面的子彈打進了的，那時，因為亂陣之後，來不及把他運回，所以棄在這裏的。有人說，那說不定是因為他有轉變的嫌疑，所以被他們一夥兒槍殺之後棄掉了的。議論是紛紛的，一時竟不知道那一個才是他致命的真實原因。

爲了追究這屍體的起因，我們都在路傍駐了一回腳。

「搜一搜他的身上吧，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隊長出了一個新的主意。

搜了外衣袋之後，隊里的人回答說：

「什麼都沒有呢！」

繃着眉，呈現着驚奇的表情的人是很不少的。

有一位叫李清的，說道：

「那麼搜搜他的內衣吧！」

「哦哦！有了有了！一個表，一串鑰匙，一個銀幣，原來是在他的貼肉的衣袋里！」

「不，不，衣袋里還有血——新鮮的，殷紅的血！」

「還有一個紙條兒，血染了的紙條兒！」

我們爭着看了，那上面寫的是他本國的文字，可巧我們隊里，有一位倒是識得一些的，便把它翻譯給我們聽了：

「親愛的反X人民軍和一切反X遊擊隊的同志們！

我送給你們一個小小的禮物——六萬發子彈以及許多手榴彈和炸彈。我願意親自告訴你們X×X×黨和勞苦羣衆對於你們民族英雄對於我們至親至近的全中國人民，對於我們一起反對X×帝國主義強盜的光榮的中國兄弟們，對你們無限的愛情，團結和尊

敬。我等了許久，可是不能再等了。我已聽到了追來的X軍的槍聲。在這種形勢之下，我能够怎麼辦呢？我不能够而且也不願意回到XX軍隊里去，所以我決定結束我的性命，給你們留下一個小小的禮物。我不知道你們能否得到它。我只有希望你們得到它。

請接受我忠心的握手吧！

此致 同志的敬禮！

你們一個口口口口口的同志

二二六 一九三五

當我們傾聽着這種傳說一樣的偉大行動的時候，大家都愕然的，對這位異國的同胞的自殺行為表示了最深切的痛悼。眼淚從各個人的眼框內簌簌地滾落下來，晶瑩得像連珠一樣。

沉默的痛悼過後，紛然的議論又起來了。

隊里有一位說了：——

「可憐這一位車夫，找來找去，還是找不到我們；不過，也有可以安慰這位死者的靈魂的地方，就是：我們總算是找到了他——連同他的巨大的禮物：六萬發步槍的機關槍的子彈，許多的手榴彈和炸彈。」

「他的自殺，實在是最誠真的偉大的犧牲！」另一個人一邊批評着，一邊眼中充滿着淚。

還有一位補充着說：——

「這里是現實的地證明了方才隊長以及各位朋友們所說的話都是全然的真理。朋友們，我們流淚，是沒有用處的了，那信中不是說敵人是追了他，他才決心自殺的嗎？我們爲了死者，爲了自己，難道還不反追一下嗎？朋友們，上前！上前吧！」

他的禮物的力量，使我們終於在那一次苦鬥中擊破了敵軍的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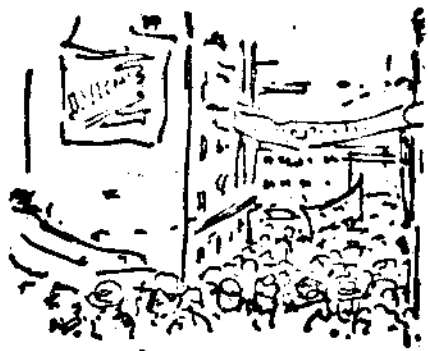
這故事雖不是這樣簡單地就可以完結，而我們以

後的事自然還很多哩，可是，我現在所講的，不過是一個
插話吧了老哥，倘如你不厭煩的話，我倒還要引進幾句
話來，那是在這故事發生以後別人從這件事實上所歸
納出來的：「這不是一個偶然的行爲，而是一個有歷史
意義的行爲。它反映了遠東兩大民族間的相互的愛情，
尊敬和團結……」——老哥，這些話，你以爲怎樣呢？
夜是很深了吧？我這故事，也好趕緊結束了。是呵！
樣就得了吧。

朋友！以後再談。

一九三六年五月草





火焰

徐懋庸

—

濱海縣縣立初級中學的會客室裏，正在舉行歡迎從上海來的明光大學學生救國宣傳團的宴會。團員八人。一縣中一的校長魯心傳作主，教務主任和三年級級任作陪。

二十五支光的電燈，通過塵黑的燈泡，發着微弱的黃光；照明一席的，倒是那用燭油鐸住在檯面上的兩支洋蠟燭。

菜已上得差不多，大家都覺得飽足了。從頭就獨個地喝着酒，談着本校的一切的校長，這時也住了口，燃起兩根火柴把一根擦出火，燃着紙烟，把一根折下頭，剔起牙齒來。他的通紅而多小孔的鼻子向上抬着，半閉

着眼。

覺察了檯面上的寂寞的教務主任，用了他那柔弱得如同生病的女人所有的聲音，慢吞吞的發言道：

「各位……酒……用得很少……似乎……興緻不大……好的……樣子……大家……來……發發
拳……高興高興……如何？」

「好哇！」校長突然張開了眼，從口裏拔出紙烟，贊同道。

於是，宣傳團的團長楊如鵬站了起來，把酒盃和筷子向前一移。校長以為他是來挑戰了，正想舉起右手來，不料那面目黧黑的大學生拍了一下掌，用他的廣東腔的普通話演說起來了：

「校長先生和各位先生：我們今天，很感謝，因為貴校對於我們明光學生救國宣傳團，十分優待，承蒙允許我們，在貴校暫時寄宿，並且承蒙賜我們這樣的盛饌！我們明光學生救國宣傳團，爲了，××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九一八，奪去了東北四省之後，最近，又併吞了我們的華北！而且，廣田外相，還提出了什麼，三大原則，要制我們的死命！我們明光大學的學生，爲了，不忍坐視我們的國家的淪亡，所以組織了學生救國宣傳團，利用春假的期間，分頭到各省，去宣傳喚起民衆，一致的起來，抗×救國。現在政府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毫無辦法，所以，抗×救國的責任，完全要我們做民衆的來，負擔起來。我們此次到貴縣來，希望能夠和貴校的同學合作，一同向貴縣的民衆，去宣傳。我們相信，魯校長和各位先生，都是熱心愛國的分子，一定很同情我們的工作，願

意，幫我們的忙的……」

教務主任沒有完全聽懂廣東話，但大意是明白的，他很佩服這班大學生的熱心，於是他誠懇地對着團長說道：

「楊先生的……演說……是很……好的，救國……的確……是……民衆的……責任。但是……敝校的……學生……對於……救國……的……事情……實在……不大……明白。所以……此番……各位到來……正可以……指教……指教……他們……至於……我們……當然是……」

說到這里，他忽然覺得左脚上被踏了一下。他知道這是校長的示意，就立刻住口不說下去。

楊如鵬對於教務主任的又低又慢的本地話，簡直沒有聽懂，經過作爲嚮導的一個濱海籍的團員胡宗華的繙譯，這才明白；於是他對着教務主任點了一點頭。

接着，是級任教員發言了。他今晚上特別鄭重地穿着一套西裝，頭髮也格外光滑，他彈着紙烟灰，露出了兩粒金質的門牙，操着流利的普通話說道：

「諸位，鄙人先要介紹我自己，敝姓鄒，賤名啓忠，說起來，和諸位還是先後同學，十年以前，鄙人也曾在明光母校唸過書的，——唸過半年。因此，今天與各位相見，鄙人很覺親熱。救國問題，鄙人也很贊成。不過，鄙人要請教諸教，華北怎麼已經被X人併吞？什麼叫做「三大原則」？剛纔這位楊同學所說的事情，鄙人不大清

楚說來慚愧，鄙人有五年不看報紙了，因為鄙人覺得中國報紙看起來實在沒有什麼趣味，每天總只是些令人悲觀的消息？」

於是一個左手絡着繃帶的團員，詳細細的做了一個政治報告，最後也報告了上海的學生運動的狀況。

「那麼，這位同學的手臂，也是在示威運動中被那些『帝國主義和漢奸的走狗們』打傷的罷？」鄒啓忠恍然大悟地說。

「怎麼不是。」

「哈哈，一猜就被我猜着了。」鄒啓忠十分得意，分外顯露着金牙齒說：「依我想來，帝國主義實在應該打倒，沒有帝國主義，也就沒有漢奸，沒有走狗了。依我想來，學生運動是正當的，救國實在應該由學生做先鋒。依我想來，我們本校的學生也……」

「楊先生，」突然間，多時不曾說話的校長，出人意外地重新開口——這使得級任教員只好不快地把話縮住了——說道：「上海的這種學生運動，是共產黨鼓動起來的罷！」

這話使一座為之一震，八個團員面面相覷的有一會兒，教務主任和級任教員都同時把愕然的目光集中在校長的通紅而不失其冷峻的臉上。終於，楊如鵬答覆道：

「這個是不對的。這次的學生運動，完全是全體愛國的學生一致發起的運動。在現在，救國是每個國民應負的責任，並不是共產黨鼓動起來的。」

「說學生運動是共產黨鼓動起來的這種謠言，完全是要破壞救國運動的漢奸們散佈出來的。」另一個團員補充說。

「諸位恐怕有所未知，」校長搖搖鼻子說：「照剛纔這位先生所說的情形看來，那完全是共產黨的行爲。有許多不見於報紙上的政治消息，恐怕也是共產黨造的謠言。兄弟也曾參加過救國運動——我這手指便是最大的證據——而且也會革過命。兄弟很知道救國運動的做法，也很知道共產黨的手段，像現在上海的那種情形，完全是暴動，暴動是共產黨的搗亂，不是正規的救國運動。兄弟相信諸位都是純潔的愛國學生，但是諸位恐怕未免上了共產黨的當。」

大家先不去反駁校長的話，却好奇地一齊去看他所伸着的手指。那是右手的一個食指，它的特別的地方是短了一些，而且沒有指甲，指端好像半根油條的尖端，肌肉皺攏，這顯然是咬下過一節的狀態。

級任教師看見大家都在注意這手指，就欣然的介紹道：

「魯先生的這個手指，有着一段歷史，倒也算得救國運動史中的一個小小的佳話。就是那一年……」

「此刻，」校長又突然打斷了級任教員的話頭，舉起筷子說道：「此刻菜已齊了，我們先用了飯再說罷。」

等一會請到兄弟的辦公室裏去，暢談一切。今天的菜很不中吃，怠慢，怠慢！」

說話之間，菜果然早已上齊了。大學生們對着紅燒的大黃魚和大蹄子，實在已經吃不下什麼，只因却不過校長的盛情，勉強淘淘湯吃了半盤飯。大家的心裏對於校長剛纔所說的話很感到不快，但一時又不便辯駁，所以都不開口。教務主任雖然呈着十分瘦弱的樣子，食量却不錯，專心在把一條黃魚翻轉身校長是不但豪於飲酒，也健於吃飯，這時也沒有功夫說話。

只有級任教員却一口飯都不吃，默默坐着，眼光漠然地望着前面的什麼地方，嘴巴緊閉，金牙齒一點也不外露了；好像是受了侮辱的樣子，同時又似乎在深思着什麼。

二

校長室裏的一切情形，都表示着這位校長是一個愛國家和優勝的運動家的房間裏佈滿了錦標一樣，這房間裏也佈滿着各種的鏡框，也有銀盾，上面的字眼，不外乎如下的種種：「愛國男兒，」「救國先覺，」「忠烈可風，」「斷續救國，」「島夷寒膽」……也有寫着「精忠報國」或「殺身成仁」的。有的還寫着長篇的跋語。贈送的人，則有省長公署的科員，本縣知事，教育局長，商會會長……等等。

看了這些，人們其實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是五四運動發生的那年，這位魯先生曾經咬下過一個手

指寫過血書，如此而已。

但是校長先生却照例的要對着初會的來賓，把這一段偉大的歷史源源本本的演說一番。

他興奮地站着，鼻子愈見其通紅。他的左手拿着紙煙，他只用右手的那個具有光榮的歷史的食指，指指點點，上課一般的，莊嚴地講述着。這時他的聽衆只騰了九人，原來級任教員鄒啓忠，已在飯畢之後，說是因爲頭痛，告辭回家去了。

「却說那一年，兄弟還是一個小學教員，就在孫先生所辦的學校裏教書，」他向教務主任指了一指，教務主任就把頭點了一下。「說來慚愧，兄弟那時還是個沒沒無聞的人物。恰好那年的五月九日，城裏的教育界，發起了一個國恥紀念大會，在城隍廟開會。兄弟受了孫先生的託付，本在會場中監護學生。開會之後，兄弟眼看着許多本縣的名人一個個的輪流演說，心裏忽然有了一種感觸，覺得兄弟應該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一則可以救國，二則可以使大家知道兄弟的爲人。那時兄弟穿着一件已經洗得發白的竹布長衫，兄弟就用洋刀割下小襟的一部分，毅然跑上講台上去。跑上了講台，兄弟沒有說一句話，就把這個指頭，這個指頭咬下。那時兄弟痛徹心肝，不禁昏倒在講台上……」

趁着校長暫時停頓的時候，教務主任攙着說道：

「那時候……是我……我把……魯先生……扶了……起來的。」

「不錯，那時孫先生做着主席團，他把兄弟扶起，兄弟也就醒來了。於是，兄弟就用血指在衣襟上寫了「勸我同胞，抵制日貨」八個大字，又寫了「魯心傳囑指痛告」七個小字，這就是那幅血書。」

在許多鏡架的當中，有着一架，當初大家看見的時候，因為美孚燈的光線波及得太少，所以只見白濛濛的一片，不知道上面有着什麼。現在經校長指出，而且特地把美孚燈拿過去照明，這纔看清了。校長所說的那些文句，但是血色已經十分黯淡，分明表示着這已是一種不足道的陳迹了。

校長擎着美孚燈，巡視大學生們的臉孔，看出他們並沒有十分驚歎的表示，他未免露出了失望之色，但是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就連忙放下燈，走到一口書櫥前面，拿出薄薄的八本小冊子，分送給大家。

「這是兄弟紀念那次事情的拙作，請諸位指教指教。」

這是一本石印的小冊子。封面上是上海文豪「天虛吾生署簽」的「九指生著：斷指集」這幾個字。裏面第一頁是「囑指圖」，大概是事後補拍的照片，看上去只見這位校長，笑嘻嘻的嚼着食指坐在兩盆月季花中間，翻轉來便是那幅血書的照片。文字的第一篇是縣知事的序，其次是一九指生自傳，「其次是一斷指救國記」其次是一「瘞指銘」，有一個小標題：「仿顏魯公瘞鶴銘而作」起頭的幾句是「嗟余此指，爲國犧牲，國之不亡，賴爾之靈……」

「那麼，魯先生，還把那節，咬下的指頭，埋葬起來的。」

「是的……那個指頭……是葬在……本校的……校園裏……自從魯先生……任本校校長之後……每年「五九」都要率領本校的學生……向「指冢」致祭。」

「瘞指銘」之後，是別人的作品，除了鏡架上的那些文句之外，還有詩詞。其中有一首五律，寫着「慰弟孫國光拜題」，大家知道這是教務主任的作品了。

校長對於這一篇特加介紹，說其中的一區區「食指，抵得魯陽戈。」實爲最出色的警句。這使教務主任的瘦削蒼白的臉上，泛起了似乎含羞的紅暈。

但是大學生們對於這些牢什更其沒有興味；看看時候已經十點多，於是作爲對於這一段歷史的結論，有一個發言道：

「魯先生的作爲，在十七八年前的確是很有意義的。」

「豈但是十七八年前，」校長不平似的說，「就是現在，何嘗有人做過這樣的事情！十多年來，兄弟每天留心報紙，無論是「五卅」，是「五三」，是「九一八」，是「一二八」，我簡直不會看到有一個寫血書的人。老實說，有這種勇氣的人是不可多得的。」

「這一層倒不盡然，」手臂絡着繃帶的那一個忍耐不住的說，「要說有，那不但咬手指寫血書的，就是切腹，跳海，憂國自殺的人，也很不少。不過近幾年來，由於民族危機的緊迫，大眾的覺悟，這種幼稚的舉動已衰

無意義，所以也不被注了。現在的救國運動，是要組織民衆，自動武裝，督促政府，實行抵抗帝國主義了。」

誰都覺得這幾句話有點不妙。果然，校長的臉上忽然紅光盡斂，慢慢的現出鐵青的顏色。他暫時不說話，似乎在那里自制着。大學生們期待着什麼似的望着他，教務主任也望着他，却呈着恐怖的神色。在一陣沈悶的靜默之後，他忽然站了起來，倒露出冷冷的微笑，心平氣和似的說道：

「諸位，今夜已經深了，且請安息罷。孫先生請你陪同諸位到宿舍裏去，對不起。不過，我要老實告訴諸位，剛才這位先生所說的話，大有共產嫌疑，這是不大妥當的。我希望諸位以後在敵縣宣傳的時候，千萬不要說這樣的話。尤其不要對敵校的學生說。兄弟以爲共產主義是萬萬宣傳不得的。再會，兄弟先要失陪了。」

大學生們咧笑着送校長的退出。待得校長走遠了之後，教務主任這纔幽幽地說道：

「各位……不要……見怪，魯先生的……性情……近幾年來，就是……這麼……剛愎的。兄弟……個人……實在……很同情……各位……的……主張……不過……兄弟……勸各位……要……留心……一點……纔是……各位……被他……猜疑做……共……黨，那是……不大……方便的……」

他的眼中，閃耀着使人感動的誠懇的光輝。

濱海縣的大街，平日是十分冷清的。但是八個穿着西裝或學生裝，手裏拿着旗幟的人物出現，却在不到半個鐘頭之後，就使它成了市日的狀態。口號和義軍勇行進曲，首先吸引了一批孩子和閑漢，商店裏的顧客和營業員，也紛紛跑到街上和店門口了。最後是遠處的居民，也聞訊趕了攏來。

八個人各各隔開着數丈，各各在自己的羣衆中間怒吼着。猶如賽會的時候的許多把戲場和貨攤。

「這個人在講啥東西啊？」

「一眼也聽不懂。」

「這頭聽不懂，到那頭去。」

講「外路話」的宣傳員們的羣衆，發着這樣的疑問，擠來擠去。只有講「本地話」的胡宗華的周圍，人堆越聚越大，內層並無波動。但「外路人」的旁邊，人也還是多。有許多雖然聽不懂，却好奇地玩味着外路話的聲調。

漸漸的，在市民們自己中間，發生了宣傳作用了。

「是講着東洋人的事情！」

「東洋小鬼真可惡，奪了東三省還不夠，又奪去了我們中國的華北了。」

「華北是什麼啊！」

「華北是北京旁邊的地方。」

「草字頭竟不管，讓東洋人把中國的地方奪去。」

「所以我們百姓應該起來打東洋人，否則就要做亡國奴了。」

.....

這些簡單的語句，以電流似的速度傳播着。

待得一批穿灰布制服剃光頭的學生一到，情形就更加活躍了。他們麻雀似的分頭竄入各個蓋莽似的人羣中，聽了一會宣傳員們的演說之後，立刻就變成了一具具的播音機。各種難懂的「外路話」由這些播音機播出來時，也變成本地話了。

這一批，原來就是「縣中」的三年級生。

由於昨晚談話的結果，魯校長藉口校中正在舉行春季考試，不便去分學生們的心，拒絕明光學生救國宣傳團向縣中學生談話。他又在早會的時候，約束學生，不許接近上海來的八個學生。但是當三年級國文考試完畢的時候，級任教員鄒啓忠却說出了宣傳團在大街上演說的消息，並且對學生們說不妨去聽聽。

大街已經擠得水洩不通，後到的人們，站在外圍，豎起脚尖，伸長頸子，在一片喧聲中失望地擠着。忽然，德
大起綢緞店的門口高高地豎起一面白布的大旗識字的人們認出旗上寫着「濱海縣市民救國市民大會」

這幾個大字。同時，一片喊聲逐段的傳來：

「大家向東，到城隍廟去開會！」

列車似的黑壓壓的隊伍蠕蠕地一移動，震天的口號也逐段的爆發起來了。

市民和各個學校的學生，不斷地接長着這救國的列車。

經過「縣中」門前的時候，人們看見魯校長威武地拿着教鞭，守在門口，旁邊還有兩個用竹棒武裝着的校役；校門以內，攪亂着全體灰布制服的學生，緊張似乎要炸破校門。校外的大隊的一聲口號，作了這一堆火藥的導火線，校長和校役的陣線終於被炸開了。三百多學生之外，還有好幾個教員，於是城隍廟的進軍，就更加浩浩蕩蕩了。

組織濱海縣市民救國會。

由縣中學生負責組織濱海縣學生救國宣傳團。

由德大商店員負責組織「X貨糾察隊」。

募集組織義勇軍的基金。

通電主張對「X宣戰」。

要求縣政府保護民衆救國運動。

.....

議決了這許多要案的市民大會散會之後，明光大學的八個學生，在城隍廟的門口，忽然接着了由一個警察送來的請柬，這是本縣的縣長所發的，上面寫着「深博候教，同學弟×××謹訂」的字樣。

在縣政府中，大學生們受着前輩同學的縣長的款待，而且又和那作為陪客的魯心傳校長的同席。席間雖然頗有些議論，但是縣長顧着同學的面子，言語之間一味的讓步着，避免衝突。魯校長也只好勉為謙恭。

直到下午十一點鐘，濱海縣全城已經入睡的時候，八個大學生纔由十六個警察「保護」着，送到預備第二天上午六點鐘開往上海的輪船上去。經過黑暗的大街的時候，忽然在數十步以外發生了一種喊聲：

「密斯忒楊，諸位同學！」

警察們舉起了電筒亂射，大學生們因而看出前面一個屋角邊站着縣中三年級的級任教員鄒啓忠。

「諸位同學，自從你們進縣政府去之後，我一直在衙前等着你們。大概你們現在是回上海去了。我，我從明天起也不能再在縣中教書了。但是在這裏，你們已經點着了火焰了……」

「祝你努力！」

「呸，走開！」

在大學生們的慰勉和警察們的吆喝聲中，鄒啓忠轉過屋角，頓時消失了。

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茅 盾

先講一點從報章上來看的事。

最近蘇聯文藝界起了個軒然大波。不妨說是一文藝上的斯泰哈諾夫運動。」

這就是清算「公式主義」(Formalism)和自然主義的運動。

本來從去年秋，斯泰哈諾夫運動風靡了全蘇聯以後，文藝界中也就起了呼應；然而依據了「斯泰哈諾夫運動」的精神在文學藝術上提出具體的論點來的，我以為不能不推本年三月中開始的清算文學藝術上的公式主義和自然主義的運動。

這運動的導線是真理報上的批評音樂和舞蹈的兩篇論文。論文的主要旨揭出蘇聯的藝術文學犯了嚴重的公式主義與自然主義的錯誤，特別是公式主義的錯誤尤為普遍而嚴重。

立刻就有文學藝術的主要團體開會討論這個問題。蘇聯作家會在三月十日，十三日，十六日，集合主要的批評家，小說家，戲曲家，詩人，散文家，連開了三次的討論會。藝術工作者會也在同時開了兩次的討論會，許多有名的藝術家和文學家發表意見，並宣言自己的作品以前都是公式主義的，此後則誓將和公式主義鬥爭。（A·托爾斯泰說他的最近脫稿的劇本是一清一色的公式主義，「歌手伊瑪·耶烏痕森[Irma Yauzen]投一篇長文到報紙上，說她自有演唱以來都是公式主義，以後她誓必忘記了她的老調，別創新腔。」）

可是在此人人踴躍認錯的當兒，M·柯爾曹夫(Mikhail Kolsov)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自欺的安心，指出公式主義的清算不是大家一陣子認錯就算完事的，而且認錯到說自己是激頭激尾的公式主義者，也未免太「公式的」了。（他舉A·托爾斯泰為例）他說，對於公式主義的鬥爭方在開始，不是在結束。

據蘇聯作家會第三次討論會對於公式主義分析的研究，則謂文藝上的公式主義是發生於作家或藝術家對於他所表現的人生有不盡了然的時候，而這不盡了然則起因於作家或藝術家的與現實生活隔離，——不成爲急劇進展的人生中的活動份子而只成爲觀察者，因爲「只有他自己也是創造時代的要角時，他方能寫出時代的不朽之作。」

蘇聯的作家不是常和工場和集體農場接觸的麼？然而他們的作品還是不免於公式主義，不能以真切的活生活的描寫抓住廣大讀者的心靈；作家會的書記斯泰夫斯基（Степанов）甚至說大多數作家只爲了自己的「消遣時光」而寫作，不爲廣大讀者的需要而寫作。清算公式主義的運動就是要表現社會主義建設的文藝作品在質的方面提高。

我想：我們這里的作品，犯了公式主義的錯誤的，大概也不少罷？我對於我所描寫的人生，就有若干部分是不盡了然的，並且還有頗生疏的，然而我亦大膽寫了。我們這里有一個時期，風行農村破產的描寫，如果把這些作品研究起來，公式主義的批評大概逃不過罷？

可是我們的作家儘管犯了多麼嚴重的公式主義的錯誤，但却確是爲了讀者的需要而寫。讀者需要的對象太多，又因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動，需要的對象也時時變換著，迫切地提出在我們面前，然而我們的寫作條件又太壞了，生炒熟賣，在所不免——這是我們這里公式主義產生的根源罷？

我不想爲我自己辯護，然而我要爲我的同行們向讀者說一句話：在前進意識的文藝作品的產量和非前進的乃至有毒的文藝作品的產量尚是一與二之比的現在，即使是犯了公式主義錯誤的作品，也比完全沒有好。敵人殺過來的時候，即使沒有機關槍來擋禦，標槍也是武器；終不成因爲機關槍尚未造好，就連標槍也不用罷？

所以在蘇聯，大舉清算公式主義是爲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利益；但在我們這裏如果批評家們要求作家們說：不夠真實；怎麼你不學習得再多些，這才來動筆呀！——那就是無異「自己繳械」，雖然這械也許只是標槍，然而到底是械，那就倒是爲了「反革命」的利益了。

自然我不是說作家們應當滿足於標槍而不求進於機關槍。作家們應當一面以標槍應急，一面努力求進於機關槍。可是在批評家方面倘使只以尺度提得高高爲不失其批評家的尊嚴，雖然主觀上是執行「自我批評」，而客觀上是削弱了前進文藝作品在廣大羣衆中的影響。特別是對於一個新進作家的處女作，或最初的幾篇作品，這種求全的責備是違背了戰略的笨辦法。

自然，爲愛護一個有希望的新進作家計，「自我批評」是必要的；然而，在目前正要在廣大讀者羣衆中間擴大前進文藝的影響的時候，「自我批評」應當在批評家、作家、和讀者的討論會中舉行。在親愛空氣的討論會中，可以儘量指出表現的不夠真實的地方以及技術上的缺點。

只有一點，必須發表文字公開批評；這就是作品中的意識的不正確，乃致政治認識的錯誤！

我想：在「國防文學」的呼聲中，作家們不得不應需要而努力了；自然也有好的作品產生，但自然也不免流於公式主義的錯誤。從標槍也極需要的意義上，我覺得批評家向來用慣的批評「公式」應得也清算一下了，——特別是他批評到新發現的作家。

五月，三六年。

最近轟動世界的鉅著

亨爾斯自傳

H. G. Wells: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方士人 林淡秋 合譯

發售特價

全書七十餘萬言
附照片漫畫百餘幅
卅一開本一千餘頁兩鉅冊
定價每部大洋三元
特價祇售二元
特價七月底截止
外埠另加郵費一角六分

最近歐美乃至全世界的著作界裏，能夠轟動一般人士並且壓倒一切名著的唯一驚人著作，便是這部「亨爾斯自傳」。全書約七十萬字，但是它的成功並不是在數量上的鉅大，而是在質素上的宏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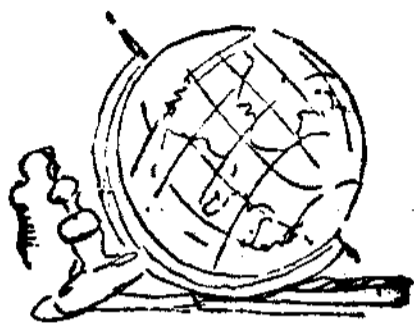
本書不僅表現了他自己，更主要地表現了他自身周圍的世界的變革。他說明了他怎樣地做學徒，做布販，以及後來又怎樣地變成教師，小說家，生物學家，史學家，預言家，而且名重一時。同時他又暴露了舊的世界怎樣地沒落下去而新的世界怎樣地發酵起來，又怎樣地產生他理想上的「世界國」。無論如何，這是一部二十世紀曙光期的數一數二的傑著，即使像敵人一般說亨氏是「誤用才學的人」，也不敢不直認他的才學是煥燦的，他的文章是壯麗的，自己吹噓是卑劣，別人吹噓是高貴，若要叫敵人吹噓，那是曠世未見的無上光榮，而這祇有亨爾斯的這部「自傳」纔算是真個獲得了。

無論你是亨氏的友人或敵人，你總不能不讀一讀這部書。立場不同的名作家如蕭伯納者，也讀得被感動了，而且這一次真是難得他替亨氏做了個有力的義務介紹人了呵！

本書譯稿曾經校訂過三次，極其審慎，可當得起精確二字。

光明書局發行

總店 上海福州路太坊內
上海福州路二六七號



在祠堂裏

沙汀

一放下晚飯筷子，那些散處在祠堂里的破落家族，又重新聚集在七公公的門口了。天色慢慢黑了下來。在院埕里，鴨羣寂寞而懶散地鳴叫着，伸長頸項，蹣跚着秋澀的積水。大堂屋裏已經點上神燈了，但因此院落里卻更顯得清冷，好像同着暗夜一道，一切都正在走向黑暗里去。

聚集起來的大半是女人，他們帶着一種探究的神氣，有的平靜而曖昧地講說着，有的不時發出問詢，大多數則都靜默着，把一天來生活疲倦了的身體靠在柱頭上，尖起耳朵，大張着嘴，只是有時歎口氣來表明他們的關心和存在。

那個發話最多的是經理員大叔，一個平穩而自負的漢子，他似乎早就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結果，恰像他自己做過的一樣。但當他正在陳說一種自以為高明的假定時，那個老年的主人，突地掀起沒有鬍子的下巴，

大聲地苦笑。

「你也是過後與兵呀！」

他帶着責斥的口氣切斷他：

「老實說，我們原早不該讓他倆母子搬進來才對，常言說，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

經理員咕道：「現在倒說這些話！」

老頭子吃驚一下，感到內疚似的不響了。但他擡着嘴想了想，接着啐了一口，便又拍着膝實嚷叫起來：

「這些話！我親耳聽見她叫我七瘋子哩！她不瘋，養出他媽這樣一個現世寶來。昏頭昏腦的，也不想，兵

太太你的都惹得呀！——自己倒跑了！」

「是呀，自己倒跑掉了呵！——兩個女人附合着他。」

大家於是都十分擔心地歎息了。想起了那個連長的粗暴和威嚇，他們就免不了嚇怕起來。這是一個黑而粗壯的人，濃眉大眼，說話好像吵架一樣，但對人卻極和氣，他很喜歡同孩子們玩，時常用一支手把他們舉得高高的，給他們糖吃。他是那種所謂「裹腿幫」出身的軍官，原來是一個兵士，大約曾經在龍泉驛浮圖關一帶的火線上拚過不少次數的致命，才一直升遷到現任的地位。他平常總顯得隨隨便便的，不大生氣，雖然有一回他幾乎用矮樁打斷了一個賣柴人的腳脛。因為老頭兒自己算錯了柴賬，倒反申言給吃了尅扣。

了。

他們現在回想着他昨夜里咆哮的情形。而在城牆上，號兵們每天照例的「翻音」又開始了，其中一個人毫無止境似地吹出一種單音，搖曳而悠長，直到快要接不上氣了，別人再又繼續下去；就這樣反覆着，使人想到那種被人扼殺時的情景。經理員懶懶地從門檻上站起來了。

「你們這些人的話也難講，」他說，「總是驚風扯火的！請問，搜查也搜查了，他還會把誰抓去搶斃麼，不會的！就是顧庭姑母也不會再「吃碰」！」

有人提醒他道：「說是又跑去找張局長去了哩。」

「這像老姐子呵！」

那個渾名電報的寡婦趕緊接過嘴去：

「已經碰了一鼻子灰，不知道她還要跑去做甚麼呵！要是他肯幫忙，他早就該把那個渣性安頓下了，也不會鬧出這一場鬼事！」

「又恰恰碰着那個狐狸精！」

「還有臉說自己是女學生呵，真羞人！」

寡婦狠狠地把嘴一逼，住了口，於是別的兩三個女人接起頭，把話題展開了。她們開始批評那個眉毛很

淡，生着一付倔強的，直而短俏的鼻子的太太，她的裝束和神氣。這女人寬裕的生活和身分引起了她們的忌妬。她驕傲而冷淡，隨時架了腿，坐在自己的堂門邊磕瓜子，挺直腰脛，彷彿要想將自身和那平俗的環境分開似的。她見了誰也不理睬，就是對自己丈夫的殷勤也很冷淡。可是她這種不合時宜的脾味，昨夜里卻也得着過豐富的報賞了。

那個抱着娃兒的布客大嫂，忍不住咬啣了一聲，做聲做氣地叫道：

「是我，打都把我打死了呵！」

從耳門外傳來一陣沉重而緩慢的皮鞋聲響，人們的饒舌立刻停止了。連長李海山從外面走了進來。他的臉色比平日更黝黑了，他的腦袋已經低垂了下去，兩手插在褲袋里面。他一直朝着自己的門口走去，但看起來卻又像并無一定的目的的一樣。那個發育未全的小兵照例尾隨着他，穿着一件普通兵工的上裝，一直蓋過膝頭。

上尉疲倦地落在門邊的輪椅上面，含糊道：

「把洋燈照起。」

於是在悶人的靜寂里，小兵在堂屋里取下洋燈，尋找着火柴。他尋了一會，一連刮上幾根又都沒有效果；他乳聲乳氣地抱怨道：

「我怕有鬼哩！」

「你背着風呀。」

「又沒有風哩。」

連長忍耐着甚麼似的吁出一口氣，全身躺在椅子上了；他把手肘擱向額頭上面。那個枯瘦矮小的丈母娘毫無聲息地出現在堂屋門邊。她遞給小兵一根燃着的紙枚，隨即十分謹慎似的向女婿問道：

「我就給你熱飯麼？」

「沒有這樣容易的事！」

幾乎同時，他從躺椅上翻身起來了，並且在靠手上打着他的拳頭：

「我十五歲就在外面『跑爛灘』！我沒有給人剪過眉毛！」

「你息一下氣再說哩。」

「我是受氣寶嗎！」

「她已經向我認錯了！」

「你挪住我做甚麼？」

他掙脫自己的手臂，跨入堂屋，衝進寢室里去了。老太婆吃了一嚇，便也蹣跚着跟了進去。她在這屋裏算

是一個可憐的存在，那女兒隨常爲自己的婚姻抱怨着她，而上尉也只當她是一個娘姨看待，對她那種老年人的囉唆存着鄙視。可是她卻不管這些，一樣把他們當成自己的親人，老是想法消解掉他們當中漠然的隔膜。爲了這，她是很用過一些心思的，而且試驗過不少的糊塗手段。她才一跟進門，卻又慌慌張張地退出來了。

她帶着一種嚴重，但是近於滑稽的神情，迫視着小兵，壓低聲音嚷道：

「呀！怎麼站在那里就槓子也揸不動呵！還不快去……！」

她於是說出一串軍官們的姓名來，以及找不到他們時他會得到的責斥。但在臥室內，咆哮和拳頭，已經開始活動起來了。和昨夜一樣，那女的依舊很少聲張，她依舊祇在緊要處湊上一句。而上尉則老是重覆着這些話：

「你還要嘴硬呀！」

或者是：

「我知道你的供口硬得很！」

接着便總是一陣撲打，或者一段長長的，痛苦而低沉的申斥，隨即，咆哮又開始了。

天已經黑定了。是一個鬱悶的晚上，城上的號音還在沒命地繼續着。在七公公的堂門口，那些旁觀者已經管束住他們的嘴巴了。他們只是更加尖起了他們的耳朵，膽怯地給他們聽來的響動加上一兩句說明；并

且監視着兩個青年人，禁止他們太走近廂房邊去。顯庭姑母也在他們里面，但她沒有他們那樣好的興致，她的心被那個相信愛情的兒子占滿了。

由於一種奇妙的關聯，當上尉咆哮起來時，她便滾着眼淚哭道：

「天呀！我不知道那輩子給他張家背了多大的『黃包袱』了呵……！」

「所以你這個老姐子就是！」

驛電報馬上切住她：

「你有甚麼哭的哩，旁人連自己的婆娘都管不住，何況是兒子！」

她又忽然忍住笑提醒衆人：

「這個老雞婆！」於是大家聽見那個可憐的丈母娘，正在長聲天地嚷叫着：

「快還一個價錢呀！說是下回不了……！」

「我怕你老糊塗了麼！」女兒和女婿同時怒止住她。

「時間沒有聲息，但突地上尉又爆發了：

「狗入的，我總要讓你認得我……！」

「一槍只有一個窟窿呀！」

「你還不配！你是我用錢買來的！」

「我們原早講過不是買賣婚呵，」老太婆惶怯地分辯着。

「沒有你張嘴的！」上尉威嚇她。「我餵一條狗，牠還會向我搖尾巴！」

於是那種千篇一律的譴責又開頭了。從他的敘述和口氣看來，她簡直應該把他看成衣食父母。因為要不是他把她從那種破爛的「十家院填」里提出來，使她從一個洗衣婆的女兒變成一個太太，給她漂亮的服飾，并且替她供養她的母親，恐怕她早已在那種難堪的貧困里完事了。

他說得矜持而瑣碎，以致經理員大叔忍不住從門檻上站起來，厭煩道：

「太把人說得不值錢了！」

「要是值錢又對囉！」

七公公冷笑了，他斜視着他反駁過去：

「你看她那付神氣哩，簡直是她媽個賤皮子，過不來好日子的。」

「舉到福享不來呵！」豚電報立刻表示了同意。「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是別的人麼，恐怕屁股也是喜歡的哩！」

「你們聽！」

布客大嫂忽然吃驚地報告着於是大家立刻聽見一種低沉而顫慄的嘍叫：

「你再說一遍噲！」

「我是喜歡他！你醜不了我！」

突地靜寂下來；他們沒有再聽見回聲，但都無意識地屏住了呼吸，好像準備要毫無抵抗地遭擊一下打擊一樣。而接着，新的撲打來臨了。不過這和以前有點兩樣，奔跑聲和撞着木器的聲響一停止，便一切靜寂，只有一種低沉而吃緊的擾攘繼續着。丈母娘放聲哭嚷了。

「我就是這一個女花花呵！」

她隨即又奔到堂屋口去：

「他快要把她扼死了！」

好像磁石下面的鐵沙一樣，人們立刻湧向連長門口去了；僅止七公公和顯庭姑母沒有移動，她全身顫慄，扯了衣角在揩眼淚，而老頭子則在不平地申斥着，咒罵那些好管閒事的人將會得到他們應得的報賞。他忽然搔着下巴給她建議道：

「咳！我看你還是避一下好點吧？」

同着小兵一道，一個矮小的軍官走進院子里來了。他走起路來跳蹦蹦的，一到連長門口，便立即驅散

着那些充滿了關心的芳隣。然而他的聲調是輕鬆的，好像在開玩笑一樣。

「把戲麼？——快倒了尿去睡！」他笑嘻嘻地嚷叫着。

連長隨即從堂屋裏走了出來，搖着頭慘笑道：

「狗入的硬把我『恨乾』了。」

他擰身在籐椅上去，雙手掩了面孔。

「你這個老弟！」小軍官灣身向了他。「常言說，婆娘家，洗腳水，洗了一盆又一盆……」

「我十五歲就在外面跑灘……」

「快收拾起吧！一合『熱覺』睡起就半個錢事都沒有了！」

「看我得罪人哇！」

「那你要怎麼哩？」

看見並非玩笑的事，小軍官輕鬆的聲調，忽然變得低沉而略帶苦惱了；他把臉逼近連長的去。誰也沒有聽見那回答是甚麼。但不一會，他懶懶地撐起腰，站起來了。於是摸了一回頸項，躊躇道：

「我看倒犯不著這樣認真吧？」

「我總是一空子啦！」連長猛地撐起身來，「就是當活烏龜也不要出氣！」

這時候，兩個新來的軍官把他們不快意的談話打斷了。其中一個身體很龐大，他一路大聲地自言自語着，好像一匹剛才生過蛋的鷄婆一樣。當他向他們問詢了幾句以後，他更是口沫亂濺地嚷叫了。

「她啲！」他大喊道，「這還有甚麼說得哩！連上叫兩個兵把盤子（臉）給她花了就是了，打發給養流所的告花兒去。再不然讓那幾個伙子拖她到城外去，點她的牌牌紅（輪姦）……」

他說得刻毒而猥褻。竟連際電報也禁不住耳根子發燒了，她唏噓道：

「怎麼打這些爛條呵，我的天公兒！」

「這就稀奇了麼？」經理員小聲道，「你還沒有看見好看的哩！女人家在他們就像蒲草鞋樣，七公公總還記得吧，那個塌鼻子排長才叫毒呢！他把她的女人——」

「快少造些口孽吧！」

想起塌鼻做出的那猥褻而毒狠的場面，老頭兒把他的敘述阻攔住了。

人們有的噴響着嘴唇，有的嘆氣了。但這也不過是幾分鐘中間的事，那種容易使人變成旁觀者的好奇心理，即刻就把他們的同情和不安趕開了；他們又重新爲一種漠然的期待所占據。然而經過一通曖昧難領的密談之後，連長家里的空氣倒反而平靜下來，似乎並沒有發生任何奇觀的預兆。隨後，那些客人們隨意地談笑着，連長則垂頭喪氣的，一齊向外面走去了。

「我說會冷下台吧，」膝電報目送着他們說。

布客娘子接着道：「究竟是兩夫婦呀！」

「沒把正事給我耽擱了哩！」

七公公咕咕着他又向着媳婦嚷道：

「你像看熱鬧看忘記了呀，我的酒罐呢？」

他每天睡前照例是要喝幾杯的。在一張小方檯上，他一個人獨自飲着，面前擺了幾顆炒落花生。那些窮家族還在發舒各色的意見，似乎不大滿意。打更匠王童子已經在行使他的職權了，可是依舊沒有人想到睡覺的事。

「這樣其實也好，」膝電報開始安慰自己和衆人，「至少那個霍鬼子的事取鬆了。我們也少擔些心，你看他媽哭哭啼啼的那個樣子呵！」

「那只好怪她自己想不通呀！」老頭子呷了口酒說：「是我麼，好對付得狠，兒子的足膠長在他自己身上，當娘的管得着會見怪的該怪自己，掣到一個年輕婆娘，一天有事沒事都花花草草的！常言說母狗不搖尾，……」

「你再說好聽一點吧！」經理員插嘴道：「像沒有逼死兩個人你還不甘心哩！」

「這才把我嚇倒了呀！——他逼死逼活有我屁事！就這樣有點看不慣！」
他們互相爭吵起來了。有人在慢聲地勸解着：

「烏阿！別人打婆娘，你們倒來爭嘴！」

「我爭甚麼？我又不想當娘屋人！」

老頭兒略帶諷刺地叫嚷着，掀起下巴，進屋里瞓覺去了。他躺在床上還嘮叨了一會，但人們已經陸續走散，於是過了不久，他便也在燒酒的效果下打起鼾來。而當他口渴醒轉時，時間早已是去半夜不遠了。

「我的茶壺哩，嗯？」

他嘟囔着，但沒有聽見老婆的回聲。他自己爬起來才找到那把小小的宜興壺。然而恰當要盡情享受的時候，院子里一種低沉而吃緊的響動，把他引誘出去了。

在正屋子和一邊廂房轉拐處的黑角落里，他發見了他的老伴，膝電報和布客大嫂；她們彎了腰半蹲在那里，啞聲不動，好像影子一樣。恰如孫子們「學樣」似的，雙手捧了茶壺，老頭子毫無聲息地，也跟着她們蹲在一起了。

那響動，是從連長家里發出的，而且還沒有完結。堂屋里的洋燈還在照耀着，正中擺着一口白木棺材，附近站有兩三個兵士，那張眉張眼的神氣好像戲台下的觀眾一樣。幾個軍官把連長太太從臥室內拖了出來；

她的嘴是用毛巾包紮着的，他們十分迅速地把她塞進棺材里去了。

這一切都彷彿在做啞劇一樣，祇是當棺材蓋合攏時那個胖大軍官才十分明顯地嚷叫了一聲：

「趕快釘起！」

「死了？」

老婆子顫聲道，「我怕你在做夢哩，鬧了這半夜！」

「這未免太『莽』了，唉！」

吃驚了一下，七公公明白過來，於是深深地嘆息了。突的電報一句話也沒有說。從安靜的寢室里，那個文母娘突然哭叫了一聲，但隨即就在低阮而迫人的叱咤中啞了下去；只賸有一種糶糊不明的咽哽了。

夜很黑，四近沒有一點聲息。錘子打在棺材蓋上的聲音，恰如打在木桶上的一樣，空洞而不着實。而在遠處，突地響起一陣清脆的「司刀」聲，接着便跟來一種悠長而淒厲的叫喚：

「……三魂七魄回來沒有呵……！」

狗嗥叫着……



保鏢黃得勝

王任叔

一

汽車從楊公館開出，就像一隻着了慌的老鼠，在各條馬路上人縫車弄中亂竄。

保鏢黃得勝得意洋洋地高突個肚子，靠坐在車座上；時時抖動着他那胖得發油的臉上皮肉，做個細眼，瞧着前面汽車夫の後腦壳，彷彿在瞄準一個靶子。

「噠！」

汽車突然攀住在十字路口。

黃得勝把身子向前一顛，兩隻眼睛就像放出兩顆子彈似的睜了一睜：

「嚟！陳家里！」

他回頭跟那坐在左邊的三角臉的男子說。

「喂！」

那男子展開青鬱色的三角臉，帶着笑，應了聲。

「——俺覺得幹你們這種事，那真有味兒！」黃得勝說下去。「你想：當隻老貓，整晚地緣着雙眼兒，伺候着這個那個洞子，聞聞哪里有耗子氣味，瞧瞧哪兒有耗子腳跡——那可多寫意。要是真的遇着耗子，它就一鵝落撲了上去。撲不着，它就一個勁兒追去。追着了，它咬它一口，讓它半死半活，躺在地上，瞧它還逃走不逃走。逃了，又咬，咬了，却仍不叫它死……——全像在玩一套殺人的把戲，那可多有意義。俺想：你們這種事兒，全是那麼樣的。這叫俺看了真有說不出的眼羨……！」

「那麼——」三角臉尖幾下嘴子：「那麼你這手玩意兒可也不錯哇！」

說着，哪裏吹起了一聲警笛：「嚟——」前面那管紅色警燈霎地一黑，變成一圈綠。汽車勃勃地抖動幾下，咕的一聲，仍舊往人縫車弄中亂竄着去。

「不錯？」黃得勝再抖動一下臉上皮肉，瞧住汽車夫的後腦壳。「這勾當，準會叫俺變條懶狗，一天到晚打瞌睡，真叫俺身子麻成木頭，心裏閒得淌淡水！看來倒是老跟在俺老板身邊，彷彿忙得沒個放屁的工夫，其

實也不過擺個樣子，像砲台上架支大砲，叫人見了生怕。可是在俺自己呢，這麼的整整吃了三年閒飯，沒上手過一會。可真有點嫌氣！俺真老想什麼時候會有那些壞蛋找上門，好叫俺一個子彈，連穿了十二條心，顯一顯俺那付殺人不眨眼的本領，好叫俺那老板知道俺有分忠心，俺也得報一報老板的恩情——咳！說起俺那老板，那真叫人淌眼淚……」

「但是你這趟出手，可也不壞呀！」三角臉把眼睛往那張胖臉子一掃，眼尾上浮出幾條陰險的笑痕，嘴子迫仕似的尖出，彷彿要說出一大串話，可是他說了一句就帶住。

街頭上那些鬧聲，從車窗上哄哄然的流進來。

「不壞——真的不壞！」黃得勝登一登肩，回過頭，瞧一瞧三角臉，一股陰鬱氣。他覺得這氣色挺可愛。人們全得在這不離字的額角上瞧出二個字：「包打聽！」要是自己能做到「包打聽」那就好咯。裝個沒事兒的樣子，宕在馬路上，機警的人就會讓你路。停在路角煙紙店門口，店裏夥計瞧見你抽出一支香烟，就會隔個櫃台趕快送出個火來：「老鄉，哪，火呀！」……「但是，陳家里——不瞞你說，俺三年來，祇出了這一手，總覺得有點可惜自己似的。要是俺也能當個「包打聽」，保保洋人的鑲，那可真快活哩！」

「嘻——」連笑聲彷彿也有點陰鬱氣味的。三角臉這回就把嘴子笑成個鷄屁股。「這趟就是外國包打聽叫你去的呀——外國包打聽可真賞識你：誇你槍法好，誇你勇敢，——是個頭號的保鏢！真的，你這場血

戰是怎麼應付的？」

「霍霍霍！」黃得勝抖動起肚子來。「外國包打聽真的誇俺好，那麼，陳家里，不瞞你說——」他伸手拍拍陳探目的肩背。「俺這趟是真心實意要賣力賣個給老板看看，也賣個給洋人看看。俺現在跟你說俺這一手，是怎麼幹的；可是過會兒你得跟洋人說句把：好叫洋人真的瞧得起俺。——因為俺不懂得幾里括拉洋話兒。」

「嗯！那個答應着。」

「哪哪哪！就是這麼的……」

黃得勝於是挺直腰板，搖頭擺腦地做着手勢，時時回過臉來聽聽陳探目說下去：

「那一天——那一天，呢，就是昨天，您知道，那天氣有多麼陰暗，彷彿要下雪。老板可一早起來啦，叫把車子開到曹家渡去。俺沒知道他有什麼要事，祇聽說老板新近盤下一家工廠，那工廠在鬧什麼鬼風潮，老板急的慌。俺真恨不得分一份老板焦心，要是分得了，準叫那些鬼——個送一個衛生丸，送出鬼門關……」

「嗯！三角臉沉住氣似的聽着。」

「……可是，時運來了——那可不是俺的時運嗎？俺那汽車開到勞勃生路轉角，那短牆後就竄出兩個強盜。俺說過，天氣是陰陰沉沉的，彷彿要下雪。汽車玻璃窗上結層薄霧。俺瞧不出那兩個人是什麼路數，短的

藍褂。幌呀幌的一閃，全像工人模樣。他們搶上來，叫：

「一！停住！」

「一！唔！不是個來路！」俺就那麼想。

「一！快開！」俺一聲大叫。飛出一顆子去。沒中……」

「一！唔！」三角臉驚一驚，瞧他一下。

「一！但汽車已經直衝過一段路。」黃得勝這回攥平左手掌，右手像把刀似的切過左掌中間。說，「俺那時，就一手擦下老板，叫他伏在車座下，俺就一脚跨在他身上，用性命來擋住他。——可不是嗎？老板要是死了，俺可還活得了。——說時遲，那時快，俺但聽得後面槍聲噼噼啪啪的直追着來！俺不怕，俺回着手，閉着眼兒，儘讓子彈咕的咕的飛出去……」

「一！哪料到——」他轉換個口氣。看看開車的又在一條路上停住車子。他那聲音也就顯得高朗些。他說下去，「一！哪料到兜頭又搶出兩個大漢。媽媽的，瞧那樣子，多分是早躲在那右手地灘荒墳旁邊。這一下，可叫俺有點兒慌啦！可是，俺還是不怕！（他說着，拍拍胸頭，裝出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子神氣。）還向右邊回着手去！」

「一！快！向左開！」俺叫着。

「一！啪的一顆子彈飛出去，正打中一塊直搶過來的破藍布上。一閃，那條藍布倒下地。一！哇！娘呀！」一聲鬼

叫。俺知道，俺得勝啦！……」

於是胖臉子抖動兩下，左顧右盼地瞧瞧陳探目，瞧瞧汽車夫の後腦壳，自個兒得意起來：一大條口涎，一條子似地刷的落下車毯上。

「……」三角臉沒說什麼，但白着眼角斜視着，笑笑，點幾下頭，稱贊着似的。

「……就是這麼的汽車一陣風似的搶上左手馬路。俺回過頭，再回着幾手，俺就聽得後面「噹……」的一陣子哨子亂吹。一個印度阿三，跨着大步，揹着步槍：「捉強盜呀！捉強盜呀！」叫着吹着過去……」

「哈！三角臉閉一閉眼，再點一會頭，裝個沉着，老練的態度。『不錯！算你是個好漢！』三角臉翹着一個大拇指，往黃得勝眼前一閃。

兩個人又向前一顛。汽車開動了。人全像坐在海船里下船似的，祇聽得車輪外潮水似的市聲哄哄然激過。

「那算什麼！那算什麼！」黃得勝靠過背去，突出個胖肚子，滿不在乎地說：「這也不過稍爲試一試手吧啦！不瞞你說，俺那年——不是五月三日嗎？太陽牌砲彈，把咱們轟出濟南，俺落在鄉下，親戚那里，薦我到一個財主家里管砲樓。——嗨，那真是：祇要俺有一架砲樓，二枝快槍，一個裝子彈的，就能開消一百土匪啦！……」

啦！——人們全祇看到子彈飛，可瞧不見俺在哪里……」

「啊！好漢好漢！」三角臉陳探目拍拍他的肩膀，說：「你快去學洋話去，我一準向外國包打聽那里推薦你！」

「真的？」

黃得勝直高興得跳起來。可是還沒搭起半個屁股，身子就向左一斜，靠在三角臉的肩上。汽車轉了個灣，呼的開進一座赭色的牆門里去。接着，咕的放出一聲汽，勃勃的抖動幾下，停住了。

他們相互拍拍肩膀，下車去。

一一

樓上包打聽辦公室里，正有人吱吱吱地叫着，彷彿一個童養媳給她婆婆抽得沒地縫攢。

但那叫聲一點點低下去，也一點點鈍下去，沒剛才那麼尖利。這聽去全不像人叫聲，倒像一條殺掉了的豬仔，一面喉管流血，一面出氣似的唔呀唔的叫。

他們上了樓，走向那辦公室去。

兩張寫字桌靠後窗「」字形的擺着。垂直的那張桌旁坐着個洋人，臉皮像剛出胎的老鼠，顯得紅中透白，

臉形倒像匹驢子，——也有人記不清他那洋姓名，光叫他沙色驢子臉——他仰在椅背上，兩手挽住後腦壳，儘搖搖。嘴里的香烟的煙霧，一會兒升上去，一會兒收住。

橫的那張桌上，靠牆放架打字機，一個削白臉瘦小的翻譯坐在它面前，却轉過身子對着那洋人驢子臉說話。幾個穿黑大褂的包打聽鬼影子似地挨過他身邊進出着。

「來啦！」三角臉說了解，臉彷彿更青了。

「哦！」白削臉的翻譯站了起來。

那個驢子臉——外國包打聽還泰然地坐着，搖着椅子，一時沒說什麼。

「還沒有口供嗎？」三角臉碌着那對老鼠眼，問。

「還沒有呢。」削白臉回着。瞧瞧外國包打聽，再跟他說上句把洋話。

黃得勝稍爲感到些侷促，全像一個虔誠的教徒，走上嚴正的聖殿。但他不懂那些「牧師們」幾里括拉的說些什麼。他短促地喘了幾口氣；臉上皮肉有兩隻小老鼠狂竄似地抖動着。

「那麼叫他認一認看，那個是真的強盜犯？那個不是？」

沙色的驢子臉站起來，摘下香烟蒂，丟入痰盂，用洋話那麼地說。

白削臉趕快轉過身，對着黃得勝用中國話說道：

「喂！你是黃得勝——楊老板的保鏢」

「是！」胖臉子點點頭，露出些乾笑。一聽到「楊老板的保鏢」幾個字，他就全身樂得發麻。

「那麼你倒認一認看：這兩個人哪個是？」

白削臉用西洋參似的手指，向那邊一指。三角臉早打先容過那邊去。站在電刑機的旁邊。

黃得勝嘻嘻開闊嘴，碌着重眼皮下的細眼兒這邊那邊的瞧一下，就像隻肥豬似的擺着屁股過去。沙色的驢子臉跟那白削臉並肩地幌着身子，跟在他後面。

那面牆邊條樑上，坐着兩個人。都把左手鎖在一條拴着柱子的鐵棍上。一個是玄色羽綢綿襖的黑大漢，臉子就像柏油烙過似的。一個正是藍布短褂的工人裝束，臉子青裏顯白，彷彿剛從攤屍板上坐起似的。看他那付咬着牙繃着眉的神氣，準是他身體哪部分受了傷。他那兩條腿子時時在反撥似的跳動，彷彿他那生殖器在膨脹，爆炸，要把兩條腿子炸開。這個，三角臉挺知道那原故。他就歡喜瞧那生殖器上上過電刑的人的兩條腿！

「該死的東西，」三角臉噴着他一口。「怎麼到這時你還不招認是個綁票匪現在可有人來對證了。」那青臉子的犯人簇着眉頭，狠狠地向這面四個人射了一眼，牙齒咬得兩太陽穴上的經脈一條條綻起，臉又回過紅來；鼻子嗤的發出一聲冷笑，還是沒說話。

外國包打聽再抽上一支烟。站在頂後面，時時聳着肩頭，彷彿在嘲笑這些中國包打聽沒用處，連一個強盜犯都做不出口供來。

削白臉的翻譯搶上前一步，問：

「黃得勝你看哪個是？」

胖臉子仔細瞧瞧那兩個人的服飾，心裏快活，彷彿一個得勝回來的戰士看着親手搶來的掠奪物。他爲了要點綴自己的功績，他想說：

「這兩個——這兩個都是。」

但他實在有點模糊，四個強盜裏，就沒有有一個穿黑色衣服的。

「這個——這個倒有點像。唔，這個是。」他回着，他也想罵這麼一聲：「該死的東西，你怎麼不招認？」

「是呀！——我是呀！我沒抵賴過！」那人紅着對潑血似的眼睛，直向黃得勝迫來。「但我勿是強盜——我也勿是綁票！我說過，但我要打死他！娘賣！他一來我們廠里做老板，他不顧我們死活！伊要餓死我們！歇我們工，成千成百個歇掉！我們橫豎沒飯吃！橫豎要餓死！橫豎沒性命！橫豎沒路走！——打死他，阿勿是大家乾淨！我說過，我勿是強盜，我勿是綁票！我單止要打死他……要打死伊，單祇我一個人……要他一條狗命……」

「你再多嘴！」三角臉擦過手去一個耳光，咻咻响的挺乾脆。

那人直着頸子沒動一動，臉頰上齊齊整整印上五個紅手指印。

削白臉的翻譯，彷彿沒聽見手掌聲，心裏儘在白個兒想：「總得辦他一個綁票強盜罪才行呀。照他說是仇殺，那可叫人不痛快！」

沙色驢子臉覺得中國人能打中國人耳光，可不錯。畢竟三角臉敢作敢為，能聽話，肯辦公事。但還嫌那耳光不夠潑辣。——不夠响。

黃得勝可聽得出神。自己掌心在發癢，他要是竟有一天當個包探聽，打耳光一定要接連打兩個。

黑大漢反射似地抖一抖，哈哈大笑一下，黑油臉走着黑光。

「那可怎麼說呢！——我是不知道的。我是過路人，沒啥花頭格！」

「停嘴！——也沒你話分！」三角臉哼着，閉了閉眼，青藍着臉子，眼前彷彿刷的展開自己工作成績表，這一個月來沒辦過一件大案子。早就想叫放監的痞棍，爲他串一齣雙簧，做一套翻戲。現在碰到這案子，偏又是仇殺，那就太簡單，外國頭腦報上總行去，沒有「破獲××巨案」那些字樣，總叫自己有點失面子，升級倒還是其次呢。

「怎麼樣？」他回過臉對那翻譯說去。「他還不肯招認呀？」

「這種傢伙，可沒有什麼話說。」白削臉改換了上海腔：「連自家做強盜，也不敢承認，還說是報仇的。工

人會報仇，報紙上登載出來，算個時髦嗎？媽的！過一會兒，再叫他們挨挨看——說着他回過頭對着三角臉，却把嘴子向黃得勝一撇。「那麼，他說過些什麼呀？」

黃得勝剛回過頭來，跟那白削臉打個照面；他聽懂那意思，趕快插上嘴去：

「——是綁票呀！他叫俺停住車來，他，他無非要綁俺老板去。」黃得勝又顯出一份英雄氣概。接着，他還下了個斷語：「那是鐵案如山，沒什麼可賴的！」

沙色驢子臉皺着眉，聽着白削臉用洋話問：

「怎麼樣？」

「咳！」白削臉不自然地嗆咳一下，紅一紅臉。用洋話回道：「還不肯供出餘黨來呢，他說，祇有他一個人，想綁那個楊老板……」

「那麼，還有一個受傷的，可是誤傷嗎？」

驢子臉在額上打起幾條深深的皺褶，彷彿五成在怪這些手下人沒用，五成在疑惑中國人都是送死坯！

「哪里——」三角臉也結結巴巴用洋話回道：「他說過——那個保鏢的說過，那個打中的，正是第二批搶上來的。那還會有什麼錯兒？他對中着他打的，那還會不是綁票跟強盜那還會——那還會——」

「那麼，咱們一道到醫院去問問那個受傷的口供看。」沙色驢子臉說着，宕回去。

黃得勝給這一陣幾里括拉的洋話說得昏頭，覺得這世界還不配他做個英雄好漢，不配打人耳光，不配罵人該死。「唉！總得趕快學會洋話來保洋人的鑣那才有趣。」

「先生！先生！」黑大漢一瞧三個「同胞」也都退回去，就噁着喉頭叫：「我可是沒什麼事啦？放我回家去咯……」

「慢慢！」三角臉斥罵着。回頭對沙色驢子臉展個笑臉，說：「那麼，咱們去呀！」接着，又拍拍黃得勝的肩，「來，咱們到醫院去！」

那個工人裝的男子把牙齒磨得格格拉的作响，簇着眉頭想：

「娘賣格辰，我怕你，殺頭也勿怕！——呸！」

一口唾沫吐到地上，他像要一口唾沫沉沒這世界。

「來呀！——洪家里！方家里！」白削臉對着另一個辦公室的門口叫：「來呀！再來做做看！」

三

××醫院的外科主任駱方之，飄着他那瘦小的影子，把沙色驢子臉他們三個引到手術室去。他一邊走着，一邊用洋話跟驢子臉說：

「——可不是嗎？那人是昨天中上送到院裏來的。當時我沒空，沒給他下手。叫助手稍爲給他包紮一下。可是，一到晚上，我給他一檢查；一個子彈打着了肚子，沒穿出一個流彈，傷了半邊臉子。我估量他昨晚會死去，一直沒動過手術。——再說公家醫院病人多，我也沒法子分身。」

「——什麼？那個強盜已經死去了？」驢子臉吃驚地問。回頭瞧瞧三角臉跟那黃得勝。

黃得勝一肚子的焦急，就覺得這醫院泗汀生得太兇，叫他受不住。還是死釘住一個想頭：——媽的，什麼時候，叫自己聽懂這些話！

「——死呢，可還沒有死去！」駱方之繃一繃鼻子，白銀邊的眼鏡，就往上一簞，慢條斯理地說，「不過，也許有希望，也許現在已經搬到手術室。但現在還沒用過手術——但現在正要用手術。但現在你們來……」

駱方之這回洋話說得不很流暢。三角臉就覺他那「但」字用的太多，還沒有像自己用的適當。

「咳！」

三角臉想笑又笑不出。但喉頭癢癢的，也就咳嗆一下。

「——那麼，怎麼不趕快用手術呀？」驢子臉有點兒生氣。這是他的習慣。他手下有的就是中國包打聽，他得老用生氣態度應付。

可是瘦主任駱方之稍爲有點吃驚：

「那有什麼可說的——那有什麼可說的。」他說着，臉上起了片紅。「醫院經費那麼困難：每年預算，行裏總要給他減掉一半。外科早想添個把醫師，終於辦不到……唔！到了，那麼請你們進去呀！」

駱方之就這麼的在一間房門外站住，用手做個請的姿勢。削白的臉子就像一條冰柱。

手術室裏充滿了藥腥氣：叫人一下子聞了有點不自在。黃得勝縐縐眉，哼一下鼻子，過後，反覺得那氣味有點兒清香。

手術台兩邊站着兩個助手。他們全都鎖着雙手，在胸前。左邊那個磕着眼皮，低着頭，彷彿在做禱告，右手那個瞧着這邊一個，輕輕地喘氣。

手術台上攤着個人，沒頭沒腦地全給條白布蓋住。白布在微微掀動，那人也在微微喘氣。——但一下子聽去彷彿是一條屍骸，冷聲沒氣的。

駱方之把那驢子臉帶到手術台左邊。左邊那個做禱告的助手，就宕過右邊去。驢子臉可沒感到這藥腥氣的討厭，他反覺得這氣味有點親切，彷彿回到他十年不會回去的祖國似的。

「就是他。」

駱方之伸出尖嫩的手指，往白布上一指，說：然後，也宕過台子右邊去。

三角臉這回可挺像驢子臉的保鏢，密密緊的挨在他身邊。

驢子臉往黃得勝臉上示意似的瞥了一眼，給藥腥氣熏得飄飄然的黃得勝像射到一箭冷箭，驚了驚，也就往前走上一步。

原站在右邊的那個助手跟三角臉全都在驢子臉的眼光下會意過來。助手把白布摺開一角，露出那個受傷者的臉子。三角臉拍拍黃得勝肩仔，說道：

「喂！你倒上去認一認看。」

黃得勝繞過他們後面，得意洋洋地走上幾步，靠近那個受傷者的腦袋旁邊。

這回他瞧清那人鼻子裏在粗裏粗氣地出氣，灰敗的臉子，左半個給紗布紮住，右半個額骨高突，眼像窟子似地合着。他彷彿有點面善，他隱約地想起那正是兜頭向汽車搶上來的強盜。

「媽的，正是他呀！俺那手槍彈子可不算沒了眼睛。」

他抖動胖臉子，回過頭來響亮地說。

兩個助手全都吃驚地看着黃得勝。一個在心裏想：「在上帝的面前，你是沒有殺人的權利的。」一個彷彿在慕羨這英雄的氣概。

三角臉這回也用了許多「但」字跟驢子臉說上一陣洋話。驢子臉笑了笑，聳一聳肩，却跟瘦主任駱方之說去。

駱方之總了不少回鼻子，銀邊眼鏡就像要簪掉似地動着。過後，他簇着眉頭想了想，沒開口。兩個助手可總動員起來了。一個走到手術器的架子邊去，端出一隻白磁盤，一個拿出酒精燈，上了火。

「好的！就給他打一枚強心針吧！」

駱方之咕囔着，宕開去。心裏想：「唉！多半是空費公家的錢，要死的，還讓他死去吧！怎麼還……」

黃得勝再往那傷人看了一眼，心裏突然起了陣別扭：這顛骨！這顛骨！這顛骨上有一塊疤，倒和他有點因緣，有點親切味。

瘦主任駱方之跟那兩個助手在那邊準備着施手術的器具。他們這邊找找，那邊瞧瞧，全都慢條斯理地動作着。

驢子臉彷彿閒得沒法消遣，噓呀噓的打着輕輕的口哨，皮鞋跟也格格登登地敲着地板發响。

三角臉却還是那付青鬱色的神氣，看去像有點緊張，但也有點弛緩，彷彿是條竹幹子。

「這顛骨，這顛骨！這顛骨上的疤！」黃得勝全身感到熱辣辣，全像他媽抽過的鞭子痕在作怪。小時候，帶他弟弟出去玩，就在石階上撞出一大塊血，「也是在顛骨上，也是在顛骨上。」——媽就在他背上抽過一頓，背上真的有點熱辣辣。

於是那受傷者的半個臉子，濃濃的劍眉，深陷的眼窗子，尖尖的鼻準，全都在他心裏活動起來……

然而他却反而感到分高興。要顯出自己忠心，殺了爸，殺了媽也得幹去，人沒有權利向他說：「嚟！黃得勝，你怎麼殺了自己的人？」——「哼！你知道，我打殺的是強盜。我保鏢的祇認主子不認人！」那時候，那時候啊！老板怕就會拍拍黃得勝的肩仔，掄起個大拇指說：「黃得勝！好漢！我那個梅花丫頭準給你當老婆……」

但是，他再定住眼睛瞧瞧那半個臉子；一份親熱，一份暖，夢一般壓上心頭。他霎了霎眼睛，且用手背抹了抹，他想這麼說：

「啊！那一天——昨天，就是昨天早上，天氣太陰暗，太陰暗，玻璃窗上有薄霧，俺瞧不準，俺瞧不準……打中的，是不是他，也許不是他……」

但他光感到心腔子這麼地哆嗦着，他可說不出。

「唔！熟咧——這房間熟咧！」

他低低地自個兒這麼哼了句。他就覺得像老牛卸了轆似地解除了自己心頭的重壓。

這時候，瘦主任正在看着藥水瓶的包紙。他看了又看，咕咕咕咕地唸着。然後他撕了紙包，碎了瓶口，把一枚針子插入去一邊抽着藥水，一邊緊閉着自己的嘴子。」

黃得勝想走了回去，但又像給什麼東西拉住，不想走回去。一顆心子變做了一匹耗子，時不時在警戒着老貓的襲擊。

「唔！藥腥氣！藥腥氣！」

他再這麼叫出了句，他又彷彿吐出了一腔心事。

捧盤子的助手回過身來，從白布單下找出那受傷者的手肘。

一隻粗魯的起裂的黑手，顯得十分堅強有力。

黃得勝彷彿從這手裏傳來一股暖氣，他再瞧瞧那個高顴骨——顴骨上一塊疤，那隻眼窩子，那付濃黑的劍眉，他這回記得十分明白了；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五月三日，太陽牌砲彈哄動了濟南，他們失散，他們就各走各的路……從管砲樓到做保鏢，這是自己走過來的路……

「這樣個年頭兒，誰還顧得誰死……」

他平時老是那麼地自己寬慰着，什麼手足情義，就全都拋撇在一邊。他祇覺得一個老板，就是他一個世界。他得活在老板一笑一顰里，他得活在老板的唾沫子里。他連老板哪根眉毛在動，就能猜出老板有哪份心思，自己得做哪份事。那麼誰敢在他老板虎鬚上擦動的誰還不該死，然而他……

「噯！也許自己高興得昏頭……也許不是「他」……也許……」黃得勝於是長長地吐口氣。

這時候，那個助手已經在那條臂膊上擦好了酒精。瘦主任正把針管子對窗照了照抵着指頭，讓針尖吹出點子空氣，然後，接過那臂膊，凝住眼，咬着牙，閉着嘴，往脈膊那裏打下去。

騎着的人馬上來個反應：全身一掙。粗魯地喘出一口氣。

「咕——咕——」

這邊的三對眼珠子全落在那人的臉上，等他臉子回過紅來。

「噫！瞧樣子——瞧樣子，這傢伙也許還有活的指望呢！」

黃得勝突然心裏又感到一陣輕鬆一陣快樂。——「是不是他，也得讓他活下來。反正老板沒受傷，何必一定要他死。也許真是他，那麼，噯，噯，七八年，七八年了，七八年不見面，還得讓咱們說上一套別後苦楚，再叫他同來保俺那老板的鏢。他那槍法，直賽過俺十倍！」

「噫！媽媽的！」

黃得勝隨口哼出來。胖臉子直哆嗦得厲害。

噫子臉從口袋內探出一冊小冊子，跟自來水筆，裝個等着抄錄口供的姿勢，迷着一隻眼兒，偏着個腦袋。

一個助手真的看到那人臉子回過紅來，自個兒快活地喘口氣：

「上帝！給他一份生存的權利哪！」

那人啓開眼骨碌碌的往屋子裏轉一轉。

「唔——」

這麼响了一聲。縐着眉，像感到十分刺痛似的，又吐出口氣：

「哦——」

三角臉挨上前去，遮住了黃得勝，問道：

「喂！——你叫什麼名字？」

這聲音沉着，嚴重。不是老公事，就沒那麼個口氣。屋子裏立刻落下嚴肅的靜默。

那人縐着眉，眉尖像劍鋒似的在呼呼吐光。

「問什麼？——我是黃——人家全都叫我都黃侉子！」

那人低低地回着，但顯得極其有力。——一種穩秘的力，恐怖的力，像全要在這說話聲音裏爆發出來。

「黃黃黃侉子！」黃得勝這回就覺得全身起了雞皮疙瘩。每一個疙瘩頂點，像空穴來風似的在倒抽着冷氣，噁噁！怎麼這屋子泗汀，一下子，——一下子，失了熱力！」

「那麼，你的真姓名呢？」三角臉仍舊那麼沉着，那麼嚴肅地追問。

「媽媽的！」那個却平安了。淡然地露一露笑。「要我真姓名作什麼？俺死了，你可給俺寫牌位。——俺叫黃得標！」說着，又照的抽了一口冷氣，忍着痛，咬緊牙關，往全屋子瞧一眼。

「什麼？」黃得勝大聲的叫。全像做個夢，身子直從山頂翻落山脚。驚出了一身冷汗，兩眼暈眩：

「真的是真的！但俺不能就這麼的認了他，但俺不能就這麼認了他！」

他心裏正那麼叫着痛着，那三角臉可沉着地回過來，對着他露出陰險的一笑：

「老知道這名字，倒跟你祇差一個字呢。」

「唔，是呀，祇差一個字——哈哈！」黃得勝抹抹額上的汗，苦笑一下。「但他——但他——但他是強盜！俺是保鏢呀……」

「問他是那裏人？」沙色驢子臉可不管黃得勝這些嘍囉，儘自個兒在抄本上畫了老一會，然後用洋話對三角臉這麼吩咐。

三角臉照樣用中國話跟那受傷者問了句：

「你是那裏人？山東呢，還是河南？」

那人喘着粗魯的氣，彷彿十分厭似地皺起眉，尖尖嘴，楞着大眼向三角臉死命地瞧住。然後，爆彈似的一句句說道：

「……俺山東……山東濟南……俺是××廠工人……他欺咱們工……俺……」

山東濟南！山東濟南！山東濟南！這有力的字眼，可是在太陽牌砲彈下炸碎了，一個老家，沒了爸，沒了媽，兩口兒老在一起。自己在兵房裏混飯吃，他在鐵路上做小工。沒共同享過什麼快樂，却共同嘗着一份苦。然而一

個砲彈也炸碎了結住他們的一條鏈子！他們就此失散了，七八年……這是鐵一樣的事實呀，怎麼能叫他
不承認？他承認！他忘掉老板了，他發瘋似地一把拉過三角臉，自個兒搶上前去，大聲地叫：

「——你是誰？你是誰？——你到底是誰！」

對面那三個醫師跟助手，看這保鏢出格的神氣，都惘然地怔住。兩個助手蒼白着臉，倒退一步。瘦主任醫師却皺皺鼻子瞧着他，噁，準是這人神經變了質。但那是內科醫生的事……

三角臉生了氣，沒跟他說句什麼，却楞着眼，回看那張驢子臉。驢子臉的眼光迫擊砲似的射着去，歪着嘴，唇倒掛着眉——一臉子的疑問。

手術台上那人，眼珠子往上突，老瞧着黃得勝，動也不動一動。終於漸漸失了光，漸漸變做死了的魚的眼珠子——一大塊的白。一顆丹大的熱淚，從眼角上刷的滾出。他合上眼，他也彷彿在記起七八年，那太陽牌的砲彈……那一切……他低低地叫道：

「哥哥……是你嗎？怎麼——霍略……」

於是一口氣就像鐵丸子滾過桌面似的咽下喉頭去，他僵直了！

「——怎麼？——弟弟！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黃得勝的胖臉子這時也掛下兩條發光的淚。兩手扳住那人的頸子，儘搖儘搖。

「曖曖！你別動他！你別動他！」瘦醫師駱方之冷冷地禁止着。「這個……這個……」

三角臉眼前馬上閃過一條亮光：這回可不用叫自己再去做翻戲，弄個大案子辦辦了。現成的湊上門來。不是，也得坐他個通同罪，自己的晉級……唔……有把握！於是，他把一手插在衣袋裏，抓住一個東西，心頭一陣緊張，嘴裏嚶嚶吓吓的跟驢子臉說了幾句。

「抓住他！」

驢子臉用眼光，也用嘴說出這一句——這一個爆彈似的一句。

三角臉一把抓住黃得勝的衣襟，回出衣袋里的那隻手，用手槍對住黃得勝，哼着：

「不許動！」

黃得勝直起腰，這才感到全身像從水裏跳上來，清醒了。「啊！這回俺可犯了罪？俺回護老板，俺竟打死了弟弟，俺又覺得他可憐！——然而，他做強盜他該死！他該死！咳！俺爲什麼還要認他……」他糊里糊塗的想。

「怎麼？」一個助手沉吟着。他發起抖來。「上帝呀！別在這聖地當戰場呵！」但主任駱方之跟另一個助手，却全不覺這事奇異，彷彿喝着杯淡開水，舌頭上沒些兒回味。

驢子臉走上一大步，往黃得勝身上搜了搜，搜出了一支手槍。

「那有什麼呢？」黃得勝花了些工夫，鎮定着自己，說：「他是俺弟弟，不錯……但咱們七八年不見面了，

各走各的路，那又有什麼呢？他做強盜，俺打死他。他已經結俺打死了……俺……俺……

「哼，有你說的！」三角臉噴了黃得勝一臉唾沫，却辯解似的瞧瞧那面三個，說下去：「却原來你就是他們的餘黨，你就是你保了三年鏢，你說沒有壞蛋找上門，你覺得好沒味兒！這回，你就約通你弟弟……難怪你說時運來了！——原來就是這一手……」三角臉一邊說着，一邊突然記起那年自己跟削白臉翻譯一道約通一個放監的人做過的那一手……也就全身一陣熱。

「啊！——」黃得勝張着嘴，彷彿結誰打了一個大耳光，合不上。背脊又熱辣辣的，準是娘抽過的鞭子痕在作痛。

爐子臉瞞的打個口哨，嘴子往門外一掀：

「帶去！」

還這麼說上一句。

三角臉沒移動槍口，却轉過身拉着黃得勝的手臂，一臉子殺氣騰騰的推着黃得勝出去了。

「混蛋！——混蛋！——」黃得勝一路的罵着，挺着肚子出去。但這回他不知罵誰好了：洋人包打聽自己還是弟弟？——但弟弟却已給自己一個子彈穿入肚子了……

駱方之神氣不變的用手探探那受傷者的嘴子，但覺得他那鼻子裏還有一絲絲氣在微微進出。

「哼！」驢子臉笑了笑，用洋話說，「中國事真怪，哥哥當保鏢，弟弟做強盜。得手，說那老板幾萬吊；不得手，打死一個，也不算什麼。」

說着，舉舉手。

「嚇嚇！——谷達巴愛！」

笑了一笑轉身走了。

這裏，手術台上的受傷者，氣喘得更粗魯，更短促！半個臉子現出一條條粗硬的綫紋。

醫方之跟兩個助手，全都鎖上手，安閒地站着，彷彿全都在禱告：

「上帝！赦免他一切的罪孽，讓他靈魂平安地進天國去吧！——阿門！」





光

麗尼

「有一點光麼？」

「不，沒有光；那是閃電。」

「不，我相信，有了閃電，就會有光的。」

房間陰濕而且黑暗，發出一陣陣霉爛的氣息，好像還不是會有人住的地方，這是一座墳，牠將人壓着，埋着，使年青的血和肉，變成枯骨。

我把窗推開，因為沈悶幾乎使我窒息，傍晚的天，黑暗加重了；幾天以來，天從來不曾開朗過，祇是使人窒息。

的沈悶。如果這是在暴風雨欲臨的時候！然而，這沈悶却是使人窒息的。

「你回了？」

「是的。」

「一個人？」

「一個人。」

沈默又回復了，佔據着黑暗的小房，使人感覺着這不像是還有活人居住的處所，祇是那沉重的喘息聲却是那樣急促，如同有人正在掙扎着那最後的呼吸。

同居的這孩子又病了，病得好幾天倒在地上，不能起來。酒精底氣味，硫酸和硝酸底毒素，把他毀了，使他不能支持，祇是不斷地發着熱，從早到晚，都留在昏迷裏，而那一個壯年的一個，却出去了好幾天，一直不曾回來。

「你看天麼？」

「不，我悶。」

「今兒個天氣還是那樣？」

「還是——不會有改變的。」

這孩子還祇十五歲，原來就不是一個健壯的孩子，他笑了一笑，笑得那聲脆弱，接着，就牛鳴一般地咳嗽起來，而且加重地喘息着。我走到他底身旁，摸摸他底頭部，那正如同酒精燈一般地發着熱。

「你要水麼？」我仍然摸着他底頭，看定他底熱着火光的眼睛。

「不，我要風，一陣狂風。」

他嗚嗚咽咽地哭了，揮起手來，抱住火熱的頭，苦痛

地哭着。他怨恨，他咒詛，他掙扎着，想從地上跳躍起來。

「爲什麼是這樣啊？這是爲什麼？」他嚷叫着，用手拍着自己底胸膛。「忍耐呀，忍耐呀！我不能再忍耐。我快死啦，我快給壓死啦！」

從他那卷曲的，焦黃的頭髮，從他那艷紅的，害羞的少女似的臉面，從他那深陷的，閃着火樣的光芒的眼睛，那蒼白的牙齒，那突骨的手臂和胸膛，就知道在那似乎可以一敲即碎的胸膛下面，肺葉也許早就被酒精，硫酸，和硝酸，和一切有毒的氣息，侵蝕得成爲灰白的絮團了。他苦悶地嘶喘着，一直到氣力不容許他繼續嚷叫的時候，他才沈默了。

而世界也正沈默着呢。黑暗重重地罩了下來，猶如舉着千鈞的起重機忽然斷了鐵索，整個的重載全部落到了這墳墓似的屋頂，已經將我們壓得粉碎。

沒有燈，窗外也沒有光亮；陰濕和黑暗發出腐爛的氣味，使人窒息。

「爲什麼啊！這是爲什麼啊！」孩子喘息了一會兒，又嘆叫起來了。「放我，我要出去呀！」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按緊着他底手和他底身體，但是他却正如一條猛獸發了狂似地和我擊鬥起來。

「我去找他，找我哥哥去，他定是給人抓啦，給人騙去啦！我去找他，我知道他會在什麼地方！」

然而他却昏倒了，喘息着又倒到地上來，似乎連轉的氣力也不能有。他嘆息了一聲，好像這嘆息給了他蘇息，於是，以一個長時間的呼吸底停止，他便開始低低地啜泣起來了。

雨滴開始滴滴答答地落着了，然而它落得那樣稀疎，我記起，在一次暴風雨的時候，人們是怎樣在市街上面成羣地，集結着隊伍，奮突地向前衝進着，高聲地吶喊着，唱着莊嚴而雄渾的進行曲；怎樣在槍棒之下人們瘋狂一般地抗戰着，被衝散了又重新集合，被打倒了又重

新跳躍起來。

暴風雨會第二次來的吧？

然而，這孩子却衰頹了，衰弱得好像斷了氣息，他沈默地躺着，不再動彈，不再掙扎，也不發出任何聲音。枯了，如同一株年青的樹被燒枯了一樣。

我戰顫地把他抱了起來，抱在我底懷裏，搖撼着他。他疲倦地微睜了眼，以低的聲音問道：

「天快亮了麼？」

我搖搖頭，回答說：「還沒有呢。」

於是，他底眼睛又疲倦地閉下了。

一線閃光射進窗來，接着一聲巨雷底震響。孩子又睜開了他底眼睛，焦急地問道：

「有一點光麼？」

「不，沒有光。」我回答說：「那是閃電。」

「不，」他笑了一笑，「我相信，有了閃電，就會有光的。」

一九三六年，五月。



影

麗尼

我時常看見一些影子，這是一些幽靈般的影子，牠們纏着你，使你苦惱。牠們在你眼前幌動，在黑暗的角落裏發閃，並且有時也幻出怪異的形狀，使你驚嚇，然而，牠們並不是真的幽靈；這是一些活着的，牠們有着年青的血肉，却被活活地埋葬了；所以，那情景就是那麼悽厲可怖。令人戰慄。

我不能忘記一個影子，牠每日裏在整個房間裏亂搖亂幌着，撕碎着自己底衣裳和頭髮，哀痛而憤激地叫喊着，簡直好像要把自己毀滅了一般。

那是在我就搬到一間後樓去的時候，夜靜了，四面的小工廠已經完全停止了機輪底轉旋聲和金屬底碰擊聲。我疲倦，然而我不能睡。生活是可怕的，牠壓着人，使人不能安心地享受休息底樂趣。我審視着四圍的板壁，聽一聽附近的人可會全都熟睡。然而，一切都靜着，沒有聲息。我走到窗前，想從窗口望一望天色，但是，天是黑暗的。對面，一間小房裏，窗開着，燈還亮着，一個女人坐在牀邊。是一個年輕的女人——一個年輕的母親呢，因為她手裏正抱着一個嬰孩，好像一個母親用自己底翅膀抱

擁着她底軀體似的。她底頭髮蓬鬆着，好樣剛從惡狠的撕鬥裏抽出身來的一樣，她俯身下去，親一親孩子底額。於是在那年青的蒼白的，嵌着兩隻呆滯而又光彩的眼睛的臉上，就浮出一絲微笑來。她底身體是那麽單弱，雖然在那輪廓上面可以看得出來一個被埋沒了的青春。她把孩子放在牀上，謹慎地安置在枕頭上邊，注意地端詳了一會兒，於是，口唇開合着，似乎是在說着一些什麼無限慈愛的言語，就把孩子又重新抱了起來，緊緊地撲去懷裏。她張大着嘴脣，大聲地笑了，那笑聲是那麽淒厲，正好像是無限絕望的叫喊。她抱着嬰兒，站立起來，而那永遠不能令我忘記的影子般的搖幌，就開始在整個房間裏旋轉起來了。她搖幌着，旋轉着，如同一陣風，一陣發狂的風；她跳着，轉着，口裏呼喊着，咒罵着，哀痛地號叫着，憤激而瘋狂地撕碎着自己底衣裳和頭髮。

一個悲慘的景象出現在我底眼前了。我恐怖地觀望着，恐怖的思想抓住了我底腦子，使我呆住；我們住我

自己底頭，想要呼喊，然而，好像是被壓在一個奇惡的夢魔下面，無論怎樣，也不能發出聲音。

第二天正午，一個穿着藍色綢長衫，裁着黑色呢帽的中年男子，領着兩個工人來，並且帶來了一口小小的木皮做的棺木，從女人底懷裏硬把那嬰孩搶了過去。女人如同一頭母狼般地掙扎着，衝突着，她底臉面青白面頰如同同一具骷髏，凶狠的睛眼深陷着，發出寒冷的光芒；她抓住那男子，露出牙來，用蓬亂的頭對準他底胸膛撞去，一面喃喃地說道：

「你害人！你把我騙到了手，你就丟你騙得我苦……」

她底眼睛忽然發紅，青白的臉面忽然湧上赤紅的鮮血；她磨着牙，淒厲地叫喊着，兩隻手鷹爪一般地飛了過去，像要攫住那男子底咽喉，但是男子却諄惡地笑了，一笑，並且罵道：

「再生氣，老子揍了你！」

於是，一舉朝着女人底眉頭揮了過去，女人就仆倒了，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死賤貨！死了，再給你一口棺材！」

女人在地上，癱瘓地抽動着手足和胸膛，不斷地發出窒息而苦悶的笑聲；兩個工人把嬰孩裝進了帶來的小棺木裏，一個人扛着，一個人跟着，無聲無息地走了。那男子，却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望了地下的女人一眼，於是從舊色的綢長衫裏掏出一張紅色的紙票來，擲在那凌亂的牀上，再望了女人一眼，就帶上門，也無聲無息地走了。

連接着三個整天和整晚，我底頭髮着熱心，急劇地跳着，好像要從喉頭湧了出來一般。每一抬頭就可以看見那女人在懷裏抱着一個枕頭，在整個房間裏影子一般地搖幌着，旋轉着，有時高聲狂笑；有時憤激地呼號或者悲切地痛哭——這使我如同處在一個夢魔裏面。無論在什麼時候，祇要有人出現在她底房門，叫她一聲：

「阿秀！」她就會立刻一隻手摟緊着她底枕頭，另一隻手把無論什麼可以到手的東西擲了過來，並且磨着牙齒，切齒噴道：

「你騙得我苦……」

「阿秀，清醒一點罷，你哥哥就要出來的，你哥哥出來了你就好了。」有時，隣人像這樣勸解，可是阿秀却把眼睛一瞪，憤怒地嚷道：

「放屁！我哥哥早就給人害死了！」

於是，阿秀就突然嗚嗚咽咽地痛哭起來。

阿秀死了，但是，那旋轉的影子我却永遠不能忘記。影子晃動着，在我底面前；牠們旋轉着，如同一陣羊角風在這裏，是一個少女，活潑的，然而柔弱的；在那裏，又出現了一個青年，憔悴，蒼白，腳上鎖着沈重的鐵鎖。一個兩個；五個十個。一個年輕的母親，她抱着她底嬰兒，晃動着，而且旋轉；而一個戴着黑呢帽的男子却又出現了，他將所有的影子全都吞沒。

一九三六年，五月



弱者

荒煤

三月初，春天。

一個陰霾的午後時分，三月的初春的風頗有些寒峭；但街頭已經出現了一些敏感的穿着嫩色的薄裘的女人了，她們露出了大半截胳膊，矜持地偎倚着年青的紳士，愛嬌地微笑，鬢鬢春天已經給她們帶來了够滿足的幸福。

是禮拜天，繁華的××路上顯得更鬧熱起來：電車、汽車載滿了人匆忙地駛向前去，一面急促地響着鈴聲

和喇叭聲，想衝破那緊緊攪攪一團在空間飄蕩的人底語聲笑聲和叫聲似的；女人穿着嬌豔的衣裳一兩朵花儿或葉兒般浮漾在灰色的人羣中；大公司陳列窗裏的模特兒都格外嬌媚地在引誘顧客，紅着臉頰；樂器店門前底播音機傳播着淫蕩的爵士歌曲……一切都是足以令人迷亂的騷擾和渾沌。

因為今天是一個紀念日，街頭於是增加一些鷹鼻子綠眼睛的白種人的武裝巡捕，像獵狗般謹慎地在人

裏裏巡邏着。

她不安靜地和依在XX公司面前徘徊。她底心一直很利害地跳動着，鬚鬚只在期待一個爆炸就會跳了出去；她極力使自己平靜，裝着閒散的樣子眺望着街上，但一碰是那些熱悉的有所期待的眼睛就又心悸了，這很使她苦惱。

這並不是第一次在她死寂的生活之流中所起的激動，她記得，在去年冬末，那像狂濤般吞沒了她，她底思想，她底心靈……使她整個地沉溺了！那一天：咆哮的行列是怎麼帶着偉大的力量感動了她的——她長恐而又興奮，失去了她一切的自主，第一次清醒地感到自己可恥的怯弱，而且感到在自己狹隘的充滿陰影的生活裏將降臨了如何光明的新生……她痛哭過，詛咒着這自己，好幾天她都想到那一些幾乎令她相信祇是做夢一樣的景況，而使她發誓要從自己底生活裏脫拔出來，然而隨着靜水般無聲息的逝去的日子，她底激

動，她底詛咒，她底希望和誓言也漸漸逝去了，偶爾想起來，那像真是一個夢了……

她偶然地想到這些，不覺臉紅了，把頭低了下來；她看見了自己底纖巧的美麗的脚。她忽然想到一個年青的人匍匐在自己面前，喃喃地道着什麼，用厚唇吻她底脚的影子，於是在不安寧的心中突然湧起一陣憎惡。她想，她確實得離開那種羞辱的生活圈子了，爲什麼要那樣過，讓自己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去換來那一些並不是不懂得無聊和可恥的慰撫呢？不能生活得更好些麼？自己年青，熱情，有充裕的時間，就不能做點別的什麼嗎？爲了想獲求新的知識，想自由地呼吸新的空氣，才從陰黯的家中逃出來……但現在，難道祇是學會了怎麼把自己裝飾得更美麗些，怎麼會使得自己更教人憐愛，怎麼用甜密聰明的語言去愚弄人並且受人讚美麼？許多人都稱讚自己是一個有靈魂的女子，但是自己究竟真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怯弱，貪享安逸，卑污而且虛偽……

「你在想什麼？」同伴的依忽然用胳膊推推她，問。
「唔，」她紅着臉答應，一時幾乎想不出什麼話來說，「我，我沒有想什麼……」

「快四點鐘啦。」依並沒有留神到她底模樣，祇看了看自己底手錶，自語地道：「怎麼還沒來？」

她望了依一眼，不做聲。依仍然是那樣平靜，兩隻眼是很深遠的大眼裏放着興奮但是安寧的光，使她一張不十分健康的臉顯得很美麗；她抿着薄唇，用端正的鼻子哼着歌，臉頰漾着淡淡的紅暈。她把兩隻手插在那件已經舊了紅色的絨衣袋裏，讓飽滿的胸挺起來，打着轉身。依這樣子使她起了一陣反常的心理，她鬚髻有些嫉妬——但是爲了什麼呢，她講不出來。

她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

「你看，」依凝視着陳列窗裏面披着一件綠色衣料的顯出身上的曲線的「模特兒」好一會，旋轉過身子向她天真地笑問道：「我身上有曲線麼？」

她望望依，看到那豐滿的渾圓的胴體，想起自己底軟弱，不禁難過起來了。

「瞧，人家跟你說話都不理，你倒底想什麼呀？」依又問了，用大眼盯住她。

她還是被默着，並且回過頭去躲避依底視線。

「我曉得你想的是什麼！」

依審視着她，像是責備地說。

她心中一動，她想問依曉得她想的什麼：是自己脆弱的根性還是什麼呢？但她害怕萬一依說的底會強烈地傷了她底自尊心，於是祇苦笑了一聲，心裏想：

「她能曉得什麼呢？我是沒有人能夠了解的！」

「怎麼還沒來，」她想支開話題，「不成功麼……」

「爲什麼——因爲是女人罷？」

依顯然有些不高興。

「不是這樣說……我怕——」

驀地，遠處傳來了一個大的混淆着歌聲和口號聲

的聲浪，依低聲啊地叫了一聲，跑着向那聲音迎了過去。她激動地跟在依後面。這一個聲浪一剎那就完全打擊了她這才間所有的思想，她忘記了她底軟弱……祇覺到心悸動得更利害了，全身傳播着一陣微微的痙攣，身子像騰懸在空間似的。

剎那間，一個狂濤般的行列走近了。年青的女人：學生，女工，小職員……四個四個地緊緊互相挽着手臂向前走；她們高聲歌着，呼號着，嚴肅的臉上都有着一對因為興奮和激動燃燒着的放光的眼睛，勇敢地望着前面向前走。

歌聲及口號聲形成一個巨浪從騷擾的街上噴亮地飄揚在空間；聲浪一個緊接着一個，震動着，醉漲着，塞滿了雜亂的街上，街上於是騷動起來：車輛擁擠着，慌張地叫着；人們底鼓掌聲，議論聲……混淆成爲一片，好像一切懷孕着的一個爆炸現在都突發了。

但是行列整齊而鎮靜地踏着一致的步伐向前走，

用一樣激昂的聲音高歌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

向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

……

今天打碎鐵錘，

聯合起來從今不做牛馬。

……衝上前線去，

永遠不回家！

……

她從人叢中走進去，想找着依，但依已經看不見了，不知混合到哪一隊裏面去了。傳單一片片在她頭上飛散，當她看見這些傳單怎麼飛到人們手裏，人們怎樣同情而憤激地和着口號，鼓掌地衝進行列裏去的時候，她感動得很利害，她簡直迷亂了。

行列轉進一條窄街上，一兩支歌和幾句口號像

一條條緊繫着每個人，人瘋狂了般怒吼着。

她終於也被人擁進行列中去了，而且被人挽着胳膊。她望了望，左右都是一張不健康的臉，穿的藍布衫，模樣像是工人，都那樣用尖銳的嗓子高呼着，昂着頭向前走。她也想同樣喊叫，但喉管像被什麼噁塞住了一般，叫不出來。她覺得眼睛給淚滴溼潤了。

「我確實太軟弱了，」她茫然地想，並且覺到自己有點跟不上同行的脚步；「爲什麼我不可以把步伐再踏得大些呢？當人家高歌狂喊着向前走的時候，我却祇能跟隨着流淚……」

想着，覺得可恥，她把頭抬了起來。然而她感到心是在向下沉落，她知道她底臉是已經蒼白了。

行列行近租界和華界交接的地方的時候，忽然騷動騷擾起來；武裝的巡捕揮起茶碗口般粗的黑的警棍，瘋狗般向人羣擊撲着；警笛響着，狗們狂吠着，人羣吶

喊着，街市都讓震動了。

她下意識地打了個顫，想向道旁閃去，但她底同行者還緊緊挽着她底胳膊，失去了理性地叫道：「衝上前去……」她不禁使勁抽出自己底手臂來開始奔跑了，在人羣中亂撞，不知哪兒來的氣力，她竟穿過了密層層的人羣。

她立在一家商店門口呆望。行列已經給衝散了後面的一段；街頭有兩個頭部被打破了滲出鮮紅的血流的男子被巡捕抓着往警車裏推，好幾十巡捕全副武裝地守在通到華界的街口；一面驅逐還留連着的羣衆。街心傳單滿地亂拋着。她望着這一切，感到一陣說不出的迷亂在中心發酵，不知爲了悲痛還是憤恨。但是當她想到自己那樣從同行者底胳膊中抽出手臂來跑，和在匆匆的一瞥中看見的幾個空手的人勇敢地迎着狗們底擊撲，流着血……臉上起了燒熱。

她站了一會，覺得疲乏，想走開的時候，陡有然一羣

手抓緊了她底胳膊。她吃了一驚，但隨即聽見有人喚着
她底名字了，她回過頭去看，認出是那個同鄉叫着志的。

「是你！」她不耐煩地道，瞪了那個底顫着的厚嘴
脣一眼，覺得很有些憎厭。

「我看見你好一會了……可是我不相信是你，就
沒敢叫你，你跟着鬧什麼……」

他一面抹着頭上底微汗，一面急促地說；一張褐色
的臉像受了大驚般蒼白着，厚脣起着痙攣，充分顯出了
他底懦弱和庸碌。

「我聽見一個巡捕跟着你後面趕……」他繼續
喘息地說，「我真嚇壞啦！你真胡鬧，你不想想你的身體？」

她鄙夷地望着他不做聲，她望着那高壯的身子簡
直覺得是十分瑣瑣，同時因為他那樣什麼都不懂地來
責備自己便更不願意了。她輕視地向他嘲笑道：

「你看你，臉都嚇白啦——大男子漢！」

他却一點都不注意，祇瞅了她一眼，老老實實地指

着她憐憫地道：

「你瞧你自己，臉上，一點兒血色都沒有啦，快回去
吧。」

他傷了她底自尊心了，她感到胸口作疼起來，簡直
想撇開他獨自走開，但是同時又感到自己異常無力，當
他用強韌的胳膊圍着她的時候，她終於還是緊緊地依
着他底熱的身子了。一陣無名的熱淚只想往外湧。

「就回去呢？」他溫柔地低聲問，「還是上哪兒玩
一會回去呢？」

她望了望現在已經平靜的街頭，沒有理他。

「還望什麼？」他親切地說，「你還能衝得過去麼？」
——他指了指在交界口的武裝巡捕。

「你不要管我！」她想掙脫身子，突然大聲叫了起
來；她實在不願意他把她當做馴羊樣看待

「不要鬧孩子氣！」

「哼——」她輕蔑地冷笑了一聲。

「你這樣問有什麼意思？」

「是的，我胡鬧！」她努力掙脫開身子，對着他底臉高聲叫道：「可是，你簡直不是人……」

「什麼——」他底臉由蒼白變成紅色。

她感到自己底話太過份了，怔了一怔，祇是又不願意去認錯，於是就順着這股氣扯開身子跑了。

她並不怎麼討厭他，他老實而是溫馴，他還懂怎麼來安慰她，雖然她始終覺得他不能了解她……她心裏暗暗地有些責備自己不該太傷了那個老實人底心，不過她相信他還會追上來的，她漸漸放緩了脚步。

「讓他去吧，蠢豬！」

她走了一會不見他追上來，不覺失望地詛咒了一聲，但是一陣辛酸襲擊過來，她像是覺得孤獨，在跳上一輛人力車後，她拖着臉落着淚了。

回到家裏已經是傍晚。

她也不開燈，一頭倒在床上，把臉貼着枕頭，就滾着

無盡的不知爲了什麼的傷心的眼淚。

「你太軟弱了……」

「不覺得可恥麼……」

「簡直是卑劣啊……」

她聽見了一些可怕而無情的詛咒在耳旁叫罵，每個字都箭般刺着她底心發疼。她相信這是幻覺，但是她苦惱地閉住眼不敢去望四周一會兒，她睜大了眼睛，却是什麼都沒有看見，四面都是煊染着煤煙的成了灰色的冷酷的石灰牆。一個窗子向着漆黑的天，像是給一塊什麼封閉了。

「我爲什麼要這樣愚蠢地煩擾我自己呢？」這時候她苦惱地想：「我需要安寧一些……」

她撐起精神開了燈，到桌前拿出自己底日記來記。她看見了昨天寫的：

「……我有着一顆憂鬱的心，那是新時代的齒輪

挫壓壞了的，我實在是疲憊了，我什麼都不能做，我須要
安寧一些才好……

「可是生活是多麼死啊！」

「不，我還年青，熱情還燃燒着，我須要一個巨浪，祇
要是一個巨浪沖潰了腐朽的渾亂的一切，即使毀了我
自己，捲去我自己都可以！我該怎麼說，我是怎麼厭倦了
我底平凡刻板的生活呢？」

「我是一個有理想的人，我渴望一個巨浪！」

「……………」

她激動地拿起筆繼續寫下去：

「今天，啊，我渴望的一個巨浪終於來了！一切都給

震動了……」

——阿要看××夜報？

——今朝婦女大遊行，打倒××人！

——看大遊行新聞，巡捕打傷人……

兩個報販在弄堂裏面急促地亂喊起來。她想到了
下午那一些景况，心中充滿了苦惱，怨恚，愧疚和悔恨；她
無力地寫了幾個字：

「然而，我終究是一個弱者啊……」

便丟開筆，伏在桌上不動了。

他痛快地哭了。

一九三六，五月初稿



水滸傳和國防文學

周木齋

水滸傳是反抗官僚的文學作品，也是國防文學的作品。這裏，是說後者，也附帶到前者。

水滸傳的根原，是南宋民間對於北宋末年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擴大而爲一百零八個人的英雄傳說。這傳說的意義除了對官僚的憎恨以外，就含有國防的意味，因爲南宋正是一個受異族侵略下的偏安局面。鄭振鐸先生在水滸傳的演化一文中說：「這個傳說，又很快的便爲文人學士所採取，而成爲幾部盛傳各處的英雄傳奇。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自序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予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南宋時候爲什麼會盛行這種『水滸傳奇』呢？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爲什麼會那末快的便成了一種英雄傳說了呢？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周密跋龔氏的三十六人贊說：『此皆羣盜之歷耳，聖與旣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姦雄，

不免後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羽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能辨之。一換一句話，便是騰氏之作三十六人贊是有深意的。他處在異族的鐵蹄之下，頗希望有宋江之類的豪傑出來，以恢復故邦。南宋之盛行「水滸故事」便也是這個心理。他們爲金人所侵略，畏之如虎，便不禁的會想起了「能征慣戰」的「水滸英雄」來。雖然只不過是想慕而已，却也聊足以快意……又，宋江諸人是離南宋時代很近的人，關於他們的遺聞軼事，一定是故老野民口中所津津樂道着的。一從「街談巷語，不足采著」和「士大夫亦不見識」一此皆羣盜之靡耳」和問辨的口氣看來，可知龔聖與和周密都是士大夫，因而丟開反抗官僚不管，只取是英雄的一點，和民間的兼有兩種心理不同，士大夫是局限於國防的，是那時的國防觀念。

這還沒有明說，最顯明的，是明嘉靖時的郭勳本水滸傳，也是使水滸傳達到最完美的本子，首先加入征遼，正式把水滸傳稱爲國防文學，這時還沒有加入征田虎征王慶，所以作爲國防文學是特地的。鄭振鐸先生在同文中又說：「嘉靖凡四十五年。我們只要看前三十幾年的大事便可知當時的時勢是並不怎麼樂觀的……在這三十幾年中，前半是蒙古人的犯邊，後半是倭寇的侵入東南諸省。當時吏治的腐敗，軍兵的無用，在都足以使人憤恨。郭本作於此時，自然會有心想到要草莽英雄來打平強鄰的了。」

給子顯明的解釋的，有晚明李卓吾的忠義水滸傳序，如說：「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冠履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鷗，納幣稱臣，甘心屈膝於犬羊已

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懷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於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恥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於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於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於君，義於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

胡適之先生在水滸傳新考一文中說：「我們從百二十回本的發凡上知道『忠義』二字是李卓吾加上去的。」但是又說：「日本岡島璞翻刻的忠義水滸傳，有李贄的一讀忠義水滸傳序」一篇。此序雖收在焚書及李氏文集，但焚書與文集皆是李贄死後的輯本，不足爲據。」不過明嘉靖時書林余氏雙峯堂的新刊京

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已先標明「忠義」二字。至於以爲序不是李卓吾所作，或者對的。因爲楊定見假託李卓吾的出像評點忠義全書，既然有自己所作而假託李卓吾的發凡，就不應沒有李卓吾的序。又楊定見在標明自作的小引中說：「取卓吾先生敘忠義水滸傳文讀之。」這話似乎真的有李卓吾的序，但有了也總之不應不收，所以這話其實還是指自己假託李卓吾的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不管是否是李卓吾所作，總可以作爲給予水滸傳的國防文學的一種解釋。

再看序的內容，破遼是後來加入的，不是施耐庵，羅貫中所能知道，而且，解釋還是屬於作序的人，不要以爲屬於加入征遼的人，比較妥當。以「忠義」二字來概括水滸傳，分別忠義爲「忠於君，義於友」這大致是對的。比較說來，忠傾向於是統治階級的道德，義傾向於是流氓無產者的道德。水滸傳的一百單八個好漢，大致可說是流氓無產者的集團，他們都講義氣，這個誰也承認。但他們反抗官兵，怎麼也能說忠呢？原來他們所反抗的，只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這就表示他們忠於國家，忠於民族，他們的忠才是真正的忠，不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欺騙，麻醉的忠。然而他們受時代的限制，沒有形成正確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所以他們的忠便表現爲對於「朕即國家」的君。他們反抗統治階級，但對君是例外。尤其是宋江，在晁蓋死了，剛「權居尊位」的時候，便把聚義廳改爲忠義堂。（第六十回。）這是宋江一個人的轉變麼？假使這樣，他便真的要「權居尊位」不能久了。「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

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這兩方面的話倒過來，就合於這裏的二義。史丹林說布羅尼諾夫，斯丹卡來新，潘格支柴夫「三個作亂的領袖都是沙皇信徒。他們反對地主只是『爲着我們的好沙皇。』這是他們的戰鬥口號。」宋江也是這樣，從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兒洼，徽宗帝夢遊梁山泊裏可以看出。『大賢處上，不肖處下，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反面也表示作序的人的希望。政治腐敗的原因招來異族統治的結果，這本來並不錯，不過發展却成爲義是手段而忠是目的，忠君意識壓倒義友意識，而這義友意識又局限於『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不澈底的反抗，結果征遼以後，自身也歸敗亡。這在歷史的解釋，是正確的，但從現實的批判，是錯誤的。

楊定見假託李卓吾的發凡，第三條也說：『忠義者，事君處友之善物也。不忠不義，其人雖生已朽，而其言雖美弗傳。此一百八人者，忠義之聚於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義之見於筆墨者也。失之於正史，求之於稗官。失之於衣冠，求之於草野。蓋欲以動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復加『忠義』二字，有以也夫。』

『失之於衣冠，求之於草野，』義不容辭，忠也屬於他們的，但加『忠義』二字是爲『欲以動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也值得深思，又，自作的小引說：『（袁）無涯曰：『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滸哉，其先水滸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發水滸之精神，非無涯不能發卓老之精神。……』於是相視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敍忠義水滸傳文同聲讀之，肯江怒譁，若或應答。』

「胥江怒濤，若或應答。」不是憑空的，下署「書於胥江舟次」而又不是單純的「卽景」，胥江取名自伍子胥，有吳亡於越的「一生情」。胡適之先生的新考又說：「此書（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之刻，當在崇禎初期，去明亡不很遠了。」

據鄭振鐸先生的演化說，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今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中國極少見。少見的主因，在於鍾氏的序文，頗有些不敬清人之語：「嘻，世無李達吳用，令哈赤猖獗遼東，每誦秋風思猛士，爲之狂呼叫絕！安得張韓岳劉五六輩，掃清遼蜀妖氛，剿滅此而後朝食也！」水滸傳的被稱爲國防文學，就在於「秋風思猛士」這真是具體的說明。鍾伯敬是明萬曆時人，在楊定見以前。

水滸傳因時代的關係，屢次被稱爲國防文學——過去並沒有國防文學的名詞，但實在也是的。現在有國防文學的名詞了，因國防文學從使我想到屢次被作爲國防文學的水滸傳。現在又是水滸傳再被作爲國防文學一次的時代，然而沒有人提起水滸傳，却另外有國防文學，這是和過去不同的地方。這裏提起，不是再來一次，而是對於所知道的把水滸傳作爲國防文學，就歷史和現實給予說明和批判。



司馬遷發憤

郭沫若

那是漢武帝天漢四年的正月。

有一天，司馬遷在書房裏，正席地而坐，埋着頭寫着他的史記的最後一篇自敘傳的時候，他的外孫楊惲，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進來匍匐着向他報告：

——「任少卿先生來了。」

司馬遷把頭抬了起來，臉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婦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進來吧。」連聲音也和婦人的相彷彿。

在司馬遷把書案上的稿件略加整理着的時候，楊惲引了一位中等身裁的胖子來，有稀疏的鬚根鬚鬚在嘴邊畫成八字，肚子挺得很高。這胖子便是做着益州刺史的任少卿了。當時的地方官每年

正月要進京朝見一次，他是才從四川來咸陽的。

司馬遷立起身來迎接着他，兩人拱手對揖。

——「少卿，你幾時進京的？」

——「剛到，我連沒息脚就跑來看你。（是一種帶着鼻音的所謂「嘶音」）你的鬚子呢？子長！」

——「鬚子嗎？唉……」司馬遷含糊着沒有回答出下文來。

——「我記得你要長我兩歲的，我今年四十七，你不是四十九歲嗎？」

——「是啦。」

——「但你看來却只有三十歲的光景啦。你從前是一位有長鬚子的瘦子，如今你長得這樣白晰而肥胖起來了，你大約是應着「心廣體胖」的那句古話啦。你們過着宮廷生活的人真好。你的聲音也變了。子長，宮裏的娘娘們一定是很歡迎的吧嚇嚇？」

——「見面便一味嘮叨着的這位任少卿，全沒有想到他說的話，句句都打中了司馬遷的傷痕，司馬遷對於這位本來不大喜歡的官氣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厭恨。」

——「你請坐吧，坐下之後再慢慢講啦。」

原來司馬遷在天漢二年的夏天，他的四十七歲的時候，因為李陵的老母爲李陵的兵敗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誅戮，他未免在漢武帝面前多說了幾句話，說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降，因此便觸犯了皇帝的怒氣，連把他也投在了天牢裏。在牢裏關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終於受了宮刑，他的舉丸被人割了。

但在那年的三月，漢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禪，需要有長於文章的人做自己的宣傳工具，割了舉丸的司馬遷却特別被皇帝看起了，便被超拔了起來，拜爲「中書令」，就是皇帝御用的祕書長。這在當時是一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榮耀的職分。漢武帝對於刑餘之人的這樣重視，不用說是看上了司馬遷的文才，然而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司馬遷已經沒有舉丸了。皇帝的周圍是有許多妃嬪的，假如要選用有文才而又有舉丸的人，那豈不是自尋煩惱嗎？

司馬遷就是這樣失掉了舉丸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獄而受了刑的當時，深怕受了連累，就像忌避瘟疫一樣把他一家也忌避了起來的一些親戚故舊，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來加倍地巴結起他來。他們都說司馬遷的舉丸是一塞翁之馬，「甚至於有好幾個中年的朋友想自己割掉自己的一塞翁之馬，」要司馬遷向皇帝介紹，用他們做部下的。

司馬遷的感觸却和尋常不同。得官的重大原因是由於沒有舉丸，已使他感覺着雙重的侮辱。那

些反掌炎涼的親戚故舊的態度，又使他憤慨着不可救藥的人性的卑鄙。這些侮辱，這些憤慨，他是很想努力把它們忘記的，然而總有些東西要時常向他把它們提起來，那便是自從他受了宮刑以後，他的身體上所起的種種生理上的變化了。聲音已由雄而雌，體質已由瘦而肥，以前自己矜誇的美鬢漸漸地脫落乾淨了，一位昂藏的男子變成了半個女性。

任少卿和司馬遷對坐着，又好像突然想起了的一樣，向司馬遷叩了一個頭。

——「我還忘記了啦，我們的中書令大人，我們的天官冢宰，我誠心誠意地向你恭賀。」
這又是射中了傷痕的一箭。

——「老兄的榮陞，真是我們交遊輩的光寵啦。去年正月我進京的時候，老兄還受着委曲，我們無從見面。僅僅才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司馬遷的憤慨，這時候又被任少卿提起了來。去年少卿進京的時候，自己在獄裏受刑，誠然沒有緣分見面，然而家中的兒女也是沒有得到他的光顧的。

——「少卿，」司馬遷說着：「你假如和我還有點友誼，希望你沒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宮刑便做了中書令，你以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嗎？哼，真是自古以來所未曾有的知遇啦！我受了皇上

的知遇，是因爲我沒有舉九，你明白麼？」

少卿聽着司馬遷的這般憤慨的語句，他驚愕了起來。連忙搖着頭說：「老兄，老兄，我看你，你這樣的話……『君子無易猶言，耳屬於垣』啦！」

——「哼哼，」司馬遷笑着說：「少卿，你用不着害怕。我這兩年來早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我隨時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掛心的事，便是我所寫的這一部史記。（他指着他房中堆積着的一百幾十捲的原稿捲子。）這部書我費了十年的功夫來寫，但在未下獄之前的幾年間，我是寫得很懶散的，在下獄之後，我在一年半的期間中便把全部整飭了出來，我如今連最後一篇的白紵傳都已寫了一半了。我先把這全書的目錄給你看吧。」

司馬遷說着在稿卷堆中取了一捲出來（古時的書是裹成捲軸的，就和如今的字畫橫軸一樣）展開了。

——「這便是目錄啦，你看，一共是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我對你是用不着客氣的，我這部書寓春秋的褒貶之意，而比春秋詳明。我這是永遠不朽的書。有權勢的人能夠在我的肉體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夠腐化我的精神的產品。我要和有權勢的人比抗，看我們的生命那個更長，我們的權威那個更大，我們對於天下後世的人那個更有功德。有些趨炎附熱的糊塗蛋在藐視我們做

文學的人，我要把我們做文學者的權威提示出來給他們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這兒。這兒是自有中國以來的政教禮樂，學術道義的結晶。我的肉體隨時可以死，隨時可以被入寸斷，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遠不死的。地上的權勢，我笑殺它，哼哼，我笑殺它。」

——是，是，是。」少卿被司馬遷的氣燄壓倒了，連連地點着頭，但在那頭的上下動中分明有些左右動。

——這游俠列傳和貨殖列傳兩篇是我最近的快心之作啦。」司馬遷又繼續着說：「我讚美游俠，讚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俠，都是急人危難不顧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間上那兒會有不合理的權勢存在？權勢是什麼？在財神面前叩頭，把人的生命作為供祭品的，那便是權勢。秦始皇時候的烏氏倮，巴寡婦，你該是記得的。烏氏倮本是遭到長城去戍邊的窮光蛋，因為他會做生意，把中國的絲織品和匈奴的牛羊兌換，匈奴人替他牛羊賣山滿谷地趕來，他便成了富豪。秦始皇那家伙看見他發了財，便和他稱兄道弟，請他時常進京城來遊玩。巴寡婦呢，這是你屬下的人啦，她就靠着掘丹砂，找了大錢。她雖然是寡婦，有了錢自然有寡公去奉仕他。就連那不要臉的稜骨症的秦始皇也跑去向她送秋波，稱美她是一貞婦，一替他作「女懷清臺」來表彰她。哼哼，這便是所謂權勢啦！媽的，向着書籍放火，向着牛羊叩頭，向着讀書人頭上洒尿，向着有錢的寡婦捧玉帶，這便是權勢啦！」

哼哼，我笑殺它！我不願意天下的人都是不學無術，但我願意天下的人都有錢。假如我是有錢，我的朋友中有得一兩個是朱家郭解，少卿，我同你講，我那里會至受宮刑，我那里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文學家假如是有烏氏，倮巴，寡婦那樣的富豪，權勢會自行割掉卵袋子來奉仕文學，那裏會讓文學被割掉卵袋子去奉仕權勢？我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我做着這項割了卵袋子的奉仕工作，你以為我是得意的嗎？我就是專意爲要完成我這部書啦，在我這部書未完成之前，我是什麼恥辱都可以忍受的。這是我的心坎中最深處的話，因爲你是我的朋友，我才敢告訴你啦，少卿。」

任少卿仍然唯唯諾諾地聽着，又像在點頭，又像在搖頭。聽到不絕口地罵着權勢，覺得像在罵自己；因爲他在蜀中也正是時常地去巴結成都的卓氏，程氏那幾家富豪的，他爲弔掃巴寡婦墓也特別到過涪陵。這些他本打算拿來作爲談資的，但因司馬遷的一罵，便隱消下去了。又聽到說出朋友中沒有一兩個朱家郭解，覺得自己的臉皮微微地烘熱了一下。但最後又聽到司馬遷仍稱他自己爲一朋友，「這才略略地放了心，他於是乎也就加意地呈出了一番「朋友」樣的面孔。

——「子長，」少卿兩手按着自己的挺出着的肚子說，很像要把自己一肚子的真誠按出來的一樣。「你真是永遠不朽的，你真是我們當今的孔子。現今正流行着一種遊戲叫着「猷」，我相信這一定是你和孔子並稱的先兆；因爲「猷」不就是孔丘的「丘」，「猷」不就是司馬遷的「遷」

嗎？」

任少卿的這一段胡說，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心，但把興奮着的司馬遷却說得破顏一笑了。少卿由這一笑得到了不少的力氣，又接着說：「不過呢，朋友，有一件事情你是應該提防的，便是秦始皇的焚書啦。」他這樣說着把上半身搖了幾搖。

——「多謝你的關心，」司馬遷回答他。「這層我早也預防到的。我的書每寫定了一卷便要抄成副本，有我可愛的外孫兒楊惲替我幫忙，這兒的都是副本，大抵也就是惲兒抄的。那孩子可聰明，他抄了一遍便能成誦，他自己已經就是的一部活的副本。我的正稿都是裝進了石匣，另外埋藏在別處的，不怕就有火災人患，一時也不能毀滅它。假如我的書將來一傳播了出來，那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副本，就有一千個秦始皇出來也不能把我怎樣啦。」

——「是，是，」任少卿又連連地點起頭來。「你很周到，你很周到。我改天也很想來抄一部副本帶到益州去啦。益州雖然偏僻，大有貴本家的司馬相如的遺風。我來的時候，我特別從臨邛的貴本家的老店買了幾千大麴酒來，已經交給令外孫去了，我曉得你老兄是喜歡嗜酒的啦。近來酒量怎樣了？」

司馬遷到這時候把興奮消解了好些，含笑地回答着說：「多謝你的厚意，但我已經把酒戒了。我

自己立了一個誓，要把我這部史記寫完之後，然後再開戒。」

——「你現在不是快要寫完了嗎？今晚上好開戒啦。」

——「好的，今天晚上我來陪你嗑一次酒。」

任少卿聽到司馬遷這樣和氣和他應答，他又高興得揚眉仄眼起來，愈加用力地按着肚子。

——「那是很光榮的，」他得意地說：「不過我的酒量敵不過你，怕又要醉得一塌糊塗了。」

——「你在益州是很幸福的，益州的風物是天下之冠啦。」

少卿聽見益州的風光這樣被稱讚着，覺得非客氣一下不可。他說：「其實也只有那個樣子，有些山，有些水，有些平原大堤而已。儘管怎樣說，總不過是鄉僻地方。其實照我自己說來，我與其在益州做皇帝，我寧肯在首都做官官啦……」

——「突口說出了這「官官」兩個字，他才好像突然記起了司馬遷是受了宮刑的一樣，趕快把兩手搓着，向司馬遷陪起罪來。」

——「呵，老兄，我說失了口，你千萬不要多心。其實我自己是很想來做老兄的一名部下的。老兄是我們的當今的冢宰，要請你特別抬舉我一下啦。我的才情本來有限，老兄是知道的，不過我很能犧牲，不怕就要割掉那話，我也是不怕的。我們胖子的那話縱橫是有若無，實若虛的，老兄是知道的啦，嚇嚇嚇。」

司馬遷老不高興了，率性下起了深客令來。

——「少卿，假如你另外沒有什麼要緊話，我要請你原諒我，我現在是要趕着做文章的啦。」

——「是，是，是，」少卿連忙把手撐在席上回答着：「現刻我也還要去拜望貳師將軍，我晚上再來陪你嗑大麩酒。」

兩人立起了身來，走出房門去了。

不一會，司馬遷又回到了自己的書房來。

興會還未十分解除，頰上還潮着微紅。

他俯就着自己的書案把剛才寫着的原稿的末尾幾句唸了一遍。

「……七年，而太史令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唸到這兒，他趕快把筆提了起來，趁着自己的憤慨的餘勢，寫出了下面的幾句：

「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寫到這里，覺得很得意，不免把左手伸到嘴上去，向下抹了一抹。這是他往年有鬚子時的習慣，文章做到得意處，總不知不覺地要理鬚子。然而他的左手往下一抹，却是抹了一個空。

——「哼！」他憤憤地從鼻孔裏吐了一口氣，又提起精神，一口氣便把他那篇自敘傳寫到了底。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鄉曲 (敘事詩)

楊 騷

一 在寫信

哥哥，城裏定是比較有辦法的世界；
你答應我罷，我是和老三找你來。

我曉得你有兩個沒有母親的小孩，
也曉得你站的只是小學校的講台。

但我們沒有辦法，天起了旱災，

山田，水田，都乾得像刀劈樣裂開。

你該記得罷，父親留下的幾畝田地，
啊，那是白白地費了我們許多氣力！

我們犁了田，播了種，插了秧，
但太陽像火盆，田裏像油煎。

我們沒有抽水機，有，也沒用場；

因為池塘見底，井水深陷，河水乾。

你該記得罷，我們村前那條小河，
我們小時常在水邊摸螃蟹唱山歌。

現在呢，這小河已經沒有碧綠的水流，
只見河底的泥沙黃得黃得像雞油。

我們天天祈望雷鳴電閃天下雨，

可是天天祇見紅霞不見烏雲起。

我們整村的人都急得走頭無路。

五歲十歲的小孩換不到一百斤。

我們眼巴巴地瞧着日影慢慢地移，
眼巴巴地瞧着禾苗天天枯下去。

你曉得我們整村一共幾百家，
藏有一斗米一升麥的有幾家？

米穀本是我們擔擔挑上鎮，
現在他們一粒要你一條命！

對了，這時我才曉得一句熟語，
曉得什麼叫做「熱鍋上的螞蟻！」

對你說罷。我家喫的還有爛蕃薯，
許多人家是只剩幾個大口小口的空
腹！

哦，哥哥，你莫驚奇，別駭，
我們村裏已經看不到活潑的小孩。

你該知道罷，我是不信神不信佛的，
但我終於跟人家一道迎神拜佛求了
雨。

他們有的把草根當雞骨，
米糠當飯，樹葉當菜蔬。

你別想我們村裏的婦女，
還是穿着紅裙和綠衣。

可是太陽越發狠，水牛喘不得氣，
連井裏的鳳尾草也不能舒服地呼吸，

他們有的忍心帶着小孩鎮上去拍賣，
換得幾斗白米和幾斛淚珠挑回來。

你別想我們村裏的兒女，
還會騎牛過河在水中嬉戲。

在這樣使人發癢的天天的下午，

鎮上的米商使得米價貴如金，

你別想我們村裏的兄弟，
住的房子還是整整齊齊。

你別想我們村裏的田園山窩，
還會春天有花供你採秋天有鴿給你
捉。

你該曉得上頭的苛捐雜稅，
已經吸盡了我們的心血和骨髓。

我們喫的飯早是米糠和獸皮；
我們走的路早是懸崖和絕壁。

哦，你別想，別想，別想啊，

我們的砂糖又比不得洋糖甜；
我們的土布又比不得洋布亮。

我們的男人只好到城裏當奴隸，
我們的女人只好到鎮上當娼妓。

還曾在山前山後聽到樵子唱山歌！

我們的父老只好餓死或上吊；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場好夢，

我們製糖的蔗園早在生野草，
我們織布的紡車早就當柴燒。

我們的孩子只好餓死或賣掉，

這夢只留在你我幼小的記憶中。

啊，哥哥，你聽呵，你聽，

現在呢，哥哥，請你回來望一望，

我們賣錢的土產一年比一年地少；
我們用錢的程度一年比一年地高，

這是我們鄉下年來的情形！

你便會曉得故鄉是怎樣的田廢地荒，

這是我們鄉下年來的情形，

你該曉得年年的兵和匪，

我們住的房子早是不堪一陣風和雨；
我們穿的衣服早是百補千縫的襤褸，

今年更加了亢旱的大雜症，

已經把我們的村莊攪亂搗毀。

當然囉，誰高興活活地挨餓！

當然囉，誰喜歡死死地等着！

我們得想法子找什麼工作，
我們得設法把這難關渡過。

可是走到西鄉西鄉裝哭臉；
走到東鄉東鄉說別想，

是呵，看他們的田地也和我們的一樣，
看他們的孩子也在嗶嗶地哭泣餓肚
腸。

他們的女人一樣地在陸續鎮上去當
娼；
他們的男人一樣地在垂着兩手沒事
幹，

哦，哥哥，你想，你想，你想，
我們怎麼活下去呢，這樣！

老三，你從前那麼讚他強壯和爽氣，
現在是，憂鬱，粗的骨和乾的皮。

你該記得罷，當我嫁給他的那年，
你還說他人太豪爽心太善良。

現在是，他的臉孔比雨天還陰沉，
他的一顆心兒好像滿滿地藏了「恨」。

他近來常和一些伙伴在發議論，
鼓起眼睛，說些話兒真怕人！

哦，哥哥，我真有點兒擔心，

他說的話要使我想起阿福這個人。

對了，哥哥，你應該還記得，
我們隔壁那位和氣的林伯伯。

他今年已經是頭髮雪白的七十三，
說起話來嘴唇抖，跑起路來兩腳顫。

阿福，那忠厚剛強的阿福，
就是林伯伯唯一的兒子。

哥哥不會相信罷，他這忠厚的兒子，
就給城裏來的兵捉去了活活地打死！
說是什麼通匪，什麼反動；

但他就只喜歡瞎說，說得臉通紅，

現在呢林伯伯家裏只剩一個孫子，
和一位二十六歲的守寡的媳婦，

孫子天天餓了只曉得嗷嗷地哭，
媳婦只好去討飯或田裏去挖土。

他們雖然也有瘦瘦的山田三五畝，
但這時候怎樣挖也挖不出一條蕃薯。

人家勸這媳婦把餓病的兒子賣掉，
這媳婦說寧願自己和兒子一道上吊。

哦，哥哥，這事多麼使我傷心暗哭，
多麼使老三更加陰沉和容易憤怒！

對了，老三自從阿福被打死了以後，
說話越發怕人，越發喜歡東奔西走，

老三說：「鎮上的陳爺是終天屋裏坐，
什麼老總委員縣長這些闊人往來多。」

他穿的是綢緞綾羅，
吃的是雞汁和燕窩。

他的家裏有八個花花的小老婆，
終日終夜總在打麻雀和哼鼻歌。

像陳爺他們這些便是我們的死對頭，
他們想從我們的瘦骨乾皮榨出油，

他們指上閃耀的鑽石是我們的汗滴，
她們臉上鮮紅的胭脂是我們的血液。

他們喫的是我們的肉；
她們穿的是我們的皮。

我們終年在做活，但始終在餓；
爲什麼呢？爲着全在替他們做！

我們非揭爛喫人的他們這一窩，
我們便永遠要當牛馬都不得活……」

哦，哥哥，老三說的話可錯？
老三的憤恨憎惡定不是太過？

真的，我和老三終年沒有偷懶過，

但我們終年總在受寒挨餓！

也難怪，許多租許多稅總得完，
欠鎮上陳爺的債也得陸續奉還，

還有，還有什麼飛機捐，

什麼，什麼救國捐，善後款……

十多天總會來一次兇狠的收賬員，

個把月總要你見一回怕人的保安團。

我們不曉得爲什麼捐款要那麼多；

是不是上頭拿去孝敬小老婆？

我們不曉得上頭給了我們些什麼；

莫非就是這般害人的旱災人禍！

今年的收成是已經無望；

周圍的鄉村也都在難遭。

我們的骨頭再也榨不出油！

我們再也沒有筋給他們抽！

怎麼說呢，這層層壓身的千斤担？

哪兒躲呢，這重重繞頸的鐵索長？

而且我怕，老三是那麼容易動怒；

他說的話要使我記起打死了的阿福

……

哦，哥哥，城裏定是比較有辦法的世界，

答應我罷，我要和老三找你來。

二 黎明

1

微朦朦的黎明正要把黑夜扯破，

一聲兩聲的雞鳴驚動了老三的睡魔。

祖傳的木床下發出乾燥的土氣，

怕是老鼠也要乾死了罷，在吱吱吱……

老三微微地睜開疲倦的眼睛，

呵，刺眼的小油燈，驚心！

「幹嗎還不熄燈睡着……」他想，

呆望着阿梅那像幻夢的背影。

他醒悟了，他發出嘎啞的喉音；

「你這傢伙又在偷偷地寫信！」

阿梅從懷裏夜的深思裏醒，

回頭釘住老三那嘲笑的眼神。

「快亮了哩，睡罷，懂事的女學生，

你曉不曉得洋油幾毛錢買一斤？」

阿梅小時和她的哥哥進過學校，

這漂亮的歷史常要引起老三的嘲笑。

「哼，又寫信！你哥哥不是老說不通？」

哼，不曉得你老在做什麼鬼夢！」

阿梅緊蹙着眉頭，摺了信，吹熄燈，

拖着懶洋洋的腿向那熟識的床走進，

老三翻身坐起來，在黑暗的朦朧裏，

老三粗大的呼吸，在黑暗的朦朧裏，

她只穿着白竹布的背心，在朦朧裏；

老三的手握着她的手臂，在朦朧裏，

「睡罷，寫了百封長信也不中用……」

老三把她拉攏，擁在溫熱的懷中。

她感到老三的誠意，她說：「但是……」

是炎熱的黑夜，是沉默的一首詩！

她想說些什麼，但她只流下兩滴淚。

老三嘆口氣：「明天再說罷，還是睡……」

老三心裏想：「哼，女人真不通氣！」

但他輕輕地抱她上床給睡在懷裏，

是炎熱的黑夜將近黎明時，

倆倆抱着寫作沉默的情詩。

「她總罵我寫信給哥哥，

但除開我哥哥，往哪兒說？」

陳爺的會家昨天又來討債，

可憐他急得嘴發白，眼晴冒火……」

「哼，他媽的哥哥窮得只會拿粉筆，

如果他拿的是駁殼鎗，或許……」

可怕她就只有這麼一個哥哥不爭氣，
又嫁給我這個……哮喘的皮！」

倆倆抱着寫作沉默的情詩，

是炎熱的黑夜已近黎明時……

2

「救命！頓狂的一聲，
衝破了沉靜的黎明。

「救命！」一聲，又一聲……

哦，是隔壁阿福嫂發出的顫音。

老三緊捏着阿梅的手，睜大眼睛；

阿梅不敢呼吸，壓縮着恐怖的一顆心，

「碰！」隔壁衝開的柴扉聲；

「老三！老三！」阿福嫂的驚喊聲。

老三從祖傳的床上跳起，

朽舊的床板發出錯愕的聲氣。

阿梅反射地爬起來，披上短衣，

跟着老三膽怯地走向門前去。

老三把鬆動的柴門拉開，

阿福嫂已望他們奔上來。

她灰敗的臉孔在起煙霧，

像剛從墓裏爬出來的活屍。

她的孩子像隻病瘦的小蝦蟆，

「媽媽！」在她的背後迫着一波一呼。

「什麼事？什麼事？」老三驚呼；

但阿福嫂只張着口說不出。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阿福嫂？」

阿梅捉住她的肩膀搖了又搖。

這時孩子拉着她的衣襟在嗷嗷地哭，

抖顫的聲音開始在她的喉間吞吐。

「不得了，公公，公公上吊……！」

老三和阿梅互相嚇一跳，嚇一嚇。

「在什麼地方？快把他救下來……！」

老三拖着阿福嫂走：「盡東西，咳！」

老三跑到了阿福嫂的家裏一看，
刺蓬蓬的白髮吊在矮屋的橫樑上！

阿梅幫老三急急地解開緊勒着的草
索，

搖撫們，按摩，但再也救不活！

嚇嚇的太陽已從山背後升起，
趕走黎明的幽暗和夜來的陰氣，

整村好像電走風吹馬驅馳，
傳遍了林伯伯吊死的消息。

嘆息和同情齊集在阿福嫂的家裏，

恐怖和憤怒的昏影籠罩着整村的男
女。

「他前天才抖着腳襟從我的門口走
過；

我問他林伯伯到哪兒，他把臉沉着，
嘆口氣，說他活了七十三歲，

像這樣的早災饑荒從沒有看過。」

「他昨天才抖着嘴唇陰氣地對我說，

說他不該拖累媳婦兒再活着，

說他死了也瞑目，

只要孫子和媳婦兒不挨餓……」

「他那牛犢強壯的阿福是那樣的被
慘殺，

可憐他老頭兒又是遭難的結果！

誰害了他們呢，你說？
哼，還不是饑上陳爺他們這些傢伙！」

「對了，我們叫都在管陳爺種穀，

我們的米粟都搬入陳爺的倉庫……

喂，老三，代陳爺做幾十畝？

喂，狗屎，石頭，你們不也是陳爺的佃戶？」

「他們也有兒子，我個也有老婆，

誰曉得自己明天不會有臨頭的大禍

……

一句話，都是陳爺他們這一窩，

他們把米粟藏起來，讓我們挨餓！」

阿福嫂的家裏擠集饑餓的一羣，

你一句，我一句，在議論紛紛。

老三今天特別沉默，曉得如何，他只板着臉孔，一句話也不說。

他想那突出的眼球，凝視媳婦和孫子，

他想那拖下的舌頭把心裏的話兒塞住。

他想那陷落的肚子裏藏着的遺囑，是說：「帶着孩子活下去罷，媳婦！」

媳婦，這是只曉得嗚嗚啾啾地慘哭；孩子，這時嚇得團圓地在屋角蹲住。

他眼前閃着血淋淋的睜大眼睛的阿

福，

像在對他喊：「老三，爲什麼這樣歇住！」

這幻聲使他懷在心中的恨蘇醒；

這她影使他藏在骨裏的憤怒沸騰

「起來呵……」他突然對衆人這樣喊：

「起來呵，兄弟，跟鎮上的人去算賬！」

饑餓的長怯的眼睛如今在噴火；

憔悴的菜色的臉孔如今在紅漲；

滿山滿谷如今是充滿憤怒的風雨聲，

屋前屋後如今是聽不到呻吟和悲嘆。

迫死農民的人間和天上的毒氣，

如今變成威嚇土劣奸商的熱浪。

河底的泥沙好像也跟着是暴跳號呼，田裏的裂口好像也跟着在大聲吶喊。

「起來呵，兄弟，跟鎮上的人去算賬！」

起來呵，兄弟，要陳爺的穀倉開放！」

滿村的老幼男女都出了場

三 騷動

2

這喊聲，傳遍了東鄉西鄉的山澗；這喊聲，激動了每個萎縮的肝臟

祠堂和廟前集着許多憤憤的強漢。

這兒紛紛擾擾在議論；

那兒三三五五在揮拳。

「去到陳爺的家裏去！」老三喊：

「我們要米，要我們栽種收割的米！」

類似的喊聲從羣衆的憤怒中噪起，
驚動了乾死在火燄下橫着的大地。

阿梅在老三的背後，拖着他的破襪襪：

「老三你不要發瘋……」輕聲細氣

地耳語

「咄，女人真不通氣，媽的皮！」

難道我們要垂着兩手等死！」

「對了我們不能像林伯伯那樣吊死！」

石頭的喊聲像把尖刀望人的心上刺

「不要餓死的人來罷！」老三喊：「都

來！」

拿我們的鋤頭把陳爺的穀倉打開！」

2

百整千的人頭像山泉奔湧，

在那蜿蜒從村裏走入鎮上的路當中。

「把陳爺打死給他去見閻羅王！」

「鎮上的米全是我們的！操他娘！」

狼獾粗鄙的聲浪把天空的悶熱荷散；

雜踏巨大的步調把沉默的大地蹴響。

狡猾的野狗夾着尾巴在山凹偷看；

貪慾的飛鴉停着翅膀在樹上磨寒。

哦，這奔湧的洪水將衝破一切堤防！

哦，這巨大的流火將燒毀一切野原！

3

「喂，喂，怎麼短褲子這麼一大串？」

銀行的行長問，心裏覺得有點不安

「怕是農民來鎮上請些什麼願……」

說這話的是挺着肚子的米行老板。

「不對呵，他們沒有請願的旗子，看他們手裏拿的都是凶器，鋤頭、鐵錘！」

「我們要來！打開陳爺的穀倉……！」

「我們要米喚陳爺出來！」

「唔，唔，前幾天烏頭鎮發生搶米案，莫不是這災殃也要落到這個鎮上……」

當陳爺聽到風聲想躲避的時候，羣衆已把他的洋房團團地圍繞

石頭磚塊雨點般地向走狗們飛落，走狗們終於夾着尾巴向屋裏閃躲。

……

那喫人的張開着的大門口，

等會兒陳爺出來了，一個老傢伙，在大門後，還隱隱現着那些小老婆

「對了，許多女人都出了場，

出現了兩個管家——忠實的走狗，

陳爺裝出一副鎮定的笑臉，揮着手說：「各位兄弟，我曉得這樣的天災人禍

看呵，她們還拿着布袋、扁擔……！」

他們露牙仰齒猶猶地在咆哮，

……

顯然，全鎮的市民起了一陣慌亂，百貨商店和米行有的已在把門關

可是他們在吠什麼誰也聽不到，

「拿出米來！我們饑餓！」

疑問，恐慌巨大的洪流不會管；

鋤頭和扁擔在毒蝕殺人的空中舞，

「我們要米！不要騙哩囉嗦！」

巨大的洪流只曉得吶喊，奔闖……

「打死他混蛋滾開！」

「好的好的，但是，但是……！」

那老傢伙慌張地在撲鬚。

「我們要米！要我們的米！米——
打進去！把那些妖精打死！」

喊聲激動了周圍死熱的空氣，
陳希那高大的洋房在戰慄。

狗在吠，人在嚷，
擁擠的鋤頭在響。

沙在飛，灰在揚，
爆炸的憤怒冲天。

有的緊張地扯破了自己的襠褲；
有的已經橫着扁擔鋤頭衝上去。

「各位兄弟，且慢……」
陳希高舉着兩手，大聲叫喊。

他高舉着的兩手在抖戰
他高喊着的聲音在震顫

他青白的臉上現出苦澀的笑容
那笑容裏藏着無限的奸險。

他說：「我們一樣地在遭災受難；
我們有米大家分，分呵！馬上！」

這句話像法力無邊的符咒，轉瞬間，
便憤怒的衆羣變成一顆不爆發的炸
彈。

飛鏢着的扁擔和鋤頭慢慢地落下，
吶喊冲天的巨大的喉嚨突然變啞。

千隻暗火的眼睛轉放出懷疑的柔光，
齊集在陳希那青白的嘴角唇邊呆望。

「但是，」陳希又燃着那微顫的鬍鬚：
「怎麼分法呢，這樣亂紛紛無秩序？」

昂揚的頭被這柔和的聲音壓下去；
你看我，我看你，顯得軟弱遲疑。

「頂好你們舉出兩個代表和我商量，
大家有話慢慢說不要你喊我嚷！」

擁擠的羣衆起了一種和平的搖動，
在交頭接語，像一羣嗡嗡的蜜蜂。

有的說陳爺的話裏有鬼計是非，
有的在稱讚陳爺到底有點慈悲。

當此時，陳爺招手喚管家的到身邊，
咬着他的耳朵鬼鬼祟祟地一句兩言：

「趕快！趕快打電話與保安隊！」

「歐農民騷動！搶米土匪……！」

這陰險的計謀逃不開老三的炯眼，
他正愁着伙伴們低落氣餒……

「兄弟，看呵，不要被騙！」他怒喊：

「他們在計算什麼，我們不要上當！」

「對了，我們不要代表，」石頭跟着嚷：

「我們只要老傢伙把穀倉馬上開放！」

嗡嗡的蜂羣又起着憤激的波動，

好像同羣裏突然闖入異種的黃蜂，

「打到陳爺的洋房！開放穀倉……！」

「打進去！打給他去見閻羅王……！」

鋤頭鐵鏟和扁擔奏着粗莽的交響樂，

啊聲唾罵和咒咀把陳爺的膽嚇破，

他咬着牙齒急急地往大門裏閃躲，

幾塊紅磚在他那駝的背後飛落，

「打進去打！」老三指着快關了的大

門！

「衝呵，兄弟！」石頭領着羣衆突進……

四 鋤聲

1

壁上的電話機搗毀，

一個管家的倒在樓下，

是死了呢，還是在睡？

破碎的花瓶，剝下的匾額，亂雜……

輝煌的客廳顯得像暴風過後的蕭殺，

潔淨的地氈在被骯髒的赤腳踏踏。

誰也找不到陳爺，

這老傢伙逃到哪兒去了呀，
是不是躲在小老婆的裙下？

嚴重的穀倉禁不起巨大的鋤頭，
不管那老傢伙罷，白米堆積像丘，
挑呵，挑呵，你一撥，我五斗……

「狗屎哥，你幫我拉拉一布袋罷……」
阿福嫂扯着狗屎哥的破袖口，
抬着兩隻貓兒乞憐似的眼睛望他。

「咄！娘兒們真不中用，纏腳神手！
狗屎哥用力把自己的布袋擰在一邊，
拉開阿福嫂的布袋，讓她慢慢地量。

「老三的媽，你等下會背不動呵……」

石頭邊用勁地自己一割又一割，
邊露着嘲玩的笑容對阿梅呼喊。

「管你自己的事罷，老三有力氣……」
阿梅身子一屈一伸，忙着裝米，
連連給好尋開心的石頭一小嘗。

陳爺呢，管家呢，花花的小老婆呢？
牠們都躲入陰溝裏去了嗎，
怎麼連聽不到牠們的呼吸？

這是餓鬼們第一次吐出的惡氣，
是奴隸們第一次勇敢的叛逆，
哦是餓鬼奴隸們第一次的勝利！

2

「噹！噹！鎗聲……」

石頭把割米的鉄鋸握緊，
阿梅和阿福嫂鼓着大眼睛。

老三從屋外急急跑進：
「喂，外邊來了許多兵，
正在趕開圍着傍觀的閑人……」

狗屎把阿福嫂的米袋攪開：
「什麼兵呀，一定是保安團！
他媽的，他們平常要我們捐……」

「對了，他們這些喫屎的狗，
現在却來和我們做對頭！」

石頭咬着牙駭咆哮，

這黃昏，黃昏，

包圍着跑遠路的饑餓的一羣，

衝進耳朵的是喊殺的吶喊；

拍在背上的是吸血的長鞭；

落在腦天的是無情的鎗桿！

「嗚嗚！」鎗聲越近，

嚇慌了膽怯的男人女人，

天色已經黃昏，

這黃昏，黃昏，

迷惑着殺氣騰騰的另一羣，

女人尖脆的呼救聲，

男人低調叫痛的呻吟，

混着沉重的鎗桿和脚步的雜音。

「不要慌，狗入的東西！」石頭的憤怒聲；

「我們講理，如果他們蠻行，

這兒沒有理好講；

我們只有拚拚命！」

這兒只有屈服投降，

或是反抗，血濺！

「兄弟，起來呵，幹！」

老三和石頭同時吶喊，

高高地舉着鋤頭鐵錘……

「他們有鎗呵……」怯弱的聲音；

「我們有鐵錘！」老三噴着口水大喊；

「饑荒，我們要米，米，

「誰跑的就是烏龜忘八蛋！」

米是我們救種救成約……」

扑扑！喘喘！

鋤聲，鎗聲，

肉飛，血逆……

3

天色已近黃昏，

這簡直是反動派的口號標語！

「放屁！豈有此理！」

憤怒的叫喊，
哀號的長鳴，
臨死的短嘆……

天色已經黑暗，
這黑暗，哦，黑暗，
黑暗裏善和惡戰的修羅場！

天色已經黑暗，
這黑暗，哦，黑暗，
黑暗裏的鋤頭和鎗桿誰強！？

天色已經黑暗，
這黑暗，哦，黑暗，
黑暗裏的肉搏要達到天亮！？

五 短簡

哥哥，我們村裏闖了滔天的大禍，
老三，石頭都殺死了，還有許多……

昨天我流着淚把老三埋在地心，
今天我流着淚在家裏給你寫信。

但信我罷，我再也不會流淚暗哭，
再也不會寫長長的信來對你訴苦！

這烏黑的天地不是我們的，
我曉得了，這烏黑的天地！

我們得打碎這烏黑的天地；
哦，哥哥，你何時，何時，
何時丟開你那白色的粉筆，
來和你的妹妹阿梅在一起！？

一九三四年底稿，一九三六年四月修改。





活路

林淡秋

太陽落下山背後，天就開始染上淡灰的暮色。柔和的晚風不聲不響地輕吻着樹梢和草葉，也輕吻着一片片紅花綠葉的鴉片煙。在這離村二三里路的清幽的山裏，在深春薄暮特有的靜穆的氛圍中，除了橋下淙淙的水聲和樹上忽起忽滅的啞啞的鴉聲，就只有從那座孤零零地躺着有如被棄的荒塚的破庵中傳出來的篤篤的木魚聲，報告那個被癆病磨死了丈夫，被兵災奪去了兒子的跛脚老婆子，又跪在觀音菩薩跟前誠心誠意地做她的「晚堂」了。

順發老頭在橋上庵前一塊三角形烟地上兜着圈子，不時俯下身，審視着，像得意的圖丁審視着自己手

槓的像樣的花木一樣。他最後坐在地岸上，默默抽着旱煙。眼前殷紅的烟花火焰一般在黃昏的薄暗中燃燒，希望和愉快也火焰一般在他打滿苦難的烙印的胸懷裏燃燒，使他像用老柴株雕成一般的枯乾老臉上每條深刻的皺紋裏都流漾着微笑的光波，正如裏邊燃着燭火的紙燈籠在薄暗中放出淡淡的紅光。他腦子裏獨佔着一個不可動搖的堅定的思想：今年鴉片總可平安上家堂了。

暮色漸漸加濃起來，破庵裏的木魚聲停止了。老婆子手裏捏着一支紅蠟燭，一盒火柴，一拐一拐跛到庵門口，預備點天燈，給夜行的神佛照亮黑暗的天路的天燈。

「晚堂做好了嗎，嫂子？」

老婆子眼睛順着聲音一瞥，瞥見一個模糊的影子，她知道這一定是順發老頭。

「是水田爸嗎？到庵裏坐坐呀！」

「哦。」

老婆子解開縛在天燈竹上的天燈繩，放下一盞大燈籠，於是擦起一根火柴，把火光藏在手窩裏，點亮紅蠟燭，小小的燭焰在微風中顫抖。她慢慢把牠插在燈籠裏，兩手抓住天燈繩，一把一把往下拉，血紅的大燈籠又跟着往上昇，昇到高高的天燈竹的頂尖，在深濃的暮色中放射着黯淡的紅光。

「進來呀，水田爸。」老婆子一邊往庵裏跛。

「咳，」順發老頭跟了進去。

老婆子用手板在佛堂一條板檯上拍了幾拍，說一聲「這里坐，」自己也在對過竹椅上坐下。佛前心油燈的暗沉沉的光焰在一對滿刻着深深皺紋的老臉上照出夢樣的笑影。

「我們這片鴉片要是平平安安上家堂，頂少可以刮三斤吧？」眼睛盯住老頭子的嘴巴。

「三斤是靠得住的。今年四村鴉片引引都很像樣，不曉得值多少銀子呀！」

一串火熱的想頭閃過老婆子的腦際。她默默地用上唇緊包着下唇，這是她暗自得意到極點的表徵。

——三斤，我可以分到一斤半，一斤半值多少錢呀！我一定要放到年底賣，每兩頂少三元，不頂少四元。天呀，值多少錢呀！……於是一大捲鈔票，不，一長筒洋鈔就不住地在她眼前搖擺，搖擺。

老頭子默默地抽着旱烟，一種不平常的微笑陡然現露在他的嘴角上，眼睛裏，這微笑漸漸擴大，加濃，他終於摘下了煙管。

「嫂子，說句笑話，今年鴉片應該三股分，我得兩股，你得一股。」

「爲什麼呢？地主得一，種戶得二，歷代沒有聽過呀！」她笑着答。

「忘記了嗎？今年你一定要種麥，不肯再種鴉片，恐怕又要給官兵剷掉。要不是我做矮人，再三跟你講好話，硬把你的主意變過來，那還有鴉片氣給你嗅嗎？……你忘記了吧？」

不，記得的。她此刻想起來還清清楚楚地記得當時爭論頂利害的時候，自己曾說過這樣斬釘截鐵的話：「沒有多話了。種麥，仍舊給你種，再要種鴉片，就把地還我。」她想到這裏，覺即又高興，又慚愧，臉孔微微發熱，終於忸忸怩怩地說：

「還早呀，水田爸。送喪兒，上盤鷄，到時候再來誇口吧。」

「今年鴉片天都打不了。」老頭子繼續抽他的烟。

「天都打不了？水田還在擔心呢。」她停一會接着說：「現今這批後生真是——，一說就是拚。水田說跟獨眼龍，小狗子一班人商量好了，今年再有誰冒犯他們的鴉片，他們就為頭跟誰拚。」

提起水田，老頭子的臉色立刻變了。這畜牲在短短幾年中變成一頭野牛了，一說就罵，一動就打……獨眼龍算什麼東西呢？在上海什麼廠裏混了幾年，還不是依舊回到老家背柴槓，捏鋤頭？沒有帶回一個屁錢，却學壞了一張嘴巴，自講自聽……還要帶壞小狗子，帶壞許多安分的青年……水田偏要跟他打得火熱，學他這副下流坯子，拚官府也拚得嗎？畜牲，你不要作孽吧！

「這畜牲老是瞎三話四，真給我活活氣死呀！」

「怪他不得呀。後生火氣旺，總是這樣的。」

一盞血紅的燈籠閃進庵門口，一陣急促的顫聲送到老人們的耳跟：「婆婆，我家爺爺在這裏嗎？」老婆

子轉臉向着庵門口：「誰呀？」

順發老頭却立刻知道是自己的媳婦。

「在這裡呀。你來幹什麼？」

「小貓爸同獨眼伯、小狗叔一班人跟村長吵得沸反盈天！」水田嫂站在爺爺的面前了。

「爲什麼呀，這闖禍坯？」老頭子嘴唇顫抖了。

老婆子嘴唇也顫抖了：「唉，怎好跟他吵呢？」

水田嫂喘息地報告吵架的起因：村長剛從縣裏回來，一下轎，就吩咐地保敲銅鑼，說三五日內縣長就要下鄉劃烟，叫大家趕快自動劃掉，免得辦罪。水田聽到了，氣得渾身發抖，早不禁，遲不禁，到現在才禁他媽的鴉片。接着獨眼龍、小狗子一班人怒冲冲地衝進來，拉水田同去問那鴉片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疑心是他搗鬼，雙方一開口，就嘩喇嘩喇吵起來……

水田嫂的每句話都像一顆從鎗筒射出來的血紅的子彈，從順發老頭的耳朵掃進他的心裏：氣憤，恐怖，痛苦。他舌頭漸漸脹大，麻木，像一片木頭，不能轉動。他說不出一句話，雖然兩片乾癟的嘴唇不斷地抽動。遭遭的一切突然消失了，湧現在他眼前的，是一井滿開着紅艷烟花的三角形鴉片地，許多斜背着快鎗的灰色動物，用着鋤頭和草扒發狂似的在牠上邊亂劃，一行一行的鴉片就像刑場上排鎗掃射下的成批的土匪，接二

連三地倒在地上，落蒂的烟花零亂地舖成一片……接着是扒瓦，拆椽，敲瓦，搗壁，抓水田……最後還有那跛脚老婆子的瘋狂的埋怨和咒罵……

氣憤，恐怖，痛苦。他彷彿被自己最敬畏的人在爛牆上不住地敲着沉重的拳頭，使他哭不得，說不得，反抗不得。他兩手拚命把着拄在地上的長烟管，上身的體重完全壓在那上邊，彷彿只要烟管一滑，他就會仆倒在地上似的。

老婆子本來有點往下歪的右嘴角此刻歪得更利害了，失掉丈夫兒子時那副哭喪臉又回復過來了，發亮的淚水濕透了她的眼角。她比順發老頭更幸福的，就是用不着擔心水田的被抓和一個跛脚婆子的埋怨和咒罵。

「老頭子，我前世跟你結下什麼冤孽呀！叫你種麥，你一定要種鴉片。」尖刀似的眼睛瞪着對方俯向地面的臉。

「唉！」老頭子好容易逼出一聲重歎，不住地搖頭。

「家裏去呀，爺爺。」水田嫂看着老婆子，又看看自己的爺爺，不耐煩地催逼着。

順發老頭顛巍巍地掙起身來，頭像泰山一樣壓在肩上，腿像大病後一樣痿軟無力。水田嫂提着燈籠，拐着小脚，在前面引路，老頭子像在潭泥沒膝的爛田裏跋涉着似的，一步一步跟在後面。

庵門外：黑暗，靜寂。只有那高傲的天燈在半空閃着慘淡的紅光；只有那橋下的溪水哼着悽哀的歌曲，彷彿低聲的哭泣一般。

「走好呀，爺爺……這路。」

回答水田嫂的是一聲微弱的慘叫，接着是不住的呻吟；順發老頭滑倒在路上了。

一一

「嘭嘭嘭……官兵要來剷烟了，大家到祠堂裏去，商量辦法。嘭嘭嘭……」

獨眼龍頭紅面赤，七嘴八舌地向老地保硬逼出一面銅鑼，邊喊邊敲，從上街敲到下街，又從下街敲到上街。

時候是中午，大家都在家裏吃中飯。青年人聽到這鑼聲和喊聲，就像戰士們聽到銜銖的喇叭聲和吶喊聲一樣，全身的血脈立刻緊張起來，混合着痛苦和希望的興奮的熱流在他們心胸裏奔盪。痛苦的是滿開着紅艷的花朵的鴉片就要被人七鋤八扒地剷掉，幾個月的心血和勞力落了空，金色的美夢就要像太陽光下的肥皂泡一樣消散了；這正如一塊好容易才掙到嘴邊的肥肉突被一隻惡毒的魔手搶了去一樣難熬。然而在河緊急關頭，居然有人出頭露面，敲鑼聚衆來商量辦法，這不單發洩了積壓在他們胸頭的敢怒而不敢言

的悶氣，同時也使他們漠然地感覺到已被判處死刑的鴉片也許有逃脫刀鎗的希望。獨眼龍的主見，他們昨夜都聽過了，他們固然不是絕對相信這種辦法定能保全他們的鴉片，因此會鬧出大禍祟也說不定，但他們從已往的經驗知道此外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而且幾百個人一起擔當禍祟，總比一個人更有力氣，大膽。比如平時對於村長，背後誰都要咒罵他，但對面却沒有幾個人敢說句放肆的話。然而每年清明節，合族人們在一起吃祀酒，算祀賬的時候，爲了他吞喫祀款，只要一個人點起藥線，幾百隻嘴巴就像一長串百子毆似的響起來，拳頭敲着桌板，盃蓋飛在地上，連頂安分守己的人也插嘴罵幾句，嚇得他面孔一陣紅，一陣白，過後也用不出什麼報復的手段。他們此刻固然沒有意識地聯想到這種事，但這類實際經驗，經過災荒和飢餓的洗煉，像酵母一樣滲透在他們的思想感情裏，在下意識中時刻起作用的。此刻，他們都像急要去看把戲的孩子，肚子突別容易飽，把筯筷一丟，箭一樣射出門口，忘記了下半年應做的生活，讓母親和老婆在後邊顛聲勸阻，呼喚。

這時的獨眼龍，不單在一般青年人心目中成了出衆的英雄，就是平時瞧他不起的一部份中年人也給他微笑的臉色，只有少數像順發老頭一樣的老頭子在恐怖中搖頭歎息：「聽獨眼龍哄，只有鬧禍呀！」

鑼聲停止了。人像潮水一樣往祠堂裏流，立刻流滿了祠堂。沒有秩序，像暴風襲擊下的沸騰的海浪，像剛倒下桶去的沙盤，喧嚷，怒罵，耳語，歎息，——但沒有嬉笑。

中堂的一角，擠集着十幾個年輕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低聲談着話，怕給人聽見似的。

「看他們有什麼法子呀！」

「他們這次是決了心的，連老五伯那樣忠厚人都主張跟官兵拚一拚。」

「拚一拚講講吧了。這班人的斤兩還不曉得嗎？」

「三官伯一夥人主張殺豬羊，擺香案，接官兵，請他們饒一手。」

「管他們呢，拚命也好，殺豬羊，擺香案也好，橫豎我們沒有福氣種鴉片。」

「說起來真可惡。積善叔有好幾塊烟地在望山裏，我懇他分一塊給我種種，烟滾跟他三股分，他得兩，我得一，他總不肯，定要自己種。哈，現在看他種得成！」

「看，獨眼龍站在戲台上快要放大砲了。」

十幾對眼光射過天井間密密層層的人頭，落在獨眼龍的臉上。獨眼龍乾咳幾聲，對着沸騰的人海映着一隻金魚似的凸眼睛，黑牙刷似的粗硬的濃眉跟着抖動，再襯上高凸的額骨，闊大的嘴巴，蕃茄鏢的鏤孔似的微微往上翻的大鼻孔，就構成一副很可怕的臉容。他展開兩臂往下一按，送出吶喊似的粗大的聲音。

「諸位伯叔兄弟，請靜些呀……！」

大部份人靜下來了，無數眼睛盯着獨眼龍的嘴巴。也有些人仍在憤憤地談話，沒聽見台上的似的話。

「……大家曉得，今年鴉片，我們花了多少心血，多少苦工呀！開花了，快結穗了，却要給人剷掉！連年荒年，餓肚子，活不下去，才種鴉片……我們眼巴巴望着鴉片收成，糴米，解債，贖當，可是都要落空了……現在剷掉鴉片，就是剷掉我們的性命呀……」

一陣突起的喧嚷掩蓋了獨眼龍的聲音，使他不得不停住口。他這番中肯的話語，彷彿是血紅的火把，點着了埋藏在人們心裏的地雷的藥線，使牠們一齊爆炸起來。「對，今年剷鴉片，真要我們的性命呀！」爲了鴉片，我給一切別的田洋生活都荒了！「我不是一樣嗎？連燒火柴都沒工夫砍呀……」

「請靜一靜！」

台下的喧聲漸漸靜下去，獨眼龍又開始放大砲了。他說，種鴉片是犯皇法的，這沒有錯。上幾年烟苗被剷得乾乾淨淨，他們放過一個屁嗎？但今年一向有說起禁鴉片，到快上家堂的時候，却突然來剷鴉片，這等什麼道理呀！他最後特別提高嗓子說：

「請大家講出應付的辦法！」

大家並沒有講出辦法，只是火山決口似的亂喊亂罵，混雜而不着邊際。

「沒有出過半張屁告示呀！」

「村長不是說因爲連年荒年，今年官府答應我們種嗎？」

「這樣才氣人呀！」

「大家一塊兒去問問他看！」

擠集在中堂一角的十幾個人此刻不再說話了，臉色不自覺地漸漸沉下來，嘴唇微微打顫。獨眼龍真誠嚴肅的臉容，人海裏從心靈深處逼出來的顫聲的怒吼，深深打動了他們的心。

村長的鴉片打手阿福悄悄溜進祠堂門，擠在人叢中，怯生生地眯着眼睛，怕給人轟出去似的。

「請大家講出辦法來呀！」獨眼龍的口沫在飛濺。

小狗子緊咬着嘴唇，衝到戲台上，想對大家發洩幾句久壓在胸頭的話，可是剛要開口，話却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無奈地發發肩膀，嘴唇動了幾動，眼睛眯了幾眯，終於滿臉緋紅地衝下戲台。大家竭力忍住笑，有些人居然笑出聲來，但立刻就停止了。

獨眼龍也竭力忍住笑，接着又是一聲大喊：「請大家講出辦法來呀！」

「我贊成你昨夜講過的辦法呀，獨眼龍。」

「好！」無數的聲音。

「殺豬羊，擺香案，懇求他們饒一手。」三官伯瞧瞧身邊四五個同伴，心想提出這個意見，但立刻被一種無形的壓力給牠壓下肚子裏去了。

「頂要緊的大家要齊心，不要看見官兵就像老鼠見貓一樣，躲在家裏不敢作聲，大家做得到嗎？」獨眼龍的眼光閃電似的在人們臉上掃。

一大隊背着快鎗和子彈帶的官兵在他們眼前一攔，大家的心跟着一沉，靜默了。

「獨眼龍，到時候還要你領頭呀！」有人打破了靜默。

「可以。」

夕陽在遠遠的西天燃燒着最後的殘焰，家家烟洞吐出滾滾的炊烟；近黃昏了。

人又像潮水一樣從祠堂裏流到街上，流進家家的門口。像剛從惡夢中醒來似的，大多數人都突然感到一種無名的懊惱，因為下半年各自應做的田洋生活又湧上他們的腦際了。

——唉，下半年白白地過去了。

三

「爺爺，爺爺，爺爺……」

朝陽還沒露臉的時候，平時非到吃中飯不起牀的村長，例外地被媳婦在門外輕輕喊醒了。

「什麼事？嘩喇嘩喇的。」聲音像尖利的矛鎗穿過門縫，刺進媳婦的耳朵，她知道爺爺的灰白鬍子氣得發抖了。

「一個官兵送來兩張片子，說縣長立刻就要到了。」

一隻無形的巨手硬給睡眼惺忪的村長推起牀來。他揩揩眼睛，連忙披衣下牀，到裏跟推開板窗，又到門跟開了門，房內的黑暗立被晨光趕走了。在跟睡牀成曲尺形的烟榻上，靜靜地躺着一副漂亮的烟具：黑漆雕花的烟盤，象牙口子，紫泥烟斗的烟鎗，白銅的灰罐，角質的烟孟……這一切，像天嬌的蕩婦引起淫漢的色慾一樣，引起村長難以遏止的烟癮，使他連連打着呵欠。他很想斜躺在烟榻上，叫阿福點起烟燈，燒幾筒抽一抽。但他立刻意識到非單此時沒有實現這種慾望的可能，今天到什麼時候才能接觸烟鎗，也很難把握。無奈的煩惱裹住他整個的心。突然，他瞥見烟盤裏幾顆昨夜吃剩的烟泡，感到得救似的快慰。他立刻抓一顆塞進嘴裏，從熱水瓶倒出一杯開水送下喉嚨，把其餘幾顆塞在衣袋裏，以便隨時可以救急。最後把烟具藏到櫥裏。他於是拍清榻上的烟灰，用字紙和唾液揩清桌上的污垢，把筆架和硯瓦放得端端正正。他又拍拍身上的罩衫，兩袖和胸襟的油光的烟膩吸住他的眼睛，使他不得不皺着眉頭脫下罩衫，露出蓋滿污漬，纏得像剛從瓶子裏掏出來的藍湖縐夾袍，再從箱子裏抽出一件由黑變黃的直工呢馬褂，套在外邊。他下樓正預備洗臉的時候，一支灰色的人流湧進來了。

寬大的天井立刻給灰色的人衆佔滿了，隨又散到中堂和橫沿上去。無數快鎗斜背在無數背脊上，灰白的鎗刺站在鎗頂猶笑。狗在狂吠，鷄在亂飛，小孩們在狂哭。鬧哄哄的氛圍充滿着每一個角落。

最後進門的，是兩頂轎子，後一頂在天井停下時，十幾個背木壳鎗的護兵在轎門前圍成一個半圓形，一個穿青灰囉噠夾袍，黑直工呢馬褂，有八字鬍子的中年人從轎裏鑽出來。從另一頂轎子裏出來的，是一個穿華達呢軍裝，背三角皮帶的青年，裹在紅皮套子裏的手鎗在他左腰間擺盪。

幾個沒有快鎗，也沒有木壳鎗的官兵從肩上卸下鋼鐵的機件，在大門口搭成一架怪物，不像洋鎗，不像大礮，後來經在外邊當過革命軍的阿福的解釋，大家才知道這是機關鎗，嘩嘩地響起來，一下子就可以結果幾百人的性命的。

「縣長，連長，辛辛苦苦搭小輪船來的嗎？失迎失迎！」

眼角上黏着眼屎的村長向縣長連長必恭必敬地拱一拱手，領他們走上樓梯。他突然掉轉頭，問：

「多少弟兄，連長？」

「一百廿。」

他於是提高聲音喊道：

「阿福，叫各頭腦向各股戶擺派十五桌飯，趕快。」

街角上，牆裏，廁所裏，三三兩兩的農民在咒罵，耳語，嘆息。偶爾有官兵從旁邊走過，他們立刻閉上嘴巴，只用充滿仇恨的眼光掃着他們的後影。一種在滔天大禍跟前無可奈何的痛苦和悲哀毒蛇一樣緊纏着他們的心。

「媽的，大石頭壓水呀！瞧見大門口那架東西嗎？」

「阿福說還有炸彈呀！這次炸透了，媽的。」

「就是掛在腰邊的扁扁的東西嗎？」

「不，這是水壺。炸彈是藏在什麼地方的。」

「爲頭十幾個人都躲起了，只好讓他們剷呀。」

「獨眼龍呢？」

「獨隻皮鞋擱不穩！剛才聽見他在我隔壁找小狗子，小狗子娘當面咒罵他。」

「幾家股戶也倒大沛呀！每戶頂少派到兩桌飯。年年如此。荒年的米糧呀！」

「都派定了嗎？」

「有幾戶還不肯答應，說這種飯食要窮富平攤。」

屋子裏，母親攔在兒子的面前，老婆抓住丈夫的衣角，不許他們出門。「不要聽獨眼龍哄呀！天倒大家死，不差我們沙蟹獨條命……」

一二潑辣的女人瘋子一般哭喊着衝出門口，要跟吃草官拚命，可是給她們丈夫一把拉回來。「你死了，鴉片就不會剷掉嗎？蠢貨！」

自從那一晚在山裏裏跌了一交，一直病到現在的順發老頭，也從牀上掙起身來，臉像風乾的香橙，嘴唇猛烈地抽動着。他在水田面前拚命頓着腳，腿不住地抖動，每頓一脚，上身往後一斜，要跌倒似的。

「快鑽到稻草間去吧，阿爹！去吧……」

水田嫂也裝着哭喪的臉孔和哭喪的聲音竭力推着丈夫。「快去，聽爺爺話呀……」

四歲的小貓緊抱着母親的腿，小小的眼珠子莫明其妙地在爺爺，爸爸，媽媽的臉上溜。

水田的心漸漸軟下來了，眉頭緊繃，眼眶裏裝滿淚水。

「我不出大門就是了，爲什麼要鑽到稻草堆裏去呢……官兵是吃人——」

水田沒有說完，獨眼龍挾着前天敲過的銅鑼進來了，後邊跟着小刀子。

不曉得是由於害怕，還是由於羞慚，水田陡然覺得自己的臉火辣辣地熱起來，像被人打着重重的巴掌似的。

「怎麼辦法，獨眼哥，小刀子。」水田瞧瞧獨眼龍，又瞧小刀子。「他們都躲起來了，光靠我們三個人有什麼用呢？」

「獨眼伯，小狗叔，你們還不快躲呀！」水田嫂。

老頭子狠狠地給獨眼龍瞪了一眼：「不要在斧頭口擦癢呀，你們這些不識三四的傢伙。」

一陣酷烈的痛苦抓住獨眼龍的心，使他目瞪口呆，說不出一句話。他想從前天祠堂裏的一幕，不禁逼出一聲冷笑。他憤憤地把銅鑼往地上一擱，嘭的一聲，使小貓嚇得呱呱地哭。「讓他們劃吧！我獨眼龍到底種着多少鴉片呢？」

縣長把夾在左手指縫裏的美麗牌香煙湊到嘴唇間吸了幾口，隨又摘下，讓濃濃的煙霧滾出他的鼻孔，眼光盯住一個正在說話的頭腦的臉孔。

「不錯，年年荒年。但這是省裏公事，我有什麼法子呢？」

「總要請縣長留一手。今年鴉片不比往年，快上家堂的東西呀！」另一個頭腦硬笑着說。其餘三個也跟着齊聲懇求：「是的，總要請縣長留一手。」

縣長冷笑一聲，把小半支香烟嘍的丟在地板上。

「好，陳連長是團部派來的，三排弟兄兩排是他的。只要他有答應，我沒有問題。」

村長用兩隻手又敬縣長一支烟。頭腦們的眼光一齊轉到連長的臉上。

陳連長臉孔一板，兩道濃眉格外顯得威武，乾咳一聲，發出拋磚落地似的聲音。

「老實跟你們說，這地方真是野蠻得不成樣子。種鴉片，犯皇法，還要敲鑼聚衆，預備武力抵抗……哈，別說這樣小小的村子，就是再大一點的，也只要一架機關鎗，就給掃得雞犬不留……」

「這是幾個無賴幹的事呀，連長。正當的人那一個不罵他們？」一個頭腦惶恐地搶着說。

另一個頭腦接着：

「他們看見官兵來，立刻逃走了。到底只有這一點斤兩呀，連長。」

連長一聲冷笑，接着說：

「要是李縣長肯依我的主見，派一排兵給劃得乾乾淨淨就算了，同蠻子講什麼道理。」

「總要請你饒一手呀，連長！」聲音抖得利害。

「連長，本村大多數人都是服皇法的呀！實在沒有法子才種鴉片的。」說後眼睛轉向村長一瞥，彷彿說：「你也是林家村人，爲什麼不替我們響一聲呀？」

村長於是摘下長長的旱烟管，開口了。他說百姓總是好的多，壞的少，縣長連長也是曉得的。而且今年鴉片不比往年，剷掉真是性命交關……但這又是省裏公事，不剷，縣長連長又對不住上峯。他最後搖一搖頭：「這事情着實爲難。」

縣長淡淡一笑。連長還是緊板着臉，默不作聲。頭腦們搖頭歎氣：「唉，剷掉真是性命交關！」

村長又默默地抽烟，看神氣像在竭力思索着兩全的辦法似的。幾分鐘後，他突然打斷了殭局：

「辦法倒有一個，請縣長連長別責怪我冒昧。」他瞧瞧縣長和連長，瞧瞧頭腦們。「把全村鴉片估一估，到底值多少錢，三股捐一股給政府做公益，兩股留給種戶救荒。不曉得省方肯不肯答應。」

縣長搖頭微笑：「省裏不見得肯答應吧？」

「不會答應的。天下沒有這樣便宜事。」連長。

「不過……」縣長俯下頭，沉吟一會，於是抬起頭：「辦法倒是一個辦法，不過……」

「天理，國法，人情呀，連長！」村長微笑地瞧着連長。連長不作聲了。

頭腦們知道縣長連長已同意了，不由得一陣高興。但一轉念，一團高興就像湯滾雪似的化成冷水了。他

們彷彿瞥見無數野狼般的怒臉在內動，聽見無數粗暴聲音在怒吼：「早不禁煙，遲不禁煙，原來爲此呀！」

「村長縣長都是一鼻孔出氣的呀！」連散荒款子都要吞吃，只有鬼相信用鴉片捐做公益。」頭腦答應下來，就讓他們出錢吧！干我們屁事！……

「這辦法是頂好沒有了。不過得同各種戶審一聲，免得日後嚕哩嚕囉。」一個頭腦說出四個人的心事。

村長臉色一沉：「好，你們快去問他們一聲，贊成，就請縣長連長特別寬恩，不贊成，就讓官兵去剷，日後別怪我村長不幫忙。」

兩個鐘頭後，村長老早打好腹稿似的一筆落寫好一紙憑單，數目玖百元整，鴉片收成時繳清。村長先在自己名下蓋上一個圖章，四個頭腦陸續顛巍巍地握着筆桿，畫了一個並不圓的圓圈。

「今天晚上叫第二排擔任步哨。」頭腦們退出後，連長立刻命令身邊的護兵。

四

氣候一天暖了一天，收割鴉片的時節到了。

那張蓋有村長的圖章，畫有頭腦們的花押的憑單的影子，像磨片一樣壓在每個種戶的心上。柴山上，田

野間，臥房裏，他們商量怎樣擺脫這重重的磨片，可是每個計劃都被曾經搭在村長大門口的機關鎗的黑影打碎了。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外邊突然出了大亂子，把內外官兵抽調一空，使縣長沒法繳款。但他們知道這是多麼渺茫的幻夢，村長不是時常說的嗎？「現在官府對外不足，對內有餘。」

清早，黃昏，每處山裏裏，每塊煙土上，都有兩個人影在閃動：一個捏着剃刀，一個把住小竹筒。剃刀在墨綠色的煙穗上輕輕一劃，烟漿就往接在下邊的竹筒裏流，滴滴的烟漿在他們眼前幻成閃光的金水，但立刻被那憑單的黑影罩住了。「九百！那裏只三股一股呀！就算兩塊一兩，全村也不過頭兩千銀子。」「我這點鴉片也攞拾元，老財叔那樣多也只十元呀！」「他有貨色送給村長，你有嗎？」「光是南鄉總可捐二三萬，還有別鄉！」「各村村長也措足油水！聽說本村村長可以進一百五。」……

一天清晨，順發老頭父子正預備去刮烟漿的時候，牆外突然湧起一片震裂人心的哭罵聲，夾雜着磨刀斬着砧板的篤篤聲，斬肉漿似的。「天誅地滅的，東不偷，西不偷，偏要偷我單老孤獨的鴉片呀……！」

「這是寡婦嫂呀！」

父子倆箭似的射到跛脚老婆子的跟前：

「我們鴉片偷去了嗎？偷去多少？」

「連根帶根拔去一大片呀！」

父子倆像追逐着野兔的獵狗，一前一後趕到烟地上。地上出現了大片空隙，二三株連根拔起的鴉片橫在那里。不曉得是由於氣憤，還是由於心痛，兩對眼睛同時滾出閃亮的淚珠。

於是在一般種戶壓着磨片的心上又添上一種新的恐怖，只有村長的鴉片打手阿福在暗暗地微笑。

離村三十里路的鎮上一間最大南貨店——順泰——的櫃檯上，排滿一盤一盤烏油油的鴉片漿。櫃檯外，擠集着幾十個人，臉色都像暴風雨前的天空。矮胖的店主站在櫃檯內，俯首察看着一盤一盤的烟漿，用火柴梗在每一盤裏挑出一點，再用拇指和食指拈一拈，湊到鼻跟嗅一嗅，於是眉頭一皺，圓圓的嘴巴響起來了。

「這幾盤薄得像飯湯，過一個月，每盤頂少要乾掉一二兩。那幾盤比較乾些，但滲着不少酒膏。」他用眼睛指點着，接着一聲淡笑：「這東西騙不過我的眼睛。」

這幾句話像針尖一樣刺痛櫃檯外的人們的心，嘆息和辯解接二連三地響成了一片。

「這還嫌薄嗎？天理良心！剛煎好的烟漿呀！」

「天曉得，裏邊有一點酒膏嗎？」

「要不是殺千刀的官兵逼得這樣緊，現在肯賣掉嗎？此刻賣烟漿真比割肉還痛呀！」

老板的心像火一樣熱，臉孔却裝得冷冷的，像霜冰，狡猾的眼光不住地在人們的臉上掃。

「這種貨色要賣多少錢一兩？」

「兩塊。」幾十張嘴巴一齊答。

「哼，」老板一聲冷笑，一轉身，屁股朝着人們的臉，說一聲「做夢！」又轉過身：「拿回去吧！」店夥們也跟着冷笑：「真是做夢。」

「你說多少一兩，老板？」

老板從櫃檯踱了開去，兩手套在湖絲葛短夾衫的袖管子裏。

「老實跟你們說，昨天貨色比你們的好，一塊一兩我還不高興買。你們這種貨色，我頂多只能出八角。」他往番布躺椅上一躺：「今年有錢不愁沒鴉片。」

人堆像黃蜂一樣哄動起來，每一隻手都抓回自己的鴉片，惟恐給別人白白搶去似的。「八角一兩不如白送！」「丟在水裏也響一聲呀！」「就是爛牛糞，送到這里也有一番心血！」「到別家去問問看吧！」……

老板苦笑着，眼巴巴地瞧着櫃檯上一盤一盤的烟葉都回到各自的粗布口袋裏，就裝出怪誕惡的臉容對他們說：

「好，到別家去問問看吧。不過要曉得，這是私貨，在街上拿來拿去，別給官兵警察聽見，當心。」

一切向店門口移動着的脚都停下了，像在體育教師的「立定」口令下的學生。他們互相瞧一眼，又齊

向老板瞧一眼，恐怖，躊躇。是的，這是私貨。前幾天老七不是在船埠被官兵抄去一盤嗎？老七嫂不是因此上過兩回吊嗎？他們所以不搭小輪船，而在半夜走旱路到鎮上來，也不是爲着這個嗎？鎮上有官兵，警察，給他們撞見，不是什麼都完了嗎？而且今年四村鴉片多，又被催捐的官兵逼得非在此時賤賣不可，這都是實情。天下老鴉一般黑，別家老板也不見得肯出高價帶回去呢，路上又多麼危險呀！……

「老實說，別家店舖決沒有閒錢屯烟漿。」聰明的賬房從各人的神色看出各人的思想，這麼頂了一句。

「老板，請加一點，統統賣給你吧！」無數沉重的歎息。

「多一文不要。」

賬房突然從賬枱後踱了出來。

「好，不依老板，也不依你們，九角一兩得，就賣，現錢現付，不得就算了。」

大家又互相瞧了一眼，噤咕一陣，終於決定了。

「唉，賣給你吧！」

在回家的路上，順發老頭拖着沉重的脚步，夾雜在人羣中走着，嘆息着，思索着……股紅的烟花……急雷般的禁烟消息。祠堂裏的大會。獨眼龍……村長。縣長。連長。官兵。機關鎗。憑單。九百元……像鴉片的村長打

手阿福，跛脚老婆子的發狂似的咒罵……順泰店的老板。九角一兩……他此刻肚圍裏藏着一張五塊頭和二張一塊頭的鈔票，兩個雙角，一到家裏，就得把五塊頭交給村長，說不定此刻正有官兵警察等在家裏……他在這過去短短時期中所受的教訓，刺醒了他一生新舊的創傷，空前的慘痛滾油似的煎熬着他的心。一步一步被逼到人生的涯角，在肌餓，債務，捐稅的重壓下轉不過氣來的時候，山裏裏股紅的烟花，原是他理想中唯一的救星，可是這最後的救星又在眼前隕滅了。展在他面前的，依舊是無窮盡的慘痛的生活，而在這生活中，正如在獵鎗團圍包圍中的小兔，條條都是死路，都是死路……

——天呀，我們的活路，我們子孫的活路在那里呢？

他不知道，只在他腦子的或處角落裏，彷彿響着獨眼龍的吶喊似的回答……



我的抒情曲

林 林

哦，又是歌唱的時辰了，
我心急促，我來及不高歌，
我找不着急促的字句呵，
我間直躍於詩的邊境了，
我正和盜敵肉搏，
筆尖——是標槍，
心臟——是手榴彈，
五步之內——
將噴着那時代的肥料們的血……

鬆麻極了，

混亂極了，

我的詩音

那正像款款亂撞的豎琴，
我將囁嚅的黃鷹兒嚇死了，
我將少女唱詞的紅牙板弄折了，
何其粗糙而急促喇，

——我的抒情曲。

(三月十四日作)



基希：

秘密的中國

立波理

埃貢·愛爾文·基希 (Egon Erwin Kisch) 是德國的最著名的報告文學家——是一個所謂快步的報告文學家。他在他的作品裏面，很活潑地把事實通過了望遠鏡和抒情的想像，藝術的地編配起來，形成了今日盛行世界的報告文學的最優秀的標本。以前他的作品，因為位熱心提倡報告文學者的介紹，在中國見到過一些，已為文壇所珍視。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會來過上海，寫了不少新作品。秘密的中國 (Secret China) 就是他最近編集成功的一種，凡所記述的「秘密」都不是一個尋常的外國人所能知道，就連我們中國人自己，也不易發見的。現在我們約立波君把全部譯出，按期發表一二篇。

編者

士兵墓地的吉原 (註一)

參與了追悼陣亡者的儀式以後，我們留在虹口，在那裏用了晚膳，上了幾個咖啡館。在這惹人煩惱的戰場上，處處都是冒煙的廢墟；淺藍色的燈光誘人的從一個酒店裏透露出來；在外面，我們還可以嗅到正在腐爛的屍體的隱約的潮濕的氣味；在裏面，一個日本女孩子發散着撩人的香氣的頭，緊緊的倚在她的舞伴的胸懷裏。在下午，我們弔唁死者，到晚上，我們和生者作樂；就在第二天，要是我們回想起我們這一切印像的時候，牠們融成一片了。

下午所祭奠的死者之中，有一「肉炸彈」一類的非常特別的英雄，這是帶着手榴彈榜徨着，在襲擊中國陣地時被炸死的一羣兵士。在一個給東京的電報裏，司令官說明這次意外是由於放炸彈的時間的錯誤，而且已經開始責任問題的最嚴密的審查；可是，當戰地通信者報告他們在這裏有了一種自動犧牲生命的模範的時候，這個就成了官方的意見。

追悼儀式，官長參加了，他們中間的幾個，後來我在娛樂場裏看到了，祇是沒有下午那些高級長官；白川總司令，野村海軍總司令，大野將軍，植松將軍都祇參加了祭靈儀式，他們沉着臉坐在那裏，像是徹心給感動了。

鐵柵覆蓋着屍灰；中間坎着白布的淡青色的旗幟環繞靈位的四圍；前面是飾着菊花的祭壇。花環沒有

(註一) 吉原是東京最著名的游郭(花街柳巷)

東絲帶却有一塊題銘的板。

夠奇異的是，追悼會場是一家日本人的茶樓的花園，這是一個在三年以前，連檯台亭榭和花畦通通燒毀了的茶樓——一次舊的，偶然的失火隣接着一次新的，故意的縱火。在那一次，在那次平和時節的火災的爆發中，牆壁和大門都沒有損壞，那樣圍着牆壁的一塊房屋的基地很恰巧的被用做了追悼會場。

成爲戰區以前，虹口區密密的佈滿了日本人的酒館，茶樓，歌舞場和其他的夜間娛樂處。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這些地方都關了門，但是現在牠們又開張了，而且更多更稠密：在廢墟裏，一種新的夜生活繁盛起來了。

祭司穿了一件飾着花朵的橙黃色的長袍；僧帽在他那剃得光光的，骨節很闊大的臉上面閃着金光。三個人侍候着；他們都像祭司一樣，穿着寬大的綢衣；他們幫助他，將微紅色的麵糰和齋飯陳設在祭壇上面。

這是死者的食物。就在同一天，在同一區裏——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北面邊界——我們看見生者在用着完全兩樣的食物薄切燒——讀做 *Skyaiki* ——是一種蒙古菜，紐約人以為是日本國菜，正像美國的酒家稱「雜碎」(*Chop-Suey*) 是中國國菜一樣。日本人常常在特別祝典中吃「薄切燒」。浸在醬油裏的肉片，洋葱，蔬菜，在客人面前的淺鍋裏滋滋發響，當其餘的菜繼續在燒煎着，澆着水的時候，客人就鼓勇的下箸了。人都蹲在簾子上，下女站在他們的旁邊繼續不斷的將米酒斟滿小杯，將生的肉片投進鍋裏。

日本紳士，在晚上出門的時候，總是不帶妻子的；可是，這追悼死者的祭典，却容許了女人參加。她們站在門口，當每一個人進來的時候，她們深深的鞠躬三次。諧和的談着話，憂鬱的轉動念珠。那唯一的玻璃珠，像戒指上的真珠一樣，停留在她們的中指上。會場裏也有穿着華麗的和服，束着紅花腰帶的藝妓；她們的頭髮抹着油，髮得很硬，銀的珠箔在黑色的髮髻間閃爍着。華美的飾着羽毛的，暗笑着的藝妓向那領導儀式的長官獻茶；其他穿灰褐色和服的女人沒有這種榮耀。藝妓和非藝妓都穿着分爲兩道的白襪，一邊三個腳趾，一邊兩個——可以說是一種分岐手套樣的腳套——那木屐，名叫「下駄」。

用祭物，禱告，音樂，和芬芳的香料，祭奠着陣亡的兵士。祭司和司儀用那有節奏的步伐繞着方場行走；他們念着聖莫的辭句，這個，這俗界的集會的人沒有一個懂得的，他們將花花綠綠的紙頭，拋擲到每個墓上。

回到祭壇前面時，大祭司開始舉行奠祭的典禮，他的助祭用銅鑼，皮鼓和手鈴奏樂。奇異的樂器是「Tshinello」，牠們不僅是玳瑁的相擊；又能彈奏，發出烏烏之聲，融成一片；也許是彈力反動的結果吧，這個又像鼓聲一樣的隆隆震響。爲什麼日本跳舞場的爵士樂隊那樣奴性的拘泥着通常的黑人樂器，拘泥於「班若」(Banjo)「薩克森風」(Saxophone)和其他樂器呢？爲什麼不加上「Tshinello」來增加他們的樂器的種類呢？爵士樂隊的演奏節目，固然很奇妙，却祇能由於這種革新而改善——在「Ich bin Kopf bis Fuss auf Liebe eingestellt」(「我是從頭到腳浸在愛情裏」) (註二) 這歌的每句之後，繼着一陣清澈像銀樣

(註二) 這是好萊塢德籍女明星瑪琳·黛德烈在「藍天使」中所唱的德文名歌

的胡胡之聲。

舞女唱着上面那歌，不是用德文原文，也不是日文翻譯；她們用英語來唱「Fall in Love again……」。她們都能夠說很好的英語，她們知道跳「龍巴」（Rumba）舞（布羅斯〔Blues〕這種三級的舞蹈，她們早拋棄了。）她們一大半穿西裝，但是——我們的一個舞伴這樣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去年才開始的。在這點上，日本歐化，比任何地方都要遲一點。因為日本女孩的腿，穿了短衫很難看。日本女孩的腿子是她們最大的弱點；她們的祖先交叉着他們的腿子坐在蓆子上，是太長久了。

奠祭完了。最高級官員正現出一副莊嚴的面貌，向犧牲者走去。不錯，犧牲的不是他自己，可是他一樣還是犧牲了。他取了這種莊嚴的神情是因為他在想着他的可憐的陣亡兵士，同時也是因為他的面孔差不多觸着了活動照相機了。攝影記者參加了喪禮的儀式，乘着一輛運貨汽車及時的來到了的事。我們忘記提到嗎？這是佛陀外加軍人的影戲呀。

在影戲片裏的面孔上，憂愁的皺紋是很深的。憂愁一定會製成一張動人的影片；像是劫數裏沒有預料的一擊般，在戰爭中，人要被殺的認識，似乎已蒙將軍把握了。野村海軍總司令像一個肥胖的，精疲力盡的軍醫；他的東洋指揮刀——那刀柄占着刀的長度的三分之一——很少賦與他以一種稱雄中國江海的日本軍隊司令官的勇武的容貌。植松將軍，活像一個生着小鬚的木瓜。

他們一個跟一個的走上去，用他們的手指，在祭壇上的木盒中略探一探，將那敬神的香料虔敬的舉得齊額，然後放在供祭的菜肴上。水蒸氣雲霧樣的上升着——這整個的時間，影片攝影師正在搖動機柄。將軍們的背後，是參謀部僚屬，參謀部僚屬的背後是高級長官，高級長官的背後是下級長官，一切都呈着一嚴格的依照等級而又不拘形迹的次序。」他們向這些在中國陣亡的日本祖國的防衛者表示着最後的敬意，遵守這個到處一律的軍令：「參加故少校N. N. 喪禮之第三中隊全體官佐，望於明日下午四時在營前列隊。不參加者，定與嚴懲。」

雖然在攝影技師看來，下級官佐並不值得攝影，但他們也板着一付莊嚴的面孔，因為在喪禮儀式中，理應如此；不錯，還有來賓——還有一位外國新聞記者。這些外賓，引起了他們一種不愉快的驚訝，為的是看見他們就在同天晚上，在鄰近的娛樂場，他們的臉上呈着比下午的莊嚴相差太遠了的神態。為着軍官們也熟諳最時髦的跳舞，而且看着下午的那些粗魯的武士，到晚上，都能夠「從頭到腳浸在愛情裏」。能夠和着馬琳黛德利的哀歌舞蹈，真是一種開懷的快樂。

冰凍燒酒是用巧妙的技術攪和了的；亡者前面的供祭的菜肴之上，一縷縷煙霧高高的升到空中；這是犧牲者在天上蒙惠的記號；獻祭的紙片在溫和的三月的微風裏，從一座墳墓飛到另一座墳墓的飄蕩着。在小路上，在虹口的偏僻馬路上，戰場上的吉原正在營業；廉價的日本燈籠和站在門口的廉價的日本女孩正

在招誘活的兵士們，那些死者的伙伴，到妓寮去。

污 泥

“Polnaki Gelap”

在晚上，當你走出屋子的時候，這個趕上前來的中國少年，他是爲什麼的？Polnaki Gelap，以後，他知道你不懂——知道你到上海不久。他兩隻手做着手勢：女人。他本來竭力想說“Polnaki Girls”，這句話，不是正確的英語，也不是正確的俄文，意思指着「俄國少女」。

你想，我的朋友！要找“Polnaki Girls”，誰還需要指導者，引線人，暗通消息的人呢！她們在報上登着廣告，她們在牆頭上登着廣告，她們不會遺漏半個公開露佈的地方。「哈爾濱浴室與按摩」、「娛樂室：土耳其浴室與俄國按摩」、「酒吧間」、「酒店」——電氣的招牌發出藍寶石色的光輝。差不多可以說，環龍路的每家人家都露出一塊「按摩室」的招牌；祇有一處是例外，那就是「耶穌再來教派」的祈禱室；在那裏可以找到俄國的「按摩女」，她們希望找到一個美國人——找到一個美國商人——是上海的每一個俄國女人的夢，當她爲着晚上很清醒，在白天酣睡的時候。

上海俄文報紙的分類廣告分爲三類：

醫藥：「花柳病：某某醫師（皇家軍隊的外科醫官）醫治一切病症……」——「前軍人醫院之外科

醫生醫治婦人傳染病，十天包好……」

召租：「繁盛區域之事務所，可作晚會或其他同樣目的之用。」——「開設多年之按摩室，有高貴顧客。

——「備有傢具之住室，獨身夫人合用，日夜均無驚擾。」

第三項——「Trud, Trud」的意思是工作：這句話，在蘇聯是伴着熱情使用的。是一句實踐的話。但是

在這裏，在俄羅斯國境之外的俄羅斯，「Trud」的意思是新開酒店徵求舞女：須身材窈窕，備有晚裝者……

——「酒店女侍，二十二歲，金髮……」

Poruski Gita 是白俄或蘇聯的亡命客的妻女，這些人都佯裝他們的逃亡並沒有政治的原因，却又公開的承認他們有私運，受賄，行賄或投機的嫌疑——自然是一冤枉！囉——「曾被通緝」這些女人，有許多是從哈爾濱和奉天來的，另外的人是來自西伯利亞各城市。

一個俄國照相館的陳列窗裏，有穿制服和文官裝束的人們——領袖們的肖像，有的還佩着聖喬治十字勳章。「那是……維支……會的會長，」引導我們的上海通說，「他有三個女兒。」或者是「你不要認錯伯爵夫人……洛娃？真是一位漂亮人物——你要知道她的電話號數嗎？夠特別的是，上海外僑的「上流

社會，「雖然鼓勵這些亡命者去做反布爾雪維克的先鋒，却從來不和白俄女人來往，就是她堂堂正正的結婚也是一樣。在他們的政治保護者的眼裏，俄國人是道德上的惡徒。自然，這說法與其說是反對他們，不如說是爲着他們。但是現在，並沒有什麼爲着他們的事，能夠幫助他們了。」

祇有少數「俄國少女」被雇爲裸體模型或咖啡店和茶館的女侍；所有其餘的（和前者的一部分）不論已婚，已訂婚，或自由的，都從事於夜生活的營業。

夜生活的營業有種種等級。在每個跳舞場，每個女孩子都立即告訴每個舞客，她在那裏不會很久了；下個月她會到「Casanova」或「Taverna」去，或者，至少要到「Del Monte」去。很可能她真正能夠走上她所渴望的這些跳舞場；但是不可避免的，她的道路一定要經過聖文生特醫院的花柳專科。祇有那些因爲商店老闆們要獨佔，不許店員們進去的夜會，才真正漂亮。一切夜會中最漂亮的，要算「Taverna」；在那陳設着塞了棉絮的椅子和沙發的客廳裏，商店老闆感覺到在家裏也感覺不到的充分的安適；而俄國「舞女」在這裏，像是坐在一個府邸的沙龍裏面一樣，那用手指偷偷撫弄着她的紳士，像是從隔壁府邸過來的朋友一樣。

自然，這個和她要在每次舞完以後接受舞客從售票處買來的一張舞票的事，是很不相稱的，三次伴舞，要一塊錢，其中兩角錢歸舞女，此外，她的顧客每喝兩塊錢飲料，她可以分到三角錢。要是他開香檳，她以後可

以分到一塊錢；但是如果在那種攪頭之外，她不能從她的香檳顧客身上得到更多點，她會顯得很不漂亮的。在夏天，當熱浪可畏的，悶熱的襲擊上海，妻子們都到海水浴場避暑去了的時候，Portugali Girls的收入有增加的機會。戰爭也不是壞事：英國、美國、法國和日本的軍官們都把他們的餉銀消耗在夜生活裏。

自然，在上等集會中，一個酒店女侍的開銷是很大的。你如果要做一個真正的貴婦模樣的少婦，你一定要請理髮師燙髮，你要有兩套晚裝和定期的體格檢查。還有什麼留家用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酒店女侍，舞女和按摩女的丈夫和父親，不管願不願意，都要去尋覓少許外快；爲了這一個，他們替法國巡捕做暗探，破壞罷工，叫他們的妻女去探試商店老闆們，看有不有機會找到職業，或者設法找一樁小小的佣金——也許是賣皮貨，或女孩，或魚子醬的佣金。

因爲太平洋沿岸沒有大西洋沿岸防範嚴密，常常從上海航行到勞斯·安極立斯州的酒類私販，靠這些俄國僑民來供給「蘇格蘭酒」，「威士忌」，「法蘭西」白蘭地，和「巴威利」啤酒。

約莫有一千白俄衛兵編成義勇團，這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近衛隊，他們的月薪是一百元。在跑馬場會操的時候，他們從他們的英美日商業領袖，同時也是他們的軍事領袖和他們的妻子的顧客的面的前，列隊走過。這俄國部隊，勇武的，帶着軍人的謹嚴，在外國人的面前列隊走過，齊聲嚷着：“Doloi Bolshéviki-

ov”——「打倒布爾雪維克。」

雖然依照一九二四年「北京條約」的結果，中東鐵路雇用的哈爾濱俄人的半數決定歸蘇聯，另外一半決定歸中國，但事實上，他們反對布爾雪維克，同時也反對中國人的確他們差不多沒有什麼人有中國或蘇聯的護照，僅僅有一種登記的卡片，證明他們曾經要求入籍的事實。

雖然在他們和中國人和布爾雪維克對立一點上，他們也許一致，但他們內部還是極不統一的。君主政治派忠義的證明「沙皇皇室」西利是羅曼諾夫王朝的正當首領，其他君主政主義者却認為任何「沙皇皇室」都可以作為首領，單單除了上面那位大公西利，因為他是在十月革命期間，在彼得堡，將他自己和他的海軍部隊任從布爾雪維克處置，却又被他們拒絕了的。

共和主義者也互相仇視。第一是泛繫主義者，第二是民主主義者，第三是社會革命者，第四是孟雪維克。第一種人深信教會，第二種人是互助團體，第三是反塞姆族者，第四是猶太人。第一種人要求哥薩克安滔曼·謝米洛夫做他們的軍事領袖，第二種人要求前中東鐵路總理賀華茲將軍，第三種人要求捷克斯拉夫的泛繫主義者加達，第四，第五，第六，要求笛脫里奚伊薩可夫或格雷波夫幾位將軍。

上海，有一萬俄國白衛軍，全中國，連滿洲在內，有七萬二千；他們組織在幾百個團體之內，他們中間發生着死戰。就是在上海的英文報紙上，他們也互相辱罵。我們面前，有一張從「上海時報」剪來的報紙，上面有一個代表二十三個團體的委員會反對為俄僑收款的另一委員會。簽字的團體的名字是這麼奇形怪狀的：

皇家俄羅斯俱樂部

伯爵社

前葉哥爾聯隊同人會

前烏拉爾聯隊同人會

前滿洲支隊同人會

前安龍可夫將軍聯隊同人會

十字勳章得者聯合會

國家宗教委員會

俄羅斯正教會

俄羅斯國家會社「信仰，沙皇和人民。」
等等。

這些僑民分成許多階級和等級。反動的意見和對於那些剝奪了他們的特權的人的仇恨不能使他們聯合。多年以來的他們共同的希望也是一樣不能使他們聯合。那希望就是蘇××制度一定只有一個很短的存在期間，因為這緣故，在他們看來，趁早站在牠的反對方面，似乎有更大的好處。他們一個看不起一個：

員看不起平民，貴族看不起百姓，反塞姆族者看不起猶太人，聖喬治十字勳章得者看不起沒有勳章的人，聖教中人看不起不信教者，地位稍許好一點的人看不起地位稍許差一點的人，他們都互相輕視，每一個人都竭力想用大言和誇耀凌駕另外的人，而他們的妻子却在同一夜會裏幹着同樣的營生。

「你真高興這裏嗎？」我們問一個舞女。「生意怎樣？」

「呵，我們要一直守到收市，要紳士陪伴我們那麼久，是不大會有的。」

「顧客們同你們常常約定第二天再來嗎？」

「呵上帝，上海的競爭真太多了……你給我買一瓶冰凍燒酒嗎，先生——睇你，漢子，一瓶冰凍燒酒！」

「先生」是指我們。「漢子」是指俄國侍者。七年以前，在莫斯科，看到一個戲劇，劇裏面的主人公是宜

傳委員亞色夫。有一幕是在酒店裏，亞色夫用革命前的方式呼喚侍者——「你，漢子。」

觀衆都嗤嗤的笑了。

在這裏並沒有人嗤嗤的笑；侍者和我們自己都不能被當做同伴招呼；侍者被人輕蔑的叫做「漢子」，而我們是「先生」，充當賣淫女就是「Trud」。

有十五個俄國女孩子在一個叫做「Tumble inn」的房子裏「工作」，引誘我們到那裏去的，是這個名字。Tumble 是伊利沙白朝海戰以來出現在一隻歌謠裏的一個古英文動詞，那次海戰中，有一隻滿滿的

藏着麻屑，油和焦油，外表却像無害的風帆兵艦，讓風浪吹送到敵人的艦隊中去，爲的是要燒毀牠的船隻。這水手歌謠的歌者就是用這樣一隻火船來比擬他的鬚髮的情人，在他和她接近以前她顯得這樣可愛，這樣貞淑，幾天以後，他知道她是一隻火船。

她有着黑黑的眼眸，

她的鬚髮垂下，

一個顧盼的女郎，一位貞潔的女郎，

却朝着邪行的方向

我輕撫她

我愛撫她

我愛撫她

我接近她

却使我深爲驚異，

她不過是一隻火船，

扮做女郎。

我們可以轉載“Tumble inn”的營業卡片。“Tumble inn”並不同意使每一個英國水手看了“Tumble”這個字就無疑要驚心動魄的那隻歌曲的寓意。不，營業卡片上說，我的女孩子們並不和那個女孩子一樣，像一隻火船燒毀敵人的風帆兵艦一樣的去燒毀她的情人的。

Tumble inn

靜安寺路一八二弄十四號

(在買克聯合俱樂部對角)

有全市最可愛最潔淨的

女孩

(上海醫師R.霍爾柏一週檢驗一次)

俄國女人到處都有；在大街上，在小巷裏。朱葆三路那條小小的馬路充滿了電氣招牌，水手，音樂，拳擊，賣包車夫，喧聲，賣花女，乞兒。二十家舞場的舞客都是水手；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的水手；寬闊的舞管撲撲的響動，人都沉醉在酒精舞曲裏，俄國女孩子坐成一個圓圈，等候他們中間的一個挑選她們去伴舞。在

“Victoria”舞場，她們扮成舞蹈者，足球選手，山澤女神，游泳女郎……狂歡節的故事。在“Stenka Razin”是大盜的故事，在“Merle blanc”是蒙特碼特故事，在“Tkatchenko”是伏爾加河故事，在“Tonorio Glass”是吉卜西故事。故事和服裝都引起肉感。如果這沒有効力，女孩們就玩弄着她們的吊襪帶，來引動那嚼着口香糖的美國少年的興趣。

Poruski Girls 中比較老一點的一批——也許她們的亡命是始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吧——都棲息在百老匯路的許多酒館裏。如果店主是德國人，他的店子掛着像“Grill Room”（炙食房）一樣的無傷大雅的招牌的話，那末，也許要使他家鄉感到他在東亞變成一個富裕的酒家了。俄國酒館掛着一切文字的招牌，也有中文。過蘇州河，都不拒絕黃人顧客。

過蘇州河，跳舞和女人都比較便宜，飲料不再是冰凍燒酒，就祇有啤酒。看看那些女人——或者是最好不看她們罷！她們要抓住人的每一投視，好像這是一條生命線一樣。但是——還有看看她們！和她們談一談話罷！言語和音韻還是和她們遠處的姊妹們一樣；在她們的生硬的唐戈舞步之下，藏着她們的祖國的韻律；在脂粉和舞裝之下，隱匿着某種使我們想起她們的過去的前途的東西。要是她們留在家鄉，她們也可以有些成就的。就是現在，要是她們回國的話，她們也還是能夠有些成就罷！她們有些成就，太遲了……過去的前途。

將來的前途就在眼前了；要是你不必十分透澈她們的生活的話，你可以在兩三個晚上跑遍各種各樣的娛樂場所。舞場和酒吧間的系列很快就完了，另外一種工場，劃出了 *Poruski Girls* 的進展的路——一種非常特別的房子，但是也和酒吧間和跳舞場一樣的分爲許多等級。公共租界的頭等「書寓」(Knocking Shop)，價錢多至二十元，法租界價錢比較便宜一點。在福煦路和霞飛路之間——真的，這兩位法國元帥（指福煦與霞飛——譯者按）是高尚的被尊敬了——在比較華麗的建築的附近，充滿了娼家。譬如，在「比較高等」的咖啡館，顧客顯得有些胡鬧和醉態時，就會有一個舞女來小聲的告訴他，請他陪伴到對角馬路的「*Allaverdi*」去。在馬路對角的「*Allaverdi*」，他被娼婦接待了，他就睡在她的懷裏。

到黃昏，虹口河岸碼頭的附近，很黑暗，而且發着奇臭；曲折的小路通到碼頭上或是水邊。大琵琶桶使得狹窄的路更加狹窄了，年老的，樣子很難看的，麻臉的 *Poruski Girls* 攔住過路的每一個人（苦力在內）的去路，她們揭起她們的裙邊，嘎聲的說：「Come to my house（上我家裏去）……」最後一個字的「h」，他們讀成喉音，「Khouse」。她們的「Khouse」是一種木板小舍。從各方面她們向我們駛來，這些火船……這些殘破的火船。

我們拿了幾枝俄國香烟送給她們中間的一個，她很高興得到了幾枝俄國香烟，高興能夠用俄語說話。她是從蘇聯阿穆爾區的一個城市，布拉哥夫史欽斯基來的。「我們逃走，是在八年以前。那時正是冬天。我們

我和我的丈夫，走過冰天凍地的阿穆爾。他帶了一千塊錢。我們怕他們要捉到我們，害怕極了。「但是，」她囁聲的得意的說，「我們終於逃脫了。」





報告文學論

(Pierre Merin) 作 徐懋庸譯

一 今日的報告文學者

無論那一個時代，反動勢力總是嫉視爲真理而戰的鬥士們的。無論那一個時代，凡是無情地將某一時期的真實暴露出來，使那事態因此竟成爲問題的人們，總是被迫害，被侮辱的。

服爾泰 (Voltaire) 的——爲保護卡拉 (Calas) 和希爾溫 (Sirena) 而反對教會中的封建的暴行的——鬥爭，左拉 (Zola) 的——在特萊孚思 (Dreyfus) 案中反對一個反動的軍閥集團的——鬥爭，與今日的爲被壓迫者而大聲疾呼的人們的鬥爭，實在是毫無分別的。

對於這類的真實，要賦予一個藝術的形式，有許多的手段。但最輕便，最直接，最迅速的，要算「報告文學」

的方法。

跟他們的先輩完全一樣，採用這個方法的社會的代表們，也是被放逐着，被迫害着的：這些把資本主義的腐敗、軍事的陰謀、法庭的明知故犯的罪惡、社會上的壓迫和剝削……一一暴露了出來的所謂「逐臭之夫」(Fouillemerde)。

現代的最熟練，最大膽的報告文學者之一，斯沫特萊(Agnes Smedley)她目前(一九三五年——譯者)之所以在那和英國情報部及Comintern的政治部密切合作着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注意之下受着迫害，決不是偶然的。在現代作家中，像她那樣的，懷着明白的責任觀念，將人類的痛苦，以及受着本國和外國的統治階級的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災難，描寫了出來者，是不多的。

在數月之間，斯沫特萊徒步地走遍中國的南部，考察農民的生活；她遊歷廣東，研究絲綢工業破產的原因。她不是一個模做着熱帶地方的時髦打扮，充滿着高等人種的驕傲的遊記作家。她甚至於也到死的區域裏去找真實。

約翰·里特(John Reed)的獲得種種使他能夠寫成現代報告文學的傑作震動世界的十日一書的材料，不是在哈佛大學，而是在墨西哥的草原上，跟班巧·維拉(Pancho Villa)手下的革命的土人以及紡織工人罷工會員會在一起的時候，是在南美洲的各國。

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許多報告文學的大著，並不是他充滿了想做救世主和州長的野心，想由階級間的和解來消滅社會的痛苦的時代所寫的。

報告文學者辛克萊的偉大的報告，驚人的暴露，是屠場內部的實錄（這些實錄，幾乎搗亂了支加哥是做豬肉買賣的閩人們的好生意。）是關於自由的美國的教育機關以及自稱布爾喬亞報紙的造謠大本營的祕密。

倫特爾 (Albert Londres) 的作品中的那種居依央 (Guyana) 的地獄的描寫，那種法蘭西帝國主義在剛果所施的野蠻行爲的大膽而嚴酷的揭穿，永遠在外國旅行家和遠方探險家的旅行記中存在着。

在這種「社會的報告文學」的目標之下，那報告文學者基希 (Egon Erwin Kisch) 遊歷全世界，觀察偉大的社會鬥爭和各國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的雙方情形，爲的要揭露他的時代的真相。奧地利的高等檢察官——此公和他的一切布爾喬亞同胞一樣，是不大喜歡真實的——竟判給基希一個監房，給他做考察世界的觀象台。然而，社會的報告文學者們都知道，要觀察世界，不是站在一個高峯上所能做到的。以下是報告文學者基希所說過的話：

「報告文學者所描寫的地方和事象，他所嘗試的經驗，他所證明的歷史，他所探測的泉源，不應該一定要是遼遠的，稀有的，使人們難以接近的；在一個總是要想隱匿真相，因此總是找着謊話的世界裏，

我們的作家，只要能夠靠得住他的對象就好。世上沒有比簡單的真實更奇異的，沒有比我們周圍的環境更富於異地風光的，也沒有比客觀的現象更美麗的事物。」

一一 事實的暴露

倘若說，言語裏面包含着全部數千年來的人類思想的複雜成分及其基本的原素——形式和概念——那麼，事實或現實，就是言語和它的創造的出發點。

藝術作品，是空間和時間中的變動不居的現實的映現的反射。

表現現實的形象所取的形式，形象所依以構成的方法，這些都是跟各時代的社會發展的程度相適應的。一個杜雷(Dürer)或一個望·邁克(Van Eyck)的傑作的產生，首先必須透視法的知識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人們已知道用一個造形的空間去代替兩幅畫布的面積。透視法的理論，是根據自然科學的研究而來的。初生的資本主義要破壞了中世紀的哲學思想，而建設文藝復興(Renaissance)和人文主義(Humanisme)的自由意志和人格本位的哲學觀念，換言之，就是自由競爭和個人主義的哲學觀念。印刷術的發明，使意識的範圍大大的放寬；新聞雜誌是布爾喬亞所創造的；過去的報紙，就是集納主義(Journale)和報告文學的一種原始的形態，是布爾喬亞的意識所積聚的經驗的交換和傳播，同時也是布爾喬亞

政權的一種工具。布爾喬亞的筆戰的文學，必須採取那種能夠立刻影響事實而且廣播各界的方法。像這樣，新聞雜誌的出版，不限於批評歷史，却變成了推進歷史的動力。

從十七世紀開始，寫實主義的作家，社會批評家，大抵與日報合作，或為編輯，或為通訊員，或為批評者，或為按期的論文的撰述者。（在這時期，一六三〇年的左右，奧斯特特——Adriaen van Ostade——畫過一幅一個布爾喬亞讀報的圖。）

在他的 *Provinciales* 一書裏，巴斯加 (Blaise Pascal) 這現代法國的先驅者，曾經對封建制度和教會制度作戰。斯耐夫脫 (Jonathan Swift) 和 艾迪遜 (Joseph Addison) 曾從進步主義的觀點，批評他們那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的狀況。台謨林 (Camille Desmoulins) 是法蘭西大革命時代的一個諷刺的 *Journaliste*。萊沁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是 *Voss 報*——一個評論時事，研究學問的報紙的主筆。席勒 (Schiller) 是「教育娛樂新聞」的編輯。

在他的雜誌 *Cornelia* 裏面，克賴依斯忒 (Heinrich von Kleist) 寫過一篇論文：「法蘭西集納主義概論。」在這裏面我們讀到這樣的話：

「集納主義是一種使民衆信任政府的主張的藝術……它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擁護政府，反對一切的變革，它叫民衆在權力之下就範，安於無聲的屈服，不要受當前的各種誘惑……」

在這裏，克賴依斯忒已經指出了報紙的辯證法的作用，起初它是進步的工具，但是當它被反過來使用的時候，它就成了愚民的工具了。

於是起了加伐爾尼(Gavarni)和陀米埃(Daumier)，他們用了銳利的筆力，在近代報紙中間，導入了圖畫的報告文學。

在許多年間，迭更斯(Charles Dickens)會替Morning Chronicle和The True Sun報寫過許多小說。海涅(Heinrich Heine)和蒲恩(Ludwig Boerne)是德國古典的集納主義的模範。左拉是近代報告文學的創始者。

十九世紀的技術方面，科學方面，社會方面的種種大變動，一定能夠在報告文學的方法中找到它們的表現。形象和聲音的傳達法，空間和時間的觀念上，速度和正確性的觀念上所起的變化，一定改變了世界上的藝術家的觀念，希臘人所寫的征服脫洛亞(Troie)的故事，跟林白(Lindbergs)長途飛行的故事完全不同，因為生產條件和知識程度已跟着各時代而大變了。伊利亞特是古代歷史的遲緩的敘事詩，現代飛行家的放射線照片，却能在駕駛者剛踏着另一大陸的土地的當兒，就通過大洋，到達各處，飛速傳播。在今日，新聞的反映和傳播之速，有如是者。

當然，這些時代的影響，不僅及於報告文學上而已，有意或無意地，它們也影響到現代的正式的小說。有

許多小說家，也接受着報告文學的原素而加以利用。這些原素，攙在小說裏面的時候，會使小說失去深刻性，如辛克萊的近作中所表現那樣；然而，它們也能使小說的現有的形式更加豐富，更加擴大，如愛倫堡（Ellernbourg）馬爾洛（Malraux）和別的作家的作品所證明的那樣。

三 報告文學的藝術

聖·雷阿爾（Saint-Real）偶會說過，小說是人們在馬路上凝望的一面鏡。這定義雖然包含着一部分真理，但不大充分。這面馬路上的活動的鏡子，比那種平面的自然主義的靜的形象（照那種自然主義說來，照相的圖形，視聽所及的表面現象的速記的報告，算是適合於我們的時代的現實的形式的。）更能保留全部生活的一大部分。

在報告文學中，事實，單獨的事變，現實的一斷片，都是觀察的對象。但那當然是跟周圍的世界相關聯的事實，那種事實和它的結果須經過科學的系統的考察（而且，在可能範圍中，也根據統計，決定它的一般的價值）那種事實，限於社會事態中的具體的部分。

在古典藝術和古典科學中，雙方的基本方法是互相排斥的，雖然兩者都是致力於現實的精神上的再生產的。

但是，像電影，無線電文學，Photomontage——當資本主義發展到物質生產力與生產條件相衝突而且成了生產條件的桎梏的時代所產生的這些藝術，是基於應用科學的成績，而且藉着科學裝置的方法而實現的。報告文學，現代藝術部門中的這一種最舊的形式，它還介於藝術和科學這兩個領域之間。它在現實的描寫上，是非利用科學方法和藝術方法的綜合不可的。

當反對沒落期的浪漫派的小說的時候，當反對蘇（Eugène Sue）和喬治桑（Georg, Sand）之流的時候（他們是這一派的後裔，對於他們，事實是不關緊要的，因為它已經過去了，他們認為要緊的只是理想。）左拉重新暴露了事實的世界：他創始了近代的報告文學。

從左拉到辛克萊，從約翰·里特到斯沫特萊，從倫特爾到梭爾溫（Julius Bauerwein），從克尼凱爾（Knickerbocker）到基希（還有許多報告文學者如 Larissa Reissner, Ilya Ehrenbourg Kolzov, Treliakov）他們都在我們這裡所不能研究的別種環境中工作着。觀察和表現的態度，不但因天才而異，因氣質和魄力而異，也因社會和文化的水準，感覺事實選擇事實的限度，階級地位等等而不同的。一件事實的本身和它在社會上的反映之間的距離，相當於一個只限於攝取（入眼的）表面現象的報告員和一個深察事實，指出其社會的原因結果的報告文學者之間的距離。

「明顯得很，事實只是報告文學者的一個羅盤，」基希說，「在旅行中，他却還需要一架望遠鏡；這

輯的想像，（因為單純地觀看各個地方和現象，只聽關係人和證人的不相連絡的言語，捕風捉影的猜度，是永遠得不到事態的完全的形象的。）報告文學者應該自己創造一種事變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e）設定種種能夠找出結果的線索，他應該唯一地執着他那正確地通過所予的事實而進行的描寫的路線的軌跡。理想，則是報告文學者所畫的虛線，而與聯結各種事象的實線相密合的；一致的圖形，所遇諸點中可能性最大者的決定，這纔是所要達到的目的。（文學日聲卷二十一，一九二八年）

報告文學者基希，這樣的把他的工作方法教給我們。同時又給我們指出了那通到認識真實的辯證法的道路：就是從實際的觀察，到抽象的思想，然後再轉到客觀的現實的實驗——這一條在報告文學的模型中鑄成着的路。

革命的報告文學者，在他的世界描寫中，忽略那些奔赴眼前的各種事實的複雜的性質，應該避開某種次要的，多餘的，反足以妨害主要的真實的事實。

有些爲了擁護他們的反動的戰士而描寫世界的報告文學者——如梭爾溫和克尼凱爾漢凱——他們在一個細小的「客觀現象」上，把握住無數瑣碎的事實，而他們的唯一的目的，却是要暗暗的抹殺他們的時代裏的許多決定的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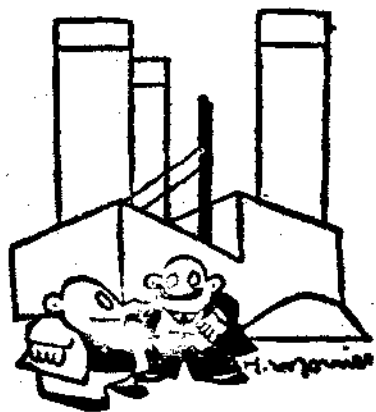
在流行的報紙日趨墮落的時代裏，在統治階級的機關報成了愚民政策的工具的時代裏，在這些報紙

的通訊員都成了謊話的傳播者的時代裏，社會的報告文學者的工作的責任比是平日更加重大了。

我們應該從左拉——這近代報告文學的創始者——應用在他的全部作品中的原則出發：我們只要說出真實，而且用使民衆能夠理解的方法來說出它，這真實，應該是達到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高度的，它應該由描寫世界的人們用全部社會的及藝術的精確手段畫了出來。人們的描寫世界，不只是爲了說明它，同時也要因此促成它的變革。

〔後記〕在國防文學的提倡中，「報告文學」的方法很被重視。「文學青年」雜誌所提供的許多「報告文學」作品，證明着青年作家在這方面的努力之大關於「報告文學」的理論文字，我們所看到的還不多，這一篇見於去年三月十五出版的法國世界周刊(Monde)原題是(Les risques de la vérité)現在就譯了出來，算作一種微末的貢獻。

譯者 五月十五日



報告文學的必要

(André Malraux 作)

沈起予譯

今日的小說家沒有讀過報告文學的人幾乎沒有。沒有在報告文學上感着有新的小說形式在成長着的人也幾乎沒有。然而，對於報告文學不會很快地就放棄了希望和期待的人則少得很。

可是，從巴爾札克到左拉，報告文學常是成爲法國小說中的強有力的一線而繼續着的。

即在美國或俄國，小說（虛構 Fiction）已經漸次成爲無力量的東西，因爲小說（虛構）過度地支配了十九世紀的原故，我們竟至於在現實的超越，現實的游離中間去看着了藝術的觀念。列池及其他的人把小說（Roman）裝進到自己的備忘錄（M moire）中去，有些人又把備忘錄擊了出來，說這是小說。

然而，自從人們理解了藝術家如何地使用現實世界以來，自從以直截的言語爲土台的藝術代替了安居於隱喻（Metaphor）上的藝術以來，趨向真實的意志才開始發現了它的力量。

報告文學的「實際的」力量，在乎全面地拒絕現實的逃避，即所謂最進步的報告文學形式，（如托爾斯太的小說那樣）乃是由於知性和感性而獲得的正確的一「現實把握」之謂，有時自然也不免要刺激意識趨向現實，而結局決不是屬於想像世界的創造。

假如說，藝術的目的是在乎破壞真實，則報告文學家的存在，將成爲無意義。但，假如說，藝術的目的是在乎使兩個事實（非兩個言語）最直截地接近起來，以作「創造」的話，則報告文學家便能開始發現自己的力量和意義。這件事，在電影製作者的場合也能同樣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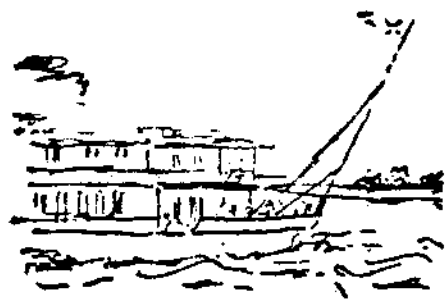
其次，在報告文學中，對真實的關心比真實自身還更重要。亞爾培·龍得爾完全像小說家一樣，以不斷地構成起來的許多事件中創造出了許多的人物，便是顯明的事。亞爾培·龍得爾在法國的報告文學作家中算是最優秀的一人，可是，我覺得與其晚年比較起來，反是他的初期作品的「技巧使用」來得少一點。在新的雜納主義（Journalisme）或維阿利斯的安南·SOS、基希的作品以及愛倫堡的文章中，最足以牽引我的心者，乃是一對人物的探求已經不成問題，而成爲問題者乃是對事物的探求「的事」。

小說家創造了人類的「心理的宿命」，報告文學則不能不將沉重地覆置在人類自身上的宿命加以暴露，加以整理加以把握。

在安南·SOS中，A·維阿利斯描寫了一個西貢的監獄長。這監獄長一面罵着「骯髒小潑皮」的

話，一面在死刑囚昂南的頰上痛打着耳光。這種表現，祇有由包圍着監獄長的周圍的一切之物，由這些東西所包含着的東西等，才能顯出意義來。在這個光景中，其所以能感覺着一個偉大的小說，一個活鮮鮮的偉大的小說者，乃是因爲「藝術的新形式常具有一個意志的原故。巴爾扎克對其作品中的人物各給以一個歷史的闊度(Dimension)而創造了近代的小說。假如有一個拿破崙在這些人物的境遇中過活着的話，他也將具有格爾德或波皮諾等那樣的強烈的性格的罷。個人的這種「擴大」所給與當時代的小說者，那便是「正確的暴露」所具有的貫通一切的力。而這種「正確的暴露」也就是報告文學的力了。「寫」的技術，在於「發現」之中。基希或愛倫堡那樣的一切的蘇聯作家們之能使分散的情報美麗地結晶起來，能創造出藝術作品的可能性者，就在乎他們的革命性的抗辯，對大戰後的世界加以造型的評價的事，已經告終了，自從聽了機械主義者的聲音（不僅是聲音，連他們的叫囂也時時被聽着的！）以後，這世界的背境完全變混沌了。現在報告文學的時代來了。可是報告文學的作家，應當常與自己的真實一同存在。

【附記】 這一篇是從日本中村滿介的譯文重譯出來的，這本是 *Andrée Viollis* 所著 *安南·SOS* 遺書的序文中的一節，手頭沒有原文，暫時只能這樣就算了。



「賽金花」座談會

主備者：劇作者協會

出席者：凌鶴 章泯 張庚 尤兢 陳明中 旅岡 徐步

紀錄者：周鋼鳴 賀孟斧 周鋼鳴

日期：一九三六，四，一六，下午

開始討論：

問：在本月發表的賽金花這個劇本，想大家都看過了。這個劇本我們認為是在建立了「國防戲劇」被提出後，第一次收

獲得一個很成功的作品。爲了使得「國防戲劇」的劇作更健全堅實地成長，我們對賽金花這一劇作，應給以嚴格地和較高的評價。想來這對於作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意

義。大家已經看過，請發表意見。

賀：我還沒有看過。

陳（楚雲）：我現在正在看，想聽大家的意見。

張：那麼讓我先來發表點意見吧！在我看了這個劇本之後，會在大晚報星期文壇上寫過一篇批評，我現在把那批評的意見重說一下：第一我覺得作者還沒有把主題弄清楚，似乎是以賽金花個人作主題，又像是以庚子事件作主題。照現在看，作者是把戲的主題放在賽金花身上，背景是庚子事件，但令人看起來却成了兩個主題。因為在作者處理這題材時，遇到一種困難，還是從嚴正的歷史家的地位來揮動一校史筆呢？或是站在諷刺家的立場來加以笑罵呢？結果作者取了後者。取了後者就必然從另一方面去發展，歷史事件就非退到配景的地位不可。因此賽金花這人物出現了。現在這劇本成了賽金花的一段故事，然而不，作者絕不甘心它落到一個女人感傷的歷史中去，於是有時候庚子的歷史事件又突出在浮腫的背景之前來，因為這個

原故，第七場沒有庚子事件的背景，就多少給人一種不聯貫的感覺，但仔細追尋，只能說，在庚子事件這條綫索上不相關，而在賽金花故事上却是一個必然的發展。所以看上去又像完整，又像多餘。第二在人物方面寫得最成功的是賽金花，其次是李鴻章，其他的太簡單圖式化，因為許多人不是從事件來表現他的性格，而只用對話的形式說出，這是不够把人物凸現出來的。第三作者的寫作方法是 *Sketch* 的，沒有更深刻地發掘出他們數千年來階級傳統的靈魂，內面的生活。在整個的劇的發展上是沒有系統，不集中，不够力量。這爲了作者要太多的取得諷刺的意義。固然這劇作在諷刺本身上很成功但整個戲劇行動上的散漫，還是因諷刺過分，分散了力量之故。

凌：讀完了這個劇本很高興，第一作者很細心地，能在瑣碎的材料中整理出這樣的題材，是很成功的。八國聯軍的事件跟我們還不十分生疏，作者能在這一事件中映出外交上出賣民族國家的卑劣，即頭外交的醜態，都暴露出來了。

我很替作者耽心，把這過去的歷史寫出來，怕與讀者現實生活不相聯，覺得花這樣的精力來寫現實更有意義。(二)歷史劇我覺得是第二重要的。(三)作者想把拳亂作主題，整個劇的結構是在歷史事件中，賽金花在偶然的機會中成了一個愛國報國的人物，以至她後來的冷落情形，這對於讀者是很感動的。以八國聯軍為穿插，出了這樣偉大人物，但這劇的羅曼諾克的氣味很重的。若是作者從正面來寫歷史劇，我想給讀者的感動力更大。(四)在創作方法上寫人物的性格有些很成功的。但多是從反面的去諷刺這些人物，不是從正面寫的，所以覺得太漫畫化了。我們現在可以舉一個例子，像最近開演的却派也夫這個電影里的人物寫那個白軍的將軍很威武的，同時在蘇聯其他的電影裏也常看到寫敵人時很漫畫化，這些都不妨礙的，譬如在却派也夫的強調敵人，同時也就加強了在却派也夫擊退敵人時的英勇，更有力量，這樣的寫法人物更見真實。所以我覺得爲了對否定的人物全般地否定時，是應該寫

得更真實些。漫畫化的手法是可以用的，但不能太誇大，那樣就不會真實了。(五)裏面的人物有些寫得失了身份，譬如像保定府的那個布政司廷雍和那個按察使樊桐，攝香案，跪在離城三十里地投降的事，都不像是官了，還有那個在天津洋務總局辦外交的，哈德曼問他：「外交官？會幹些什麼？官？(邊發，又惶恐)會……會……奴才祇會叩頭，跟洋大人叩頭！」這些諷刺痛快是痛快極了，但是有失人物的身份，太誇大了。(六)特別好是孫家瀾這個人物的性格很成功，李鴻章這人也寫得很真實。賽金花這個人物當然是寫得最成功的，不過里面賽金花說的那幾句話「皇家的恩典，是輪不到我這樣的人的，我……但願能做一個太平時代的百姓！」這我覺得作者太看得起她了。賽原本是一個很庸俗平常的妓女，在那時不過很偶然地造成了她這個人物，她未必有這種超越的思想。(七)作者表現外國人是很概念的，是一般中國人所理解的外國人，不像外國人的味兒。(八)作者原想用人物來表現這八國聯軍偉大

的歷史事件，結果反被人物的牽累，變成歷史作背景烘托人物了。(九)全劇里面我覺得第五場以前都好，第五場以後的戲，結構就鬆了，不及前幾場好。最好是第一場，把那個時代的官場的氛圍氣繪影繪聲地表現出來了，覺得非常貼切。第二場的拜把也寫得很好，把那時候朝廷大臣，在兵臨城下的時候還在作樂，諷刺暴露得無遺。(十)在第七場里的那個魏邦賢的名字有改一下的必要，不然會令人連想到賽金花以後的丈夫魏某上去，除此以外，這個劇本令我非常地高興。

章：首先我要說的是作者的創作態度是一個新的成就，因為遇到這種歷史劇的題材，若是作者幼稚一點的，就會走上從前郭沫若他們那種用着舊形式來表現新內容的——舊瓶裝新酒的方法。其次更庸俗一點的就會從羅曼諦克的事上去發展。現在作者把這兩種方法都擺脫了，而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來整理這歷史題材是很成功的。關於人物方面，在這劇作里表現的也很樸實，譬如賽金花她「願

做一個太平時代的百姓，」這種要求也是很樸實的。賽金花生在當時也不見浪漫，她當過公使夫人，見過很多世面，懂得很多人情世故，我覺得她那種要求不過分，都是很樸實的。

凌：關於賽金花這個人物，在同情她時，我承認是可以這樣寫的，但她本身仍是一個庸俗的妓女，她的要求一定要合她的身份。

章：我覺得作者對於牠的同情並不是過分的，不過對於戲曲形式我倒有一種偏見，第一我總覺得舞台應比電影經濟。對於「怒吼吧中國」以及「賽金花」我都覺得不能滿足舞台的條件。賽金花想採用電影手法，不是絕對不可以，但必須要適合於舞台，更有效果，更經濟，方可以採用。像怒吼吧中國，賽金花所採用的，還是不適合於目前的中國舞台條件。這也許是我的偏見，在舞台要求絕對要經濟，像這樣一場一場地處理是不經濟的。在舞台一個最精彩的劇，應當用三五幕就可以表現出來，所以這種處理手法用在

電影上是不見偷懶，但用在舞台上就現出偷懶來了。第二以賽金花這樣的劇作處理不經濟，就會影響到演出的普遍化。我們非常希望好的劇本產生，所以好劇本產生時，不能普遍的演出，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凌：從目前的劇運上作想，正如章混所說的一樣。不過我們看作者對賽金花的取材是很困難的。大凡後一代的人寫前一代的歷史，在處理上是多麻煩的。

尤：剛才聽了張凌兩位的意思，我有些不同意。像凌鶴所說的把人物漫畫化，是不够力量的；和強調賽金花。我想若是更強調賽金花時，那末作者所要表現的更要簡略了，會減少對現實反映的力量，我覺得作者的諷刺是恰到好處的。譬如他暴露當時的投降外交，以目前漢奸的投降賣國的事實來對比，就可以看出作者並不誇張。像保定府的那種官，擺香案跪在城門口投降，這種事情是有根據的。記得從前 嶗山的一位布政司，有一次香港英國艦隊的一隻兵艦來了，那位布政司就跪在海邊上去迎接，請軍艦的艦長上岸，

一直跪了幾天。後來軍艦上的外國人用望遠鏡來望，看見海邊上有一個很矮的人，一直立在那里幾天都不走，那位艦長很奇怪，當時就問翻譯，翻譯告訴他那是中國的官在那里跪接艦長上岸，那個艦長聽了覺得很可笑，但是限於上案的軍令，不許登岸，就覆信去請那位布政司到兵艦上來，請他吃點東西，當時那位布政司還要求艦長在開滿清政府發出的感謝信上，一定要把他這種跪迎接的接待情形附加上去，替他說是布政使某某招待尤為週到等等。後來這個文件呈了上去，經撫台看了，覺得這位布政司太無恥，把他撤職了。把撤職的文件一道呈給藩台，那藩台大加申斥，說那位布政司的接待遇到，會辦理洋務，非但不撤他的職，倒把那位撫台的職撤掉了。起用那布政司來代撫台的職位。由此我們就可想而知，當時的滿清官吏的辦洋務是怎麼一回事，那種叩頭外交是並非過分的。所以我覺得作者所諷刺的人物並不誇張，而且特別使人高興。張庚說諷刺把力量分散了，其實不然，譬如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時

候，要人們不去辦理國家大事，却專門來對付女人，當時在兵臨城下時還在拜把，開宴會，驚動滿朝的文武大員，在唱後庭花，和現在的許多情形，像在玄武湖開遊湖大會，大捧電影明星有什麼兩樣。這種情形對照起來，難道是諷刺得過分嗎？不過不夠的地方我覺得還有兩點：（一）是義和拳的排外運動，但這種排外運動是建立在反帝的基礎上，當時這種反帝運動的姿態，反帝民衆的情緒，是帶着一種封建迷信的色彩，一種原始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一點作者沒有把這一運動的意義，充分表現出來。（二）作者在表現八國聯軍，當時各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也不夠，雖然在第五場上李瓦外交談判時有些提示，但是還不夠。

張：我有幾句聲明，剛纔尤說沒有充分了解我的意見，我的意見是在這種題材里，不一定要以賽金花故事發展下去，而應當是以歷史中心事件來發展，從歷史事件中來發展人物，而現在却是用歷史來烘托出人物，賽金花個人了。

凌：這點也是同意的。

張：還有關於諷刺，我並不是反對，不過諷刺一定要有條件，諷刺的意味要與整個主題有關，有綫索，要跟着主題同時發展，像第二場崇文門失火時，立豫甫說的「可收滿朝大紅大紫的官員里面竟沒有一個懂得大勢的官兒……」和金榮爵當時嚇得兩腿發軟站不起來，這些都是諷刺得非常好而且深刻的。所以諷刺若是把它過分地誇張了，就會成文明戲，禮拜六派。同時諷刺時應以作品里的人物來諷刺，不應當由作者自己出面來諷刺。這就是說是在作品里造成諷刺的條件和值得被諷刺的對象。

凌：關於義和拳的事件寫得太模糊，第三場搶婦女時的兩個義和拳的話是強盜的話。雖然當時的義和拳里面不一定就是個個反帝的，也有趁火打劫的，不過作者對義和拳始終沒有給以分析。第二，作者沒有從正面把這原始性的拳亂表現出來。

尤：是的，作為這主要的歷史事件的拳亂，我們沒有看見幾個代表這一方面的人物，却只看見幾個混蛋。

凌：不過在些人物的嘴里，是不容易把這事件說出來的，因此作者很困難。

張：作者似乎想用義和拳的無知，來烘托當時爲政者的無知，像在第二場里金榮爵這些人物我想這個劇本要演出時，可用外國四教士們被趕出來的時候，說出當時義和拳的
反帝性較好一點。

凌：但這也是有限度的，最好在第三場的兩個義和拳中，可以用一個說出來。

張：用一兩個人說出，這是很不好的，這是說教的口吻，很概念化的。

尤：孫家彌這個人物我覺得表現很成功，他對賽金花那種頑固的態度始終是不變的，在第五場李鴻章利用賽金花辦外交時，他仍是頑固地反對她，同時更現出李鴻章的老奸巨猾。

張：還有一點我對凌鶴是不同意，他以為第五場戲壞，其實第五場的李鴻章跟瓦德齊的外交談判是很可以做戲的。

徐：（一）我很同意張庚的意見，就是作者沒有把主題弄清楚，劇的發展，到後來似乎把前面的重心掉忘了，到了第七場更加跟前面聯不起氣，走向另一個主題去了。（二）在表現那時洋人對中國的觀念，是很真實的。洋人的觀念都以爲中國人是野蠻的，愚蠢的，譬如看小腳畫簾子這些事情。

凌：現在我們要談到賽金花這人的真實性了。我說賽金花本來就是一個俗人。她完全是被動的，很偶然的也是很成功的人物。她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愛國救國人物，譬如他同外國軍隊採辦糧食這些事，不過在那個時代的確是找不出一個可同情的人物。比較她還可以同情一點，所以作者在第七場是爲她而寫的，同情是可以的，不過太誇大了一點。同時也要認清楚造成賽金花這人物完全是客觀的原因。尤：既然對於賽金花可以同情，在五年後也不會忘記前面的，所以第七場戲的結束是可以的。

陳：（明中）這劇本太情感化了，同時對賽金花我們是要批判的，不要盲目地給以同情。我覺得最感動人的是第七場。

最壞也是第七場，因為它感人太深了。在暴露滿清官場的腐敗是成功的，但表現民衆反帝的情緒是沒有看見，這是很大的缺點。末了對於作者每場的標題，覺得是詩意和感傷的；像第七場的標題「可是他們給她的報酬呢」，像這樣的標題完全是集中在賽金花個人身上的。我想我們應當想到「這一歷史事變給與我們中國的大衆是什麼呢？」

章：從戲劇的本質上講，不論悲劇和喜劇，都需要情調的統一。在戲劇的本質上來看，有悲劇，喜劇，悲喜劇；若是把它寫成悲喜劇平行地發展時則很容易失敗，有傷情調底統一的。悲喜劇里也有輕重之分的。悲的成分多，可成爲悲劇，一件藝術作品是要情調統一纔可以獲得效果。賽金花這劇本的致命傷也在這裏，就是在它的情調不統一。若是把當時的官場情形發展下去，是可以成爲一個完整底喜劇的。若是把賽金花悲劇底地發展，則是着重在個人悲劇的結果。現在是作者把它悲喜劇平行地發展了，這是在劇的情調上是不統一的。若是把它喜劇底地發展，會比賽金花悲

劇底地發展更有效果。

尤：關於悲喜劇不能平行發展，這是對的，但我以爲笑里仍不能妨礙悲劇的成分，而這悲劇是整個民族底悲劇。

章：你那樣看是從片斷看的，而不是從整個劇看。這劇的調子是不統一的。最後一場是一個最悲劇的。

凌：關於最後這一場，我覺得賽金花在這裏是可同情的，給以這完全的同情是值得的。

周：大家發表意見很多了，我也來發表一點意見。（一）我覺得這劇本的主要點是在暴露滿清當時官場的腐敗昏庸，暴露外交的賣國誤國。這是很成功的。而且作者是做到了。（二）在表現當時反帝方面的民衆情緒是不夠的，從這裏我們看到作者對於下層生活的隔膜，這當然有作者的苦衷，搜集這種材料是很困難的。（三）我覺得這劇本最失敗的地方，是作者沒有把當時各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大衆殘酷情形表現出來。這是忘掉了國防歷史劇作的主要意義。我以爲寫歷史劇最主要的意義有幾點，第一要把這一歷

史運動的主要輪廓搞清楚。同時加以分析。第二要把新興的運動代表人物加以強調，製成那一運動中的典型。第三把對於新運動站在相反的地位上的人物，加暴露諷刺和否定。第四要充分地把外來勢力的政治性，殘酷性，給以無情的表現。但現在我們來看賽金花，作者只做了一部分。所以我認為把這作品列在「國防戲劇」的代表作上，還不够積極煽動性的。尤其是作者在選取了這一偉大的八國聯軍入侵事件作題材。這一題材的本身就充滿了各帝國主義屠殺殖民地中國的火藥味，和中國大衆血肉的慘酷圖畫，而作者把這忽略了。而這些殘酷的實景，却給賽金花個人輕鬆的羅曼諦克成分，和個人感傷的悲劇掩蓋了。所以我覺得作者選了這樣的題材，應當着力在正面去寫歷史。把當時義和拳一般反帝的農民大衆原始性的運動姿態反映出來，把各帝國主義聯軍在天津北京屠殺中國大衆的殘酷猙獰面目表現出來，光是暴露當時的外交誤國賣國，還不够發揮國防戲劇的力量。

凌：各國聯軍屠殺的情形，有一點點提到，如賽金花所說聯軍的殺人，但是很不够。

周：因此在這一劇本裏的暴露還不够深刻，我們只看見李鴻章他們在辦外交，而不能更明快地看到他們是在辦賣國。外交在出賣中國大衆所以一方面在暴露官場的醜惡，賣國外交的奴性；一方面還暴露得露帝國主義的殘酷。如果把這兩者有機地結合表現出來，是可以相對地加強劇的效果。則暴露賣國外交的諷刺性更大。像現在××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民衆抗敵救國情緒的高漲，而漢奸賣國賊更進的壓迫救國運動，和更進地出賣這三件事正有機地展開。在我們前面，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出漢奸賣國賊的醜態。好了，現在我們可以作一個結論。這個劇本是諷刺清末的官場的腐敗醜惡。但帝國主義的對殖民地的壓迫表現得不够看不見民衆反帝的原始反抗情緒和對於義和團的分析不够，表現模糊對賽金花則給與過多的同情，是值得的最後就是整個劇的調子不統一，減少了它藝術上的完整性。除此以外，我們毫不否認的，這劇作是在中國提出建立「國防戲劇」的口號後，第一次收穫到的偉大的劇作。我們十分希望努力劇運舞台人，把它演出介紹給中國千萬的觀衆。

歷史與諷喻

夏衍

——給演出者的一封信

××兄：信收到了，我那貧拙的習作在您的導演之下有一個上演的機會，這在我當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了，感謝您對於這作品的誠摯的批判，更想借這個機會粗率地回答您所提出的幾個疑問。

第一，您說這作品最大的缺點是在不會正面的說明庚子事變的歷史的意義，不會充分地剖析義和團發生的原由，單描畫了幾個事變中的人物的容貌，而使歷史的事件退處到背景的地位，所以您以爲「既經接觸到這個偉大的悲劇的時代，就該拋開賽金花個人的故事，而正面的去描寫這一個時代。」

在答覆這一個問題之前，我得簡單地說明這習作的作意。去年深秋，我在一個北國的危城裏面

困處了兩個月之久，在當時的那種急迫惶遽，可也點綴了不少喜劇材料的空氣裏面，使我驚異地發現了李伯元三十年前在官場現形記中所描寫的人物，依舊還活生生的儼然存在我們的前面；我將這種印象講給居停的房主人聽，他就很興奮地和我講述了三十七年之前他所經歷過的庚子戰後的情景。對於這種毫不思索地可以喚起的一聯想，自不免有了很多的感慨，於是我就想以揭露漢奸醜態，喚起大眾注意，「國境以內的國防」為主題，將那些在這危城裏面活躍着的人們的面目，假託在庚子事變前後的人物裏面，而寫作一個諷喻性質的劇本。

因為最初的着想如此，祇想對於那些頗為奴隸和順民的人們加以諷嘲和咀咒，所以在性質上說，這習作祇是以反漢奸為中心的奴隸文學的一種。高踞廟堂之上，對同胞昂首怒目，對敵人屈膝蛇行的人物，從李鴻章孫家鼐一直到求為一個洋大人的聽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賢止，固然同樣的是作者要諷嘲的奴隸，就是以肉體博取敵人的歡心而苟延性命於亂世的女主人公，我也祇當她是這些奴隸裏面的一個。我想描畫一幅以庚子事變為後景的奴才羣像，從賽金花到魏邦賢，都想安置在被寫的焦點之內。我不想將女主人以寫成一個「民族英雄」，而祇想將她寫成一個當時乃至現在中國習見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點的平常的女性。我儘可能的真實地描寫她的性格，希望寫成她祇是因爲偶然的機緣而在這悲劇的時代裏面串演了一個角色。不過，我不想掩飾對於這女主

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為在當時形形色色的奴隸裏面，將她和那些能在廟堂上講話的人們比較起來，她多少的還保留着一些人性！

爲着要使讀者能夠在歷史的人物裏面發見現今活躍着的人們的姿態，也可以說是爲着要完成諷喻(allegory)的作用，我於是避開煩瑣的自然主義的複寫，而強調了可以喚起聯想的，與今日的時事最有共同感的事象。但是，構成歷史的各種動因，是複雜而錯綜的，我們不能將歷史的諸種動因固定化和一樣化起來，我們該從歷史的流動過程裏去，而把握歷史事象的發展講庚子事變，它在歷史上的意義是中日戰爭之後的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加緊，清朝威勢的失墜，外國資本和以宣教師爲先鋒的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腹地，政治腐敗，教民憑藉洋人勢力，勾結官廳，壓迫民衆，於是在滿清暴政下面重壓着的農民大衆，從民族的仇恨，激起了一反清滅洋的反抗，可是這種運動祇是一種原始的農民暴動，迷信神權，沒有明確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它形成了一種羣衆力量之後，就被封建的統治所在利用，換上了一個「扶清滅洋」的旗幟，而變成了替幾個清室貴族爭奪領導權的工具。結果，因為他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沒有組織，不懂策略，所以在國內引起了民衆的反抗，在國外招致了八國聯軍的攻擊，而終於遭遇了慘痛的失敗。在這整個歷史事實裏面，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加緊，滿清政府的愚昧無能，和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出來的凌虐同胞和諂媚外人的一風氣，很和我們目

下生存着的現狀有許多共通的地方，但是當時帝國主義的性質，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關係，中國當時在國際上的地位，政治經濟狀況，人民文化程度，民衆組織力量……顯然的已經和目前情勢不一樣了。現在，這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在諷喻，而諷喻史劇的性質上就需要着能使讀者（觀衆）不費思索地可從歷史裏面抽出教訓來的一聯想。「我希望讀者能夠從八國聯軍聯想到飛揚跋扈，無惡不作的一友邦，」從李鴻章等等聯想到爲着保持自己的權位和博得一友邦一的寵眷，而不恤以同胞的鮮血作爲進見之禮的那些人物，但是，我却絕不希望讀者從原始的農民暴動聯想到目前的民族自衛運動，更不希望讀者從那無組織的烏合之衆的失敗，聯想到救亡自衛的前途。

對於這個問題如何處理，我在寫作過程裏面惶惑了許久。道路是決定了的，第一，從作者的觀點，分出更多的篇幅來分析庚子事變的成因，敘述他的經過，和批判他的錯誤，第二，那就是簡單地說明了義和拳的成因之後，就集中力量來強調事變裏面和目前情勢有共同感的幾個因子，而意識的地避開了對於目前救亡運動沒有推動作用的那些事象。您對於我的希望是前者，而我終於定了後者的路了。原因，祇是爲了假使走前者的路，那不僅方法要從諷喻史劇改爲正規的以批判爲原則的史劇，就是題名也非從賽金花改爲一九〇〇年在北京不可，因爲，這已經完全是別一個性質不同的戲了；假使依舊維持原有的 Plot 不變，那麼全般的處理事變也許會形成傷害作品的一多餘，「不強

調某一些動因而祇概念的處理全般，那就會使讀者聯想到作者所不希望他們聯想的方向。我不拋開賽金花個人的故事，而祇畫了一幅面目不很凸出的庚子為背景的奴才羣象，原因就在這麼一點。承朋友們幫助，替我陸續的蒐集了許多關於拳亂的史料，我未來還想再寫一個正面的處理事變的劇本，可是爲了上述的原委，使我覺得既然同樣的一寫失敗的歷史，「那是在明快地激動觀衆之點，無疑的劉永福、台南抗敵的歷史，要比庚子的題材好得多了。上次和您講起的明末遺恨的計劃，我想將李闖寫成自由萬歲中的 Villain。一般性格的農民暴動的首領，將吳三桂寫作專願送給敵人，不願讓給家奴的民賊，但是同樣的爲着要避開有不良效果的聯想，我不願像普通小說戲劇一樣地將最大的同情，寄託在一個無能的崇禎帝的身上。

第二，是誇張了的諷刺是否損害作品真實性的問題。在這一點，我的態度已經說明在上述的作意裏面，我爲着要對那些在危城中活躍的人們投擲最難堪的憎惡，自不能不抓取他們的特徵而加以誇張的描寫，我要剝去他們堂堂冠冕的欺瞞大衆的外衣，而在觀衆面前暴露他們「非國民」的醜態。對於真實性的問題，當我計劃這作品的時候，曾在東京出版的雜誌織近上面讀過一篇江森盛彌氏的論諷刺文學的文章，他以爲決定諷刺文字之藝術價值的客觀的真實性，應該有三個主要的條件，就是第一，諷刺不應局限於私人的怨恨，而一定要有一定階級之輿論的擁護；第二，諷刺不單單

突擊部分的弱點，而一定要深入對象的本質；第三，諷刺的支持者應該是在歷史的新的登場者的輿論。我同意這種見解，而素朴地引出一個結論，就是：祇要立腳在和現實矛盾的發展相對應的一個現實的根據上面，那麼即使在方法上取了誇張，空想，擬態，乃至浪漫架空的手法，在效果上依舊可以對觀衆給以真實的感動。在海涅的許多政治的抒情詩裏面，他常常用他獨特的浪漫主義的手法，將讀者引進架空的世界裏面，可是在批判現實和對醜惡投擲醜惡之點，依舊能使讀者感到「德國冬天的故事」中的真實性的。至於習作賽金花裏面的諷刺是否超過破壞真實的程度，那是祇能在上演的反應裏面來判斷了。

第三，是關於演出的方法，對於這一點，假使您能同意我上述的處理歷史的態度，那麼我希望能夠不拘泥於自然主義的寫實方法，而創造作一種適應於諷喻史劇的新的形態。強調和我們有共同感的事象，而省略不必要的描寫，明快和沈痛，這是我所期待的效果，爲着這種目的，不妨採取單純化的一「表徵的」舞台裝置，而將更多的注意集中在音響和照明方面。

倉卒中寫了這些，當然還有欲言未盡的地方，希望您能給我更深入的批判。

創作月評

梅 雨

舒羣：沒有祖國的孩子

文學：六卷五期

與誠實，本來就是一切的藝術所不能欠缺的，作者不惟顯示了作品里的人物同事件的真實性，使我們相信這些人物同事件的現實存在的可能，還使我們同情他們，分嘗着他們的悲喜。這力量，是從作者和題材的親切上所產生出來的。

舒羣是一個新人的名字，但沒有祖國的孩子却是一個優秀的短篇。在這短篇里，他盡情地描寫了一個高麗小孩子在異邦所受的凌辱和壓迫；我們從字里行間看出，作者對於他的祖國，是寄託着熱烈的追慕的。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這短篇的內容的真實同誠實。真實

這短篇差不多是用電影上的 Montage 手法把若干的「片段」依照着主人公故事的發展的線索，剪接成功的這種文體 (Style) 現在似乎很得到中國作家的愛好。高爾基前期的作品也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在外觀上看來，高爾基那些作品似乎是十分散漫的，但各「片段」之間，却都保有着相

通的脈絡，我覺得這一形式很難模倣，我們有幾位作家的短篇就因為這緣故失敗了的。沒有祖國的孩子在這種技術上之能夠相當成功，便是它在把每一個片段，都用「沒有祖國的」這線索聯繫起來。但有幾場追敘的描寫，例如在敘述果里的父親，這民族革命者被殺時的情景，果里殺死那軍官時的場面，却不够生動此外，果里沙的性格，也強調得失當。

這樣的作品原很容易陷於淺薄的民族主義的陷阱中的，但作者却在這裡，賦以國際主義的內容。主人公果里不同國籍的果里沙與果瓦列夫是一個不可分離的羣。果瓦列夫雖然熱烈地追慕着他的祖國，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果里的親愛，對另一弱小民族的寶貴的同情，他沒有在狹隘的民族觀念中，熱中於自民族的崇高與偉大的夢。自然，果里在這裡也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雖然厭恨那另一民族的紅心的旗幟，但他却熱愛着又是另一民族的國徽。「祇有那半面中國旗，我愛呵；可是，果里爲什麼也愛呢？」（見頁六一二）這句話是有着象徵的意味的。

不過，這短篇的主人公果里的個性，是有點模糊的，果里似乎是一個倔強的弱者，作者用牛羣不再打從果里沙的門口經過，以及在戲院門口對於那個守門人的慣語這些來顯示出這一點，但只這一點，是不能夠使我們相信果里殺死那軍官的行爲是可能的。其次，這行爲是故事發展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果里似乎是爲着民族間那不能溶解的仇恨殺死他，但他的民族意識還沒有充分成熟却又是不能否認的事，對蘇多瓦問話的答覆便是一個證明。這裡，我們應當附帶一提，作者好像把果里這種行爲認爲是正確的，他因此贏得了果里沙同他的友伴們的同情與贊頌，但這種行爲的動機同意識顯然都不是正確的，這絕不是果里應走的路，安重根的時代是過去了，作者沒有指明這一點也是一種缺陷。

無疑，這一短篇，是具有國防文學的意義的。它和田軍和蕭紅的許多作品一樣，也真實地表現着淪亡的東北的局面，讀了是足以使讀者於悲痛中奮起的。

沈起予：最初一課

文學叢報：一卷二期

都德的最後一課是一篇寫法國被普魯士侵略的悲哀的名著，自從華北問題發生以來，這一篇小說很被人們提起。現在我們看到了沈起予的最初一課，沈先生利用了與「最後一課」相似的題材，一面顯示了敵人與漢奸的摧殘文化同絞殺民族意識，另一方面又顯示了大眾對於這反動暴力化的抗拒。主人公小學生劉復明的天真的反抗，同那個怯懦而馴順的教師的行爲，在這里也是一個強有力的比照。

這一篇許是根據上海某報的冀東通訊草成的。作者以他恰切的想像，給那篇枯燥而平板的通訊，賦予了藝術的形象。不過，也就是這緣故，這短篇在題材的開展上，在主人公的性格的描寫上，顯然都受了限制。但作者却不曾糟蹋了這寶貴的題材，它仍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短篇。

現在敵人除了進行軍事恐怖同毒化政策之外，還要盡力阻扼大眾民族意識的成長，而對於年幼的一代，更想滅絕這意識的根株，冀東偽政府的改換課本，便是一例。但這是我們所極端反對的，作者便在文里對這提出了我們共同的抗議來。

作者在文里更刻描了那個私心不勝愧赧的先生，「要不是家里有幾口人要喫，忘八才教這個書，」這種敷衍同馬虎的態度，作者是做到了相當的暴露手段。

對於劉復明的性格同那位有着內疚的教員，作者都有很好的描寫，（雖然對前者還有稍爲吝嗇的地方），讀完之後，活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好動，喜鬧，競爭心與反抗心都很強的小孩子；另一個却是畏縮，怯弱，言辭與舉動都不知所措的可憐蟲。小孩們的反抗，勇敢中帶着天真，就是這點天真，使我們不能否認這場風波的可能性。小孩子的問話是很適合他們的身分的，他們只着眼一些很現實的問題。我尤愛最後這一段——

「放學時候，劉復明走過去挽住王大明的手臂說：

「以後，咱們不打架了，咱們一同趕鬼子。」

「成。」王大明也緊緊地挽住他的手臂說：「咱們就先

請今天的假鬼子吃馬糞。」

同王大明分手過後，劉復明又想趕鬼子要不要約洋貨鋪的兒子張好良呢？他覺得張好良有點不够格，但一想趕鬼子要人多他就覺得有張好良也好，祇要他不聽他那壞蛋爺的話。」

個人的私怨就像一件輕脆的東西，在碰着了當前這惡劣的阻礙之後已立刻粉碎了。張好良的父親是一個自私的洋貨店主，他不顧民族的危難，只圖藉這事變多撈點錢，這個代敵人幫忙的漢奸，我們的主人公稱之爲「壞蛋」是再恰切不過的，但這個又蠢又無骨氣的張好良，要是不聽他那壞蛋父親的話，也可以是戰鬥羣中的一員，爲的是增加他們趕洋鬼子的力量。這點識見，是正確的。

有些人以爲最初一課過於簡單，而且不甚深刻，不錯，但

這里的主人公是一個小孩子，本文所表現的正是一個小孩子所看到的，所說出的；在他們的口中，是說不出「我們反對任何文化上的毒化政策，這是絞殺我們民族意識的漢奸行爲」這一類的話的。我相信我們的小朋友們讀到了這一篇，他們被感動的程度，一定是比我們來得更爲強烈的。

靳以：離散

作家：創刊號

離散的作者有一個時期是專從一般的愛情事件上取得他的創作題材的，最近他的視野顯然擴大了，離散同霧晨（見大公報文藝特刊）便是明顯的例子，這是很可喜的。

離散是寫北方學生軍事訓練被迫解散時一幕悲劇的場面，題材是很現實的，而且有着積極的意義。作者在文中所表現的，有人以爲作者是過分誇張了，但據筆者個人類似的經驗，這短篇所表現的，不惟一點也沒有誇張，甚至反而被調

轉了；北平黃廟學生軍事訓練被迫解散時，在雙方的恫嚇之下，幾千個富有血氣的青年學生的情緒，較之離散中所表現的，實在來得更加悲壯更加緊張。

嚴格說來，離散只能算是一篇「速寫」，但作者却把它敷衍成爲一篇短篇。假如我們把七十七頁第七行（作家創刊號）起到末尾這一大段（也是最主要的一段）看來，它實在是一篇嚴正的速寫。爲着把它敷衍開來，所以里面有些地方顯得瑣屑不經濟。作者似乎爲着要顯示在國難的風暴之下，像主人公張遠這樣的人，也「默許着有那麼一天，他要把自己的血肉化成地下的泥土」，所以不惜多給張遠幾筆，把他「重禁閉」起來。因此，作者對於張遠轉變過程的描寫，就不應過於簡略，以致顯得格外的草率同模糊。

師長這一類的人物並不是超現實的。不久之前南京某軍人在中山陵前的自殺便是一例。抗敵的決心是每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所共有。但這一類的高級軍人可不是普遍的。作者在這裏這樣介紹這位師長：「師長的領下，還長了一叢

山羊鬚，只有那一雙眼睛使他驚服，永遠總是發着光，熠熠地閃耀——肯定，有卓見，有毅力，不怕一切的艱難。」無疑，這描寫是不夠的。作者應當讓讀者知道得更詳細些，要不然，一般的讀者便會把他作爲現役高級軍人們的典型，以爲他們都有堅決抗敵的意念。

自然，在解散之前，當師長向他們說了這一席激烈同痛心的演辭的時候，那是一個驚人地緊張的場面。但我們不能不說，作者是表現得太薄弱，太鬆懈了。作者沒有給這悲憤的場面佈置下一個有力的氣氛，師長的演講，被解散的消息，在這里都是突然的；而主人公張遠，當師長上台之後還是專心地看着一隻螞蟻怎樣從站在他前面的人的脚跟上爬上去。直到隊長昏倒了，那「殺盡×國人，殺盡×國人」的吼叫才算把張遠飛到遠遠的地方去的心拉回來；所以儘管寫多少人昏去，多少人吐血都表現不出那緊張的悲壯的場面。離散如果沒有強力地打動每個讀者的心，我想這是最主要的一點。雖然這里對祖國也有無限的熱愛，對仇敵也有極大的憤

恨，對「要我們像綿羊」的「我們的……」（引號中是原文）也有某限度的不滿。

即使有如上的缺點，雖說到底，我們看見在漢奸的出賣與投降之下，在強敵的摧殘與壓迫之下，在某城市的一角的那些青年人，正如何切齒地準備着英勇的爭鬥。訓練雖然被解散了，但他們的團結同認識却越緊密得深刻。雖說是能够相當昂揚我們的鬥爭情緒的。

「受難者」及其他

文學青年：第四期

在目前，報告文學在文學戰線上的價值雖然被一些「理論家」所忽視，所侮蔑，但這短小而尖銳的樣式，在救亡運動中之有着大型作品所不能負起，所不能完成的寶貴使命，却是不容否認的。報告文學在最近大量的產生，主要的原因並不是由於誰的倡導，而是由於實際上的需要，這就是一個

有力的證明。我們現在已有了許多優秀的通訊員，他們完全是在鬥爭中生活，成長，在鬥爭中學習，在鬥爭中獲得他們的題材的。我們要求對這些作品給予具體的批判，給予新的估價。因為它對於國防文學的建立，是有着極大的幫助的。

可惜我的力量同修養還不够負起這一任務，而且這裏我要說的只是限於文學青年，尤其是文學青年二期中的三篇作品：即霖冲的受難者，謝笑影的在重壓下，小莎的抬棺遊行。蕭文的火焰還沒有登完，田魯的兒童節那一天，嚴格說來並不是報告文學，所以此處也不提。至於第一期總題為「一九三六·三·八·上海那三篇文章」，這裏也不能詳說了。想在這裏說一說的，只是那三篇報告中，在我看來，過也的那一篇是比較的優秀。說它優秀並不是因為它詳細，使用一些嶄新而動人的字眼，主要的還是它表現了二條戰線的鬥爭。那些在這幕「戲劇」中扮演了「最可憐的角色」的人們，在粗野的女戰士女學生與女工的包圍之下——皮大衣抖動了，高跟鞋顫慄了，塗着多量的脂粉的面頰蒼白了。由這對比，越

發增加了後面所描寫的，前進之羣的力的奔放，聲調的洪亮，同隊伍的整齊，因為其理是在她們這一邊的。報告文學要有一定的目標，它的作者要有一定的意念，同一一定的傾向。而這目標，這意念，這傾向，也一定是進步的。只有這樣，這一樣式的作品才有它的價值，才有它的實際的效果。我們特別推重這一篇，就是它在這一點上是特別凸現的。

第二期這三篇作品中，受難者是較優秀的一篇，雖然它也是寫救亡運動中的動態，但作者在題材的選取上，在表現上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的。

對於每一個自知先鋒必要遭「難」的人，他必須讀這一篇，它是很好的課本。在這裏見到的，一方面是狹狹，詐偽，有毒辣的手段，動聽的言詞，千變萬化的臉孔，有不殺死「受難者」不算「救國」，「忠主」的決心；另一方面却是友愛，互助，有寶貴的同情，真實的安慰，堅毅的精神，有為大眾，為友伴，為信仰，為民族而犧牲的決心。現實原就是這樣的，我們無時不在這兩種氣氛中討生活，但在空獄里，這對比就更加尖銳起來。

作者有力的敘述，使我們更感到親切，更獲得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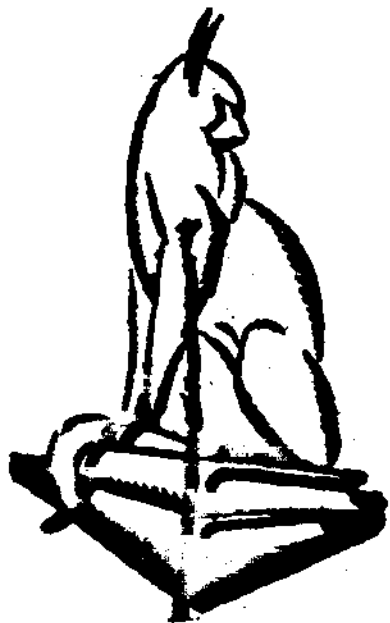
報告文學不需要華麗的詞藻，誇張的表現，同浮囂的態度；每一位作者都要有使他的作品成為實際狀況的報告的意念。言語也要明快，簡潔，同通俗；在拾棺遊行一文中，那些近於開玩笑的贅累穿插是不必要的，有了它，反虧損了作品的力量，減弱了作品的情緒，而且在那樣緊張的場合，羣衆斷不會跳着笑着的，何況是在追悼一個死難的同伴的日子。同作者有相當濃厚的小市民性，在最末幾段（頁二十一）就把他的根性完全暴露出來。當警察拚命地抽他的女同伴的頭的時候，他只想哭；看見同伴給走狗抓去的時候，他只「不禁頓足失聲罵道：『好忠實的走狗！』」「我不懼怕，也不悲哀，我要等待死，等待復仇的機會。」在這裏，作者盡情地表現了他的怯懦了。在重壓下也有共通的地方，這些作者與其說是在描寫走狗們的狠毒，不如說是在描寫羣衆的怯弱與無能。我們並不是說當敵人以武力壓迫徒手的大衆時，大衆沒有閃避的事，但大衆劇烈的反抗還是在每一次的行動中見到。

的。在現在，每一個有決心去參加某一行動的人，都會意識到必然遇到的障礙，但參加的人却並不因此退縮。那麼，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來強調這逃避的場面。

然而當我讀到拾棺遊行中唸祭文那一段，我的被感動是難以形容的。我們不能不說，這些都是很有力量的作品，但這力量的獲得，與其說是形式，勿寧說是它那壯烈的內容。假如再配以完整的技巧，我們被感動的程度豈是能够想像的？有許多作者是在熱情激盪中執筆的，他們無暇講求技巧上的完整，這苦衷我們是曉得的。這里我是過份地苛責了，但一個作者在寫作時，却不能不有冷靜的頭腦。我們應當着想到

作品的力量會因形式上的缺陷而大大地減弱了的。

由文學青年第一期中所登的報告文學作品看來，我們相信那些執筆的人大半，甚至可說完全是智識份子，就是從最近各刊物上所登載的救亡運動通訊看來，也有同樣的感覺。因此我們所見的報告文學或近於報告文學的作品，大都是以學潮，或學生在救亡運動中的活動為題材的。至於「梅世鈞事件」「馬阿桃事件」以及旁的抗爭的轟烈場面或慘酷殘忍的生活實況，却還是空白。還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我們希望我們的報告文學者以後能够散入社會鬥爭的各方面去，使這一文學的內容更加豐富。



文學界稿例

1. 本刊各門文字，除譯稿暫時不收外，都歡迎投稿。
2. 畫稿（木刻等）和別種與文學有關的藝術品，也都歡迎。
3. 來稿請勿寫雙面，稿末請寫明姓名和地址。掲載時署名聽投稿人自定。
4. 本刊採論頁計酬法，一律於登出後憑稿費通知單結付。不滿一頁者另算。畫稿亦酌送薄酬。
5. 本刊發表稿件，版權仍歸著作人保留，不過著作人將來集印單行本時，應儘先由本社刊行。又本社編集彙刊或選本時，也得自由選輯。
6. 來稿，本社收到後廿天內決定去取，不用者當即寄還，但以附足郵票的為限。
7. 來稿，本社有增刪之權，如不願意，請在稿上預先聲明。
8. 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太和坊內文學界月刊社。

文學界月刊 創刊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五日出版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册三角。預定不加

主編者 周 淵

出版者 文學界月刊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太和坊內
光明書局
電話九二一三九

本刊文字非經許可不得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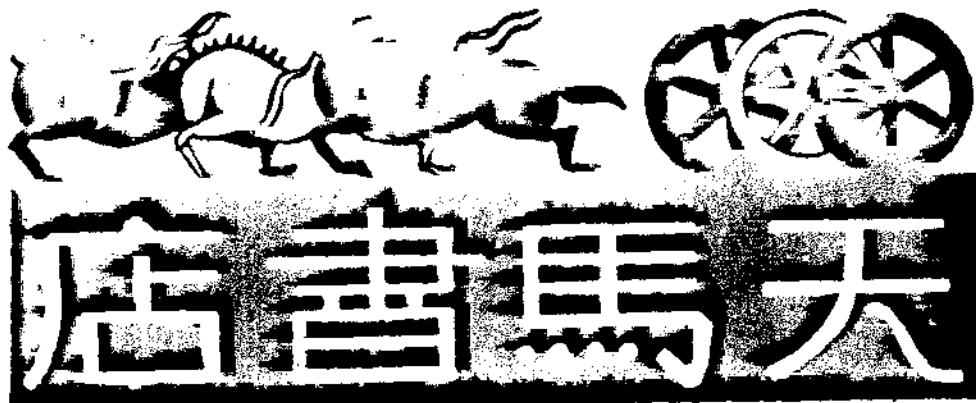
本刊定價

每月一册	五日出版	每卷六册	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册	一角二分	半八分
預定每卷	六册	一元二角	五分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二元二角	五分
郵票代洋	十足收用	惟以一角以內為限	

廣告刊例

歡迎長期刊登	價目	特廉
地位	全面	半面
底封	雙色	八十五元
底封	單色	六十元
普通	單色	四十元
特別指定地位者		價目面議

上海河南路



永甯里內

蘇聯版畫新集

這套書子是從蘇聯版畫家所創作的作品中選出的，內容豐富，圖畫精美，是版畫藝術的精華。全書共分五冊，每冊一百多頁，每冊售價七角。

活的紀錄

這套書子是從蘇聯版畫家所創作的作品中選出的，內容豐富，圖畫精美，是版畫藝術的精華。全書共分五冊，每冊一百多頁，每冊售價七角。

文化服務部簡則

- 一、服務的宗旨——專為各界人士團體機關解決與文化事務上有關的一切困難事項。
- 二、服務的範圍——本部接受下列各項的委託：
 1. 代辦中外圖書儀器文具印件紙張油印及各項文化用品等。
 2. 代辦專家設計所委託的各種文化事業。
 3. 代辦或介紹各項文化事業的專門人才。
 4. 代辦圖書館及其他文化事業。
 5. 代辦其他一切有關文化事務。
- 三、服務的方法——凡有詳章，函索即寄。

創作漫話

以羣著

推背集

唐弢著

這本小書是十七篇短文集成的，是關於文學創作的方法和創作上的各種主要問題的，文章有學問，有文采，對人有一種的感觸和批評。

這本集子的文章，老練明快，有魯迅的作風，十分精彩的作品。全書二百多頁，售價六角。

外來語詞典

胡行之

電影術語詞典

洪深

這本詞典是根據日本、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等國的外來語彙編而成的，內容豐富，是研究外來語的必備工具。

電影是新興的藝術，要了解其中的一切，是不容易的事，尤其是術語。本書為洪深先生所手編，在中國可說是空前之作。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及中宣會登記

創刊特大號 零售每冊三角
全年十二冊 預定二元二角